

叫囂的詩人，你不分皂白地打擊了你叫做祖國創子
手的那些人，你把查理·金和腓力普第二都置於歷史的
譴責之下。你不够謹慎，你還不及貓頭鷹。你確實知道
如今世界上就沒有查理·金和腓力普第二了麼？

查理·特·古士德

目 次

第一章	雨	1
第二章	孩子們放學的時候	10
第三章	在大西洋要塞裏	18
第四章	美麗的金黃色的頭髮	27
第五章	裝大麥	36
第六章	可怕的黑夜	50
第七章	把我的手烤焦也不能改嘴	61
第八章	黨小組會的記錄	74
第九章	白瓷磚砌的門面	99
第十章	舒舒服服睡在床上的人	110
第十一章	愛爾奈斯特先生的房子	120
第十二章	諾埃爾和小野人	135
第十三章	兩位同志	145
第十四章	在潛水艇基地寫標語	157
第十五章	離婚就是恥辱	174
第十六章	瑪爾特修女的訪問	195
第十七章	“柔柔”	203
第十八章	一張吉他琴	215

第一章

雨

“你的船歪到一边去啦！它快要沉下去了，你信不信？你的船……”

“得有一个没窟窿的东西才好……”

一股乌黑的水不停地流进来，在屋子裏的一个牆角落裏打着漩渦；兩個孩子在水旁蹲着。在这一灘污水中間，有一个锈壞了的鞋油盒蓋子拚命地在水面上掙扎，然而已經進了水。

兩個孩子都在四歲上下，一男一女。男孩正用那双貧苦孩子的眼圈紅紅的、甚至在玩的時候也很少笑意的大眼睛瞧着她。女孩子長着一头怪头髮；白色的倒比金黄色的來得多；在这一头稀疏而脆弱的头髮下，可以看到那灰色的、不大潔淨的头皮；就像透过溪水可以望到溪底一般。她歪着头溫柔地說：

“喂，听我說，你就不会拿紙作幾個船嗎？”

“首先我們沒有紙……。拉住我的手，讓我來想法把它勾回來吧。”

“可是……你会把你的傷口浸到水裏去的！”

他朝着那一大灘污水俯下身去。他的那隻右手，一直到手腕都包紮着一條長長的、挺髒的繃帶，很像小貓兒的一隻粗大笨拙

的爪子；他把那個盒蓋子撥來撥去，結果還是把它弄沉了。

“小傢伙！拉住我这隻手，我要把它撈出來。”

“不，我不管。”

“你爲什麼不管？”

“我怕染上你的瘡。你那繃帶多髒。上面一定全是些小蟲，全是細菌，真的！”

“獸子！那是不會傳染的。”

小女孩子整個身子向後一退。

“你覺得痛嗎？很痛嗎？”

他頗有點驕傲的神氣，微微聳了一聳肩。

“你知道，好大一個傷口呢……。”

她用指尖拿起他的手來看。

“這兒，那個大別針一直扎到皮肉裏去了嗎？”

他把胸脯挺了挺，扯謊說：

“可不是嗎，扎得真痛呢！你瞧！……如果你不肯拉住我这隻手，我只好把手放到水裏去撈我們的船，那就会痛得更加厲害了，那可是你的錯處！……你願意拉嗎？”

她有點猶豫，眼睛盯着男孩子那隻裹着繃帶的手，皺着小鼻子說：

“我不願意碰你那隻手，偏不！”

“那我就……”他做出要把繃帶浸到水裏去的樣子。

“壞東西！”

他可不是壞東西。他看見她幾乎要哭了，他就站了起來。

“我用腳去勾它回來吧，就……”

他光着腳穿着一雙皮子已硬得跟木頭一樣的大皮鞋。因爲鞋口不停地磨擦，他的踝骨上面便顯出一個鮮明的紅圈。他把脚尖

伸到了水裏，晃來晃去搜尋那隻破船。

“算了吧，水太涼，都滲到我皮鞋裏去了。我們可以找別的東西……”

“你長大了要做碼頭工人嗎？……還是做水手？”

他聳了聳肩說：

“我嗎，我將來要當醫生。你懂嗎？可以叫人不死……”

“可是，那些挨了炸彈的人，你就沒有法子叫他們不死……”

“看啊！一架水上飛機……是這股水把它帶來的。”

在越漲越大的那一股水流上，漂來了兩根交叉着的火柴。

“瞧，這個東西可以作潛水艇基地了！”

他在水中央放了一張小凳子。水流把火柴從凳子下面送了過去。

“你看見了嗎？”

她笑了，拍起手來。

“可是水漲得真快啊！”

“是漲潮哩……”

男孩子很滿意發現了這個玩意兒。

一大滴水珠恰巧落到那隻剛剛平安通過潛水艇基地的水上飛機上面，把它沖散了。

“嘿，這兒也下起雨來啦。”

“噯！可惜風不到這兒來，你瞧，要有風的話我們倒可以把這個東西當做一隻帆船呢。”

他使足了勁去吹那兩根火柴。

“把它撈回來……快拿個火鉤來！”

他們轉身向着火爐，用眼睛尋找火鉤。

這時候他們才好像看到了實際情況……

“呦！雨全下到屋子裏來啦。”

水从木板房的过道往屋裏直流，在廚房地板上有個爛洞的角落裏積了一大灘水；這还不够，所有骯髒的天花板的縫裏都滴着水。大水點兒往下落着，就好像大雨剛過，有人搖攪樹木，樹底下那種情形。雨點是那麼猛烈地敲打着玻璃窗，簡直可以說是穿透了玻璃筆直地落在窗台上，把一团線和母親臨走時放在窗台角上的一塊又乾又硬的麵包都淋濕了。

“啊呀！到處都是水！”

在近窗的牆上高高掛着一個大鳥籠子。籠子上面，老是積起一大滴灰色的水珠，然後嗒的一聲落到水盆形的鳥籠底上。

小女孩子問道：

“你的那隻大鳥兒呢？是不是淹死了？怎麼我再也看不見牠，也听不見牠的叫声了呢？……”

“不，牠已經不在那兒了。”

他低下了頭，臉紅了。

“那牠到哪兒去了呢？”

眼睛老是望着地，他極力想縮回他因悲傷而噉起的嘴唇，但他的淚珠却脆弱得像兩個一碰就破的小水泡似的，从他的眼睛裏湧了出來。

“你是不是把牠害了？”

“別管我的事！”

他猛然轉過身去，看見一串水珠繞着電線，開始从那盞沒有燈罩的燈泡上流下來。

那股水突然間漲大了，好像有人在過道上潑了一大盆水；同時一陣狂風，像海浪似地打在這所木板房上。

“大媽！”

“媽媽！”

兩個孩子這時都害怕起來。從板壁那邊發出的在地板上拖動傢具的聲音也停止了。一個婦人拖着一雙濕透了的拖鞋跑了進來。她像擰抹布似地擰着她那條破爛的黑圍裙，把水濺得遠遠的。同時她又用這圍裙擦乾了雙手和通紅的手腕，她穿的那件舊毛衣袖子太短，剛剛到肘，把手臂都露在外面。這個婦人長着一雙孩子們所喜愛的大眼睛，雖然天氣很冷，可是腦門上却還微微冒着汗。

“天哪！這兒比我那兒還糟！”

“一下子就變成這樣的！”

她的已經灰白的頭髮有幾絡搭拉到眼睛上。她用一隻手像抓一撮土似地，輕快地把它往後一掠。

“你們倆就在这兒待着吧。”

她把兩個孩子並排地放在那張雨淋不到的桌子上，然後她又匆匆地穿過過道，到小路上去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她立刻嚷起來：

“喂，萊昂，你瘋了嗎？原來是你把水都逼到這兒來啦！”

一個光着頭的老頭兒在雨地裏正拱着腰用小車上的一塊木板和一些破布，跟一小股從高的地方沿着那些木板房沖下來的急流拚命。他打算在自己門口築一道堤。

“什麼？是我逼過去的？……”他怒氣沖沖地說。他冷得下巴直打顫，他的臉上和灰白的短頭髮上全都淌着水。“我真要罵你了，你懂嗎！你要我讓這裏面的東西全泡在水裏嗎？你不會也照樣做一個堤嗎？”

“你這個討厭的老傢伙！我沒有木板哪！”

“我給你一塊吧。瞧，水給我堵住了！……”他拾起小車上另

外一塊木板，跑着把它一直拖到瑪麗面前。

“你們這些女人！爲什麼老是這樣嚷嚷？嘿，走開吧……”他推開她，把板子插到門口的地上。“來，解下你的圍裙來把那個窟窿塞上，擋住那股水，我去把我那兒填上些土。隨後我就來……我是個討厭的老傢伙！我是個討厭的老傢伙！……”

他冷得膝蓋直哆嗦，把頭往肩膀裏一縮，跑回自己的堤壩那裏去了。

這時候過道裏只賸下一條細流還在淌着水。透過這一層暴風雨聲織成的幃幕，可以聽見整個村子的叫喊聲。海洋就在近旁垃圾堆的後面，相隔只有五十公尺。這不是暴風雨了，簡直是大片的水從海裏掀起來，被風吹到村子裏，猛烈地搖撼着這些沒有支架的、舊木料搭成的板房。到處是玻璃窗破碎的聲音。一次暴風雨便是一場災難。在這一片洪水當中，只有那座龐大的水塔，像碼頭上的繫纜鐵柱一樣，在波濤盪擊之下仍屹然不動，以一座古堡的氣概俯瞰着整個村子。可是，隨着暴風起伏，像一堵活動牆壁似地向前奔流的水，遮得那座水塔也看不清楚了。那座水塔好像在抵抗大西洋，抵抗整個西方。在它背後，向着陸地的一面，從圓圓的塔頂上奔流下來的水，一剎那間便成爲一個巨大的半圓形的玻璃柱，流到半中腰的時候，又不往下再流而像煙霧一般地飛散開去。

瑪麗先跑回了家。隨後她又跑回鄰居家裏，坐在桌子上的兩個孩子正挺高興地瞧着發生的事情。她拖來了一隻笨重的木盆。

“來，幫幫我的忙。”

她給他們每人一隻小鉛鍋。

“照我這個樣子做。”

他們動手把廚房角落裏積着的一汪水往外舀出去。

站在過道門前，就可以聽到外面老头兒鏟子的聲音，他又回來加工，要把堤壩築得更牢固些。

等到木盆裏盛滿了水，瑪麗就喊：

“喂，萊昂，過來幫幫忙。”

“要是大家都跟你一樣麻煩人，那可就糟了！”萊昂嘖嘖叨叨，但還是走過來幫她。

瑪麗和他抬起那隻笨重的木盆，跨過了堤壩。他們在傾盆大雨下搖搖晃晃地走着，在爛泥中一溜一滑，他們彼此看了看：

“這個鬼天氣！”萊昂咒罵着。“如果把水倒在這兒，那就會冲到任善家裏去的。還是把它倒在花園中間吧。”

他們又在雨裏拖着這隻木盆多走了十多公尺。

他們回到過道，臉上手上全都被雨水淋得發亮，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時候，雨却突然住了。最後一陣疾風，像抹布一樣，把空氣中的雨點全都擦個乾淨。在雨後的突然的寂靜中，到處都是淅淅瀝瀝的流水聲、十分尖銳的叫喊聲和村子裏這兒那兒的一片木鞋聲。木板房的屋頂沒有了風雨的壓迫好像鬆了一口氣。人們呼吸起來也舒服了些，可是更覺得天氣寒冷了。海上已顯出晴朗的天色。

“瞧，她回來啦，”瑪麗說。“孩子們，別離開這塊乾地方。”

一個很年輕的婦人跑了過來，週身淋得透濕。

“我真怕那陣暴風雨發作的時候你不在家！”她老遠就嚷着說。

“都弄好了，波萊特。你放心吧。一切都過去了。”

“媽媽！”

男孩子跑着，伸開兩臂向她懷裏撲過去。

“當心，別弄濕了你的身子，瞧我一身都濕透了。來，咱們進屋裏去……”

在过道裏往前走着的時候，她還以隨隨便便的聲音對瑪麗說：

“暴風雨剛一來我就往家跑。我猜一定會糟糕的。真累死了！”

但她走到了廚房門口一看，眼淚便忍不住了：

“瑪麗！呵，瑪麗！這亂成什麼樣子了！我們怎麼活下去啊？真想不到啊！”

“你還說呢，最重的活兒我已做了，”瑪麗說。

“到處都在漏水！看看這些牆吧。呵，我的窗簾，瑪麗，你瞧這些窗簾都成什麼樣子了！瞧瞧我的日曆，淋成這個樣兒！一撕就破了。簡直是住在山洞裏了。呵，瑪麗，我們多麼倒楣啊……幸而水都順着地板縫流下去了……”

“對了，可是它在我的屋子地底下流着呢，過來看看。”

在瑪麗的廚房裏，地板上也有一個窟窿，不過是在中間。上面只蓋了一塊舊油布。瑪麗把油布揭開說：

“瞧！”

窟窿下面淌着烏黑的泥水。

“每次下雨，泥就這樣積起來，過後就發臭，想盡辦法也沒用。你就從來沒注意過嗎？你就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瑪麗的屋子裏老是有一股氣味呢？原因就在這兒……瞧，到處都流着水……那邊，在那間臥房裏，我還得把水擦乾，把床都拖開……你把濕衣服脫了吧，波萊特，不然你會着涼的。”

“得，我走啦，”老头兒說，“你暫時不需要我了吧？”

“瑪麗，”波萊特說，“你照顧得真好。”

“你也會這樣做的，波萊特，這算不了什麼。”

“我在互助組裏弄來了一些牛奶，你要不要拿一半去，算是酬謝酬謝你的這番好意？”

“呵，那好極了，我要的，”瑪麗一口就答應了。她望着她的

小女兒一雙黯淡無神的眼睛，向她微微笑了笑。

“我呢？”老头兒說，“你一點東西都不給我？你沒有一撮煙草嗎？我可不是白向你耍，我原應該得到酬勞，問問瑪麗吧……”

“沒有，萊昂，即便亨利有，煙盒子也讓他帶走了。等一會兒您跟他要吧。最好等我領到了津貼，那時一定好好請您老人家喝上一大杯……”她向着忸怩不安地撚着鬚子的老人家溫柔地笑了笑。

“好，那就再見吧，”他說，“謝謝你。老太婆呆在床上，也許懷疑我跟一個年輕的姑娘跑了呢，噯！”

這個地方的男人，不管說什麼話，都愛在一句話的末尾加上一個“噯”。他們這麼說法，就像別的地方的人說：“當然囉。”或是“你知道！”……

老头兒走了以後，波萊特就在她的另外一間屋子——臥房——裏開始換衣服。這間屋子一點也沒有漏雨，真是個奇蹟！她用一塊布擦着肩膀，那塊布很快就濕了，在皮膚上蹭來蹭去，一點水也吸不進去了。

“瑪麗，你知道下的簡直是水啊，你瞧着吧，就要下雪了。”

透過薄薄的板壁，她聽見她的那位隣居又在擦房間裏的地板並且還問：

“你有什麼生火的東西嗎？”

“喂！我說……”波萊特並沒回答瑪麗的話。她抓起一件舊披肩搭在自己裸着的肩膀上就跑到了瑪麗家裏：

“你聽說了沒有？你知道那個老婆婆法賓納，她孤苦零仃地住在靠近小砲台的那間土房子裏——我聽說今天早上人家發現她死了。是凍死的。你不知道麼？她可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除了一張床、一個衣櫥、一個小火爐，她什麼也沒有了。因此她

只好把衣櫥的木板子一塊塊地拆下來，把褥子裏的羊毛一點點地扯下來，她就是拿這些東西來生火的。瑪麗，你想想這是什麼生活啊！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才能過完？這一切，什麼時候才能擺脫掉呢？如果今天早上碼頭上能夠找着工作……”

波萊特又嗚咽起來。瑪麗不知怎麼才好，只好摟着她。接着，她傻裏傻氣地不由己地吻了吻她那濕頭髮。波萊特實在太年輕了。她還沒有過慣這種苦日子。

“你要不要我給你熱一點咖啡？”她說，“我昨天做了一點。”

“如果不太麻煩的話，”波萊特說，“我去披上一件衣服就來。孩子們，靠火爐坐着。你還不至於冷吧？……”

“你有沒有一隻沒有窟窿的盒子，給我們玩玩？”

在波萊特的廚房裏，天花板已經不再往下淌水了，只是這兒那兒還有點兒滴水。老看見這些水滴偷偷地流進地板的縫隙裏。波萊特打了一個寒噤。

如果今天夜裏凍起冰來，他們又會聽到他們的板房噼噼啪啪的响声。

第二章

孩子們放學的時候

老太婆一動也不動地躺在床上，直挺挺地像個死人似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沒有眼淚乾哭着。萊昂交叉着手臂走進來，兩手夾在腋下取暖。

“你老是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

他还是那麽粗声粗氣地回答她：

“我老在你身边呆着，可是兩脚都泡在水裏了，那樣你才樂意嗎？不應該把水堵住不讓它進來麼？”

“你去的時候太久了！”

“不應該彼此幫助麼？波萊特送一碗牛奶給你喝的時候，你難道不喝嗎？她的屋子現在成了個水塘了！”

因爲看她不作聲了，他就走近了她。

“得啦，別再哭了，傻瓜。如果我老是呆在這兒，那我們怎麼活下去呢？”

他用手撫摸着她的前額，隨後又撫摸着她那一頭灰白的、乾得像煙草一樣的头髮。

“現在該不难受了吧？”

“你知道，獨自個兒成天地躺着，真悶死人了，自然就会胡思亂想起來。”

“是的，這個我知道。可是我總得找點活幹啊。總不能呆在這兒等餓死啊。並且老實說，梅麗，對我來說，這裏比外面還冷，……這股子潮氣……。可是你呢，身上蓋着這一堆東西，不管怎樣總還暖和一點。至於我，如果我一動也不動地呆在這兒，寒氣就会鑽到骨头縫裏去，彷彿血都会凍起來了。在外面我至少可以活動活動，使得身體有點兒活氣……。在這幾天裏總得想法生一次火，給你換換衣服。你真够髒的了。我去向任善要一桶煤來，好嗎？”

就像他往常一樣，他把兩隻手伸進了那由於潮濕而變得沉重的、破爛不堪的被子裏。

“喂，你瞧我的手，你就知道今天的天氣是多麼……”

他摸着了梅麗的肩頭，把凍僵了的手指伸進了她的胳膊和身體中間那一條溫暖的空隙裏，那軟弱不堪的身體，只賸下一把骨

頭了。生病的老婦人的一股難聞的氣味從被子裏透了出來，雖然難聞，可是挺溫暖。萊昂幾乎靠着床跪在地下，把面頰貼在他妻子的額上。

“你身上熱烘烘的，好像還有點兒發燒。”

“你呢，你身上都濕透了，你恐怕要着涼。”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就到任善家去拿點煤來；他一定有……自然囉，我可以和你躺在一起；到床上，我就會暖和起來的，可是我總不能一點病也沒有躺在床上消磨日子啊！”

“還是過來歇一會兒吧，對你會有好處的。穿着衣裳躺下，只把你的上衣脫掉就行了。”

萊昂抵不住破被和舊褥的溫暖的誘惑。他把上衣掛在床頭柱上，他差點兒要把它丟在桌子上，但沒有那麼做。這張桌子已經霉爛得不像樣子，每逢下了雨，只要把手指捺上去，就會擠出一滴水來。它好像已長滿了蘚苔；如果你在上面踩，說不定就能踩出蟲子來！梅麗在床上挪開了一點，把中間那塊溫暖的深窩讓給萊昂；那是她帶着一身骨頭的重量整天躺着的。……他鑽進被子，緊貼着她，面朝天直躺着，眼睛也跟她一樣凝視着天花板，彷彿輕鬆地鬆了口氣似地說：

“不管怎麼說，這實在不是生活！”

跟着，他就突然，連頭也沒有轉向梅麗……他的眼睛仍舊是茫然地看着那灰暗的天花板說道：

“法賓納死了……在昨天夜裏。”

“那就是說以後該輪到我了。現在，我可真是這一夥裏的最後一個了。”

“哪一夥？”

“你好像全記不得了？怎麼着，哪一夥！……法賓納，朱麗，

我和弗萊德立克，你一定記得很清楚，從前我們老是在一塊兒的！……”

“你儘在想些什麼玩意兒！……那時我們幾歲啊？十五歲吧？你有時還想那些事嗎？”

“像這樣一動也不動地呆在床上，腦子裏就會天南地北地亂想一陣，簡直沒法子阻攔。我的腦筋除了团团亂轉，東找西尋以外，沒有別的事可做，它就像關在我這副老骨頭架子裏的一個囚犯一樣。簡直可以說它在找個窟窿預備溜走。你知道嗎？比如說如果我的手指有點痛，我就不免要想起我們最初在一起時的那件事：你那隻小貓兒抓了我一下；我記得很清楚那還是我第二次到你的父母家裏去的時候。你父親想立刻把貓扔到海裏，可是我不答應。你從碼頭上回來了，你不停地吻我的手指，你還記得嗎？……”

“那还用問？當然記得的。”萊昂說話的時候幾乎是帶着埋怨的口氣了。

“……要不然的話，就是我的腰，因為老是一個姿勢躺着，都僵硬了。你知道，這樣又使我記起那個著名賽會的夜晚，在騎馬儀仗隊過去以後，我們跳了那麼多的舞，……而且還喝了那麼些酒，……我簡直累得站不住腳，你那時幾乎只好抱着我才成。而那個月亮，你記得那是怎樣一個月亮啊！……”

“你記起來的全都是些快活事啊。”

“也不全是。常常也想起些不愉快的事情……法賓納至少一直到死都能下地活動。她沒有生病。你先說說，她是怎麼死的？”

“凍死的。在早上發現她的時候，已經僵硬得像一根木頭了。”

“對啦。她一定是突然死去的，也許正在她睡着的時候。她一直能夠走路，而且到最後一分鐘還是能站起來。可是我呢，就粘在這兒了，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出，簡直已經不算是活

人了。”

“你还提法賓納呢！我的可憐的老婆子！很明顯，你是在床上躺了兩年，什麼都不知道了。海邊所有的老年人現在怎樣過活，可惜你不知道……他們真是越來越糟了。世界，跟世界上的人全都腐爛了……像今天這樣的一天，我希望你去看看村裏別的房子。這裏還不算什麼……。法賓納，你不知道她弄成什麼樣子啦。自然她還能夠走路，可是你猜猜看，她現在利用她的那兩條腿是爲了什麼事嗎？現在她每天早上，爲了在天亮以前不讓人看見，到小街上的垃圾堆裏揀破爛去。”

“法賓納原來是多麼驕傲啊！你記得嗎？”

“對了，她還是那樣驕傲啊！因此她寧願偷偷地那樣做，也不願到救濟處去領施捨的粥。當然，有幾次她还是逼得沒辦法去領了。我真不知道爲什麼她覺得這件事丟人。這並不是我們的錯處啊。天曉得，丟人的可不應該是我們！她拿着一個鐵絲吊着的大空罐頭，急急忙忙地趕到那裏，裝滿了以後就溜到自己的土屋裏去吃。等她回到家裏，粥一定涼了，可是我相信她寧願吃涼的，總比讓人家望着她吃好。她的衣服已經破爛不堪，可是头上老蒙着一個結實的黑紗網，這使得她的面孔還保持着當年的風韻，你記得嗎？”

“法賓納，她可真是個了不起的人！在唐撒夫人的學校裏，她是個寵兒。你簡直不會相信，她只要把詩讀過一遍，就記得了！再說鋼琴吧，她沒有學過，可是她能彈唐撒夫人的鋼琴，用手指稍稍一摸她就會摸出調子來。這真是她的天生的本事啊。講到唱歌，你總沒忘記她是怎樣唱的吧？還有就是意志堅強！……在學校裏的時候，她就愛上她的菲利伯；那時她還不到十歲。她終於達到了目的。”

“她可並沒享受好久。”

“可總算……”

“總算什麼？菲利伯呢，在一九一五年就死了。她的兩個兒子呢，音信全無。死了？被俘了？還是失蹤了？……結果孤零零地剩下了她一個人。”

“可是他們總還是過了十年快樂的生活。”

“你儘管抱怨吧，你乾脆就說我從來就沒有能夠給過你這樣快樂的生活。”

“萊昂，我們的情形不同。我們總算是運氣還好的了。”

“這才對啊……再說現在吧，我們還不算是最窮苦的，對不對？我們還能過活……我這兒那兒地給人家幫幫忙，這並不是討飯。至於任善，我們從他身上可真得了不少的好處！當初我把他從水閘裏翻滾的水中救出來，可以說做了一件好事，他也真值得我把他救出來，他不是個忘恩負義的人……”

“萊昂，瞧，下雪了。”

“天哪！就缺這一樣，苦處就齊全了！我起來瞧瞧去。”

“我說，最近總該找一天給我洗洗換換了吧。我覺得我身上怪難聞的。你為什麼不把我那親愛的修女找來呢。我得的一定是種怪病，你知道。她也許會知道是怎麼回事。”

萊昂從高高的床上跳下。他幾乎叫了起來：

“你真要把我膩煩死了，老是你的什麼‘我——親愛的——修女’！……”

“她一來就把我擦得乾乾淨淨的。那可不能不叫人這麼想啊。”

“我說的是她們那種態度！爲了好蒙混人，她們就利用這些事來嚼舌，又是這個又是那個的。”

“不，你知道得很清楚，遇到是不乾淨的活兒，從來也沒有別

人來過。總是那個矮個兒的胖女人。她癡，她只是說好話。她也許比你更像個共產黨員哩。”

“別說傻話了。那個工人神父也這麼說。再說，就算是真的，他們又算什麼呢？一文也不值。當這些紳士、主教、大主教還有一大堆別的人，披上了長袍，他們就繼續利用他們的身份來麻醉人，要他們去甘心受苦。”

“你这又是從你的報紙上看來的吧？”

正在穿上潮濕的上衣時，萊昂停住了，一隻袖子掛着，手伸到裂了線縫的裏子裏……

“那便怎麼樣呢？我寧願學我的報紙那樣說話，不願……而他們呢，他們是怎麼說的，你的那些……？像一本祈禱書，對不對？怎麼樣？……”

這時碼頭上的尖銳的汽笛同時發出又是呼嘯又是怒吼的聲音，在空中突然猛烈地高揚起來，但彷彿很費力，所以立刻力竭聲嘶，又像鐵錘一般突然沉落下去。

“你的鬧鐘又睡着了。已經十二點鐘了，可是它還差十分鐘呢。該去接孩子了。”

萊昂走出了門。密密的雪片正在慢慢地、垂直地向下飄着，落在水灘上、爛泥上、和由於剛才的大雨而尚在流水的屋頂上，立刻就溶化了。白茫茫的雪片是那麼靜靜地、均勻地、單調地飄着，彷彿是一種靜止的東西，而整個灰色的村子連同它那座龐大的水塔，像是朝着渺茫的、高遠的天空緩緩地向上升起。老头兒在水坑和泥濘而凍結的泥堆中間找尋着他的道路，他在那些凸起的石子上一步一步地走着。他把頸子盡量往他那翻起的大領子裏面縮着。他把海軍便帽的遮耳放下，並且爲了保護臉上別的部分，鼻子和眼睛，他怪模怪樣地把鬍子和眉毛皺成一團。

在这泥地裏竟会有一輛自行車在跑！

萊昂走上了小路边上凍結的草地。

“萊昂，这可真是鬼天氣啊！”

“碼頭派工的事情怎樣了？”

“別開玩笑！他們只要十五到二十個，再多就不要了。只到了一隻船！”

男人們開始往家裏走。大多數人都因派工和點名浪費了他們的整個早晨。

在經過任善家的時候，萊昂探頭進去看了一下。

“我去接孩子。我回頭再來跟你耍點煤，要是你有的話。”

“有。我還有點魚哩，如果你要的話，我就請你吃。”

“好的，一會兒見吧。”

任善走到門前，看着萊昂慢慢地走遠。他自己約莫有七十五歲，而萊昂快八十歲了。年輕人還時常給任善機會叫他到碼頭上去當上一天看船人。

他就這樣勉強地湊合着過日子……他的身體呢也還結實。

村裏的這條小路一直通到那條川流不息飛馳着卡車和小汽車的水泥路上。大路兩旁還可以看見斷壁殘垣，一堆堆的瓦礫，殘留下來的三合土，破爛的舊鐵：這是在一九四三年被第一批飛來的空中堡壘炸毀的戰前兩個村子的廢墟。萊昂在穿過水泥路之前總要向兩邊多看幾眼，然後小跑步飛快地走過去。隨後他又走到一條狹窄而凹下去的路上，這條路比小路還髒……他在那裏走了幾公尺以後就靠着斜坡停了下來。村裏的孩子們放學回家都從這條路上經過。往常，他走得更遠一點，一直走到第一個拐角的地方去迎他們。在那裏他可以看見這些孩子走過來，男孩子和女孩

子，他全知道他們的小名。自從羅蘭的一個小孩子在路上被一輛軍用卡車壓死之後，每天早晚，除了星期四^①，星期天和假期之外，五年來他一直是這樣去接他們。從來沒有人要求他這麼做，對他說來這已變成老年人的一個老習慣了。村子裏的孩子可真不少！每家至少有三四個。他把孩子們集合在馬路邊上，手裏揮動着手杖，等到所有的孩子都到齊了，他便小心地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因為他自己就害怕汽車害怕得要命——然後跑到馬路中間，像十字架一樣把兩臂伸開，手杖夾在兩腿中間，大聲叫着：“走啊，嗨！走啊，走啊，走過去……”

第三章

在大西洋要塞裏

老萊昂倒挺和藹可親的，可是爲什麼他老是用他的那根手杖來吓唬人呢？要是不很快地聽他的話，他是不是會真的打人呢？保爾是吉東收養的三個孩子中最大的一個，他不顧寒冷和大雪，慢吞吞地落在大家後面發愣。萊昂用手杖指點着要他快點走。保爾遲疑了一下，終於跑了過來，可是一臉的不高興。他會不會打人呢，這個老萊昂？

保爾今年十一歲。一切在他看來都顯得不自然。他常常給自己提出許多疑問。他很喜欢吉東夫婦，很久以來他們就當了他的父母。這是遠在他能記事以前的事情了。他甚至不知道怎麼樣和

^① 法國學校每逢星期四放假。

在什麼時候才明白自己沒有真正的家，才明白小讓和克勞黛特並不是他的親弟妹，而是跟他一樣被收養的孩子。雖然如此，有時好像他又記起了一些很模糊而且很甜蜜的往事來，彷彿——也只是彷彿——在他童年最早的時期，也許在他生命的最初幾個月，他曾受過親生母親的愛撫。也許他弄錯了。也許那已經是吉東媽媽了，他已經弄不清楚。這一件將信將疑的事情在他腦子裏成了一個無法治癒的創傷，使得他在愛慕和歡笑的時候都是那麼叫人捉摸不定，並且敏感得像女孩兒一般，為了一點點事情、為了一個他不十分了解的眼色，或者萊昂的手杖而惶惑、氣惱……

他眼看着吉東家裏莫名其妙地日益貧困下去，他用他全部孩子的力量來反抗貧困。他害怕貧困，然而却不知道怎樣去對付它。他從來沒有像恨貧困那樣強烈地愛過任何人。這種冷酷的飢餓可說是再也不會離開他了，他已經長大，已經能夠感到這種飢餓並不是唯一的威脅。一年多以前，在去年十月開學的時候，保爾對於遭遇到的事情就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了。有一天，校長把吉東爹找了去，和他談了些話。他一定是对他說：如果能讓他的孩子——實際上也差不多就是他的孩子了——繼續上學，他將會成個有用的人。他在學校裏幾乎經常是第二名。第一名總是他的朋友，醫生的兒子皮埃羅——這是不難猜到的；吉東爹那天晚上回來和媽媽低聲地談了一陣之後，就把他抱到膝上，緊挨着火爐坐着，對他從來沒有過的那麼親熱了一番。他一直兩眼含着淚注視着他，似乎在想：想到你將來也許會過得比我們這種窮日子好些，我多麼高興啊！你要是我親生的兒子，那我就會更加高興了。他對保爾解釋說，現在正在過渡一個很艱苦的時期，不過這種艱苦的時期一定很快就會過去的，而且無論如何，要是他能夠繼續好好地用功，他可以相信，吉東爹是會盡一切力量來使他

繼續求學的……他談到考試，談到“獎學金”，那天晚上他是那麼快樂，竟和吉东媽媽在他們住的碉堡裏跳起舞來，並且邊吹口哨邊唱：

保爾我的朋友
舉起你的酒杯……

保爾雖不很了解爹爹所說的話，然而却使勁吻着吉东爹生着硬得跟砂紙般的鬍子的兩頰。但是今年，一切原都應該有個決定的，他却再也不談這個問題了。而這一次保爾很明白，他知道連問也不必再問了。教員本人也沒有再說什麼。然而保爾仍舊保持住第二名，他的朋友皮埃羅老是第一。看來艱苦的時光並沒有很快地過去，像爹爹所想像的那樣。

如果保爾有能力的話，他是要想盡方法來擺脫窮困的。現在他尽可能地躲着窮困。他越來越不想回到碉堡裏去。如果天氣不十分壞的話，他就會找出一連串的藉口跑到海邊或是田野裏去。可是到了冬天就只好呆在家裏，除非是星期四和星期天有時受皮埃羅的邀請到他家裏去玩。那裏的人，差不多都穿得很考究、帶着一副憂鬱的神情，在一間很陰暗的小屋裏等候着，都是面色蒼白，神情焦灼，假裝在看一些很精緻的帶有插圖的大本書。在沒有人的時候，保爾就把這些書看個不停。還有皮埃羅的媽媽，她老是穿着一件白色鼠衣，領子緊緊地包着脖子，這使得她的臉越發顯得圓而且也越發顯得很溫柔了。至於她的那雙手，真不知道她一天要洗多少次。起初保爾什麼也不敢動。他覺得他們是由於憐憫他才邀他去的，特別是醫生和他的妻子。跟皮埃羅一起，當然就不同了，他們是朋友，同輩。後來他的拘束由於習慣而消失了。他到那裏去，甚至有時在四點鐘的時候還和皮埃羅一起吃點東西，那是因為他和皮埃羅彼此要好，並不是因為他窮。保爾那

時也覺得很安心，很自由自在了。他不再怯生生地用牙齒尖來輕輕地咬嚼着糖果和點心。只是有一件事還使他心中有些不安，使他感到他跟皮埃羅有所不同。那就是皮埃羅吃什麼東西都是無憂無慮地吃。而他呢，每吃一樣東西都對自己說：“這是不公平的，我應該裝點在口袋裏帶給克勞黛特和小讓去吃。”他當然得偷偷地這樣做，而事後他却時常有已被人家發覺的感覺。在這種時候，當然囉，保爾自己覺得不單純是皮埃羅的朋友了……他心中產生了一些悲哀而奇怪的思想……可是儘管如此，到了星期四和星期天，皮埃羅體貼入微的友誼和他們共同製定的遊戲計劃，使他擴大了眼界，注意到許多別的事情上而忘記了碉堡中的永遠陰暗的生活。……

如果老萊昂打了他，即便是輕輕拍一下，那也不能輕易了事的。首先保爾會用泥土向他的臉上打，還有石子！接着，吉東爹就會去找他，告訴他不許打別人家的孩子！其實，老萊昂的心並不壞。他這樣做正是出於好意。

一走進碉堡，馬上聞到的只有煮馬鈴薯的味兒。飯桌已經擺好了。桌上擺些什麼，很快就知道了。一點點灰藍色的牛奶是給小讓吃的，但是沒有酒給吉東爹喝。桌子中間只有一個當初裝啤酒的瓶子，裏面裝着些東西……彷彿是水……對了，——是水……

吉東緊跟在孩子們後面到了。可以聽到他把自行車放到碉堡的頂上。碉堡頂很厚，可能有兩公尺厚的三合土，可是很奇怪，有時就連一點點兒聲音也能透過……

當他跨過門口的一灘污水走進來的時候，他說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瞧，他們老拿我的碉堡跟我開玩笑！可是現在他們的屋子倒淹滿了水。我們這裏雖然不像樣子，但是至少有這點兒好處，

你沒淋到一滴水，不是嗎？”

“沒有。只是門口有好些黏土掉下來……不過你很快就會把它剷掉的，對不對？”

“這話很對。我們當初為清除這個門口，剷掉不知有多少倍的土呢。這點土算什麼。”

應該說，吉東爹把這座礮堡改變成一所住屋，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氣的。再說，他們也非這樣不可，再沒有其他的辦法。先前，他們住在一所不像樣子的破房子裏，這所破房子只是一座木架子，蓋了五六層的油氈！除了門的上頭有一個口子以外，窗戶自然是沒有的。從四週的縫隙透進風來，屋子裏的空氣非常通暢。有一天暴風雨把油氈掀開了一塊，像船舵似地在傾盆大雨中搖擺了一刻鐘功夫，突然間，由於來回地翻上翻下翻了半天，竟飛走了。當時爸爸媽媽都不在家。油氈吹走了，孩子們反而鬆了一口氣，因為像這樣的搖晃，會把整個屋子都晃動起來的。暴風雨很想把這所屋子從它的基礎上來左右搖晃，像搖撼一顆老牙那樣，只想把它連根拔掉。一張油氈已經吹去了，墊在底下的另外一張也裂開了，拍搭拍搭地搖擺了一陣，被風吹起，也高高地飛走了，像一張廣告似地貼到了水塔上面。這樣的情形繼續着。大風把這所房子上的油氈，一塊接着一塊，一張接着一張，像撕一朵大薊花似地整個兒給颳散了。光綫漸漸地透了進來，照見了這場災難所造成的慘狀，特別是被褥之類，都濕得不成樣子了！孩子們一直等到最後一分鐘才喊救命。只要有一點點油氈留在向風的那面，他們就躲在它旁邊。可是到了最後，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遮避了。僅僅下面還保留了幾塊木板，還有破房子的一副空架子笨而無用地立在那裏，而現在風和雨幾乎不停地打進來。沿着柱子釘着的幾層厚油氈的破片，依然在那裏抖動，好像是撕去了正頁的大收據簿

的存根。在這種情況下，床墊、草編成的椅子、桌子，全都浸透了雨水。雨水順着衣櫥的鏡子往下流，像學校裏的玻璃窗上一樣。因為吉東爹爹不時地把大石塊拋到屋頂上，免得大風把屋頂吹走，所以上面還好好地留着一頂像是浮動着的大帽子。可是這已成了沒有牆壁的屋頂了。接着，那些石塊在每一陣暴風颳來的時候也開始顫動起來，隨時有打在头上的危險。

孩子們對這件事倒還滿不在乎。但爸爸媽媽回家的時候，却簡直無法了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尤其是風暴已經平息。沒有一絲風息。傍晚的太陽看去好像正從海上升起。一隻雲雀向上空飛去，顯得景色非常開朗。在這個潤濕的、恬靜的、可愛的日光下，這所房子的遭遇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時他們才想到了這座碉堡。碉堡已完全埋在土裏。地面上只露着一個頂，一塊圓圓的地方；那裏正是孩子們愛來玩“過家家”遊戲的地方，人們記得從前那裏有一個扶梯通到門口，並通到一條大約兩公尺深圍繞着碉堡的水泥的小路。起初鄰居們幫着儘快地收拾門口，這是主要的事，然後才能談到舒適，不是嗎？他們可真剷走了不少土！二百，三百小車的土，也許還要多些。門的上端很快就顯出來了，可是過道裏至少積有兩公尺厚的土，需要把那些土清除掉才能帶着手提燈鑽到裏邊去察看一下。裏面是那麼潮濕，那麼寒冷，乍一看簡直沒法住。幸而在那扇門和原來作為射擊孔用的大窗戶被掘出來以後，把剷出去的一公尺厚的黃土做成了一座斜坡，陽光就沿着這斜坡照了進來，水泥已經吸收了濕氣，這樣一來，比在那蒙油氈的破房子裏要亮得多了。可是，什麼東西這麼臭啊！這座碉堡沒有完全埋在土裏以前，可以猜想到這地方是被全村人當做某種用場的。更不用提那些過路的和夏季在那裏露營的人了，因為喜歡在這兒搭帳篷的人是多的。

海，自然是因爲海……吉东媽媽可真捨得使用漂白水！她整瓶整瓶地倒！這些乾了的爛東西發酵以後變成了什麼樣子啊！只好捏着鼻子，把它掃成一堆鏟出去！可是牆上寫的那些個字，那些圖畫呢，也並不見得比這堆髒東西好……那些用粉筆塗的還不容易擦掉呢。有些褻褻的圖畫簡直無法去掉，因爲那都是刻在水泥上的。只好想法在前面放上一些東西，衣櫥，床……再說，就這麼樣也比風吹雨打要好得多！他們把家裏所有的東西全搬了進去，就這樣安置下來了。吉东利用原來嵌在混凝土壁中的釘子支起了幾塊木板和一些架子。他做了一扇門，还用木框子和玻璃裝置了一扇真正的窗戶，加上一點水泥就把一切都弄得挺結實了，也只好這樣了，否則吉东和他妻子原是有審美觀念的……。一旦他們有一所真正的房子，他們一定會把這所房子收拾得很好，那是毫無疑問的！就拿燈亮來說，他利用汽車上的電池裝了個燈。這個電池當然很快地就消耗了，而且發出的光也暗淡無力。可是，無論如何，總還有個亮光。他甚至於還希望有一天再用這同樣的方法來裝上一架收音機呢。

“這可真是從一個極端到了另一個極端，”吉东說，“从前住的地方沒有牆，可是這兒呢，風儘量吹吧，不怕了。現在我們是大西洋的要塞了。”

開始的時候，他們也碰到了一些麻煩。來了幾個警察和幾位先生……據說吉东沒有權利……什麼權利？他們所謂權利是指什麼東西？再說，他們的碉堡本來毫無用處地擺在那裏，這對他們又有什麼用處呢？自然，一旦替他們把碉堡清理出來，他們就說這是屬於他們的了！好，等着瞧吧！於是吉东一邁四級地從土階跑上去，一直走到最高的一堆土上，揮動着手臂，高聲地叫起來。那時正是下午。村子裏有不少沒有找到工作的男人。他們都來

了。“怎麼着，難道要讓他們睡在露天裏不成。叫他們到哪兒去呢？……”

“這是海軍部的財產，”警察中間的一個說。

“得啦，我倒很願意付租錢呢！”吉东喊着說。這句話可來得厲害！小伙子們听了都覺得驚奇。那些警察老爺們却面面相覷，那副神氣好像在揣摸是不是趁這時候乖乖地走開，因為他們看得很清楚，如果一味堅持，就會立刻被趕出來的。

“首先，這個事明天報上一定會登出來，”亨利對他們說，“你們就提防着點兒吧。”

吉东已無法抑制自己的兩手。他已抓住了一個夾着公事包的傢伙的大衣前襟，扭得緊緊地說：

“听我說，好小子！我很願意把這個地窖還給你！可是得有一個條件……你得搬到這裏來住，我一準搬到你那裏去住。噲！是不是咱們就這麼辦啦？”

最後，他們終於掩旗息鼓地撤退了。以後也沒再來。只是有一天，發來了一個通知，說房租不必交付，但是碼頭四週的土地每三個月要付一點錢。

住的問題總算解決了。把窗前的土又向前推開了一些。現在一打開窗戶，海洋就在眼前，左邊是人們叫作海水浴場的一片彎彎曲曲的紅色屋頂的別墅，這些別墅看去都深深地淹沒在他們的花園裏……這還是個挺美麗的景色呢。

討厭的是下雨的時候，特別是那時候，土堆又要塌下來，泥土重新滾到窗前的坑裏和門前的階梯上，正像今天這樣。

“沒錯兒，我們很快就會把這點土弄走的，”吉东又說。

“碼頭上還沒有派工嗎？”她問。

他在回答她之前，先朝她看了一下，想了解一下她問這句話

是什麼用意。她低下了頭。

“我問這句話並不是責備你，”她又說了一句。

“沒有派工，”他於是回答說，“我們還有幾天救濟費好領？”

“我想大概六天，也許七天吧。”

吉東是個碼頭工人。當他沒有工作的時候，勞工協會發給他每天三百五十法郎的救濟費。但是半年之內只能領五十天的救濟費。吉東已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了……

她掀開了鍋蓋。

“瞧，我剩下的全在這兒了……要是我們沒有賣掉那些小雞……尤其是賣得那麼賤。”

“嘿！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可是他馬上不喊叫了，因為他看見三個孩子在朝他望着，特別是坐在桌子盡頭等飯吃的保爾。他只說：

“好！過去的事就算了吧，我已經跟你說過，再跟你說一遍，不賣，又用什麼法子能得到錢呢？”

“當然我不知道囉，可是無論如何那是很可惜的。”

吉東像別的碼頭工人一樣，當他還沒有這麼窮困的時候，也養着成羣的雞。在裝卸糧食時，他很容易拾起幾公斤掉下來的穀子。他曾經在碼頭後面養過六十隻雞和幾隻鴨子。但是過了半年，救濟費又用完了，克勞黛特害了一場重病，臥倒在床上……需要錢買藥。那時只剩下二十隻雞。其餘的早已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做了吃了，常常是煮一煮，沒有佐料，什麼也不攪，簡直就是一堆雜合菜，日子久了，只要看見一隻活的雞穿過小路，就會叫人作嘔……吉東把二十隻雞全賣給了一個商人。這商人佔了他的便宜，只給了他六千多法郎，這筆錢又很快地吃光了。

“不管怎麼樣，這樣的情形是不會永遠這樣下去的，”吉東抱

怨着說。

他望着三個孩子，他們一聲不响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着煮熟的馬鈴薯，這使他越發覺得難過，因為他們不是他親生的……特別是這個保爾，今天一定有不愉快的事，一看就知道。

第 四 章

美麗的金黃色的頭髮

時間越接近，喬治特也就越發相信這件事是無法避免的了。每向鬧鐘看一下，心裏就感到更加痛苦，這種痛苦像水面激起的圓圓的波紋那樣，很快地散佈到了全身，使得她的雙手發熱，不住地哆嗦。今天一清早，當她開始替女兒準備上路用的東西時，她接觸到的每一件東西——幾件內衣、學校用品、牙刷牙膏以及一些零星雜物——都帶着沉重的悲哀。在她身上這是一種茫然的悲哀，很像是在下雨天的那種衰弱怕冷的感覺。距離女兒走的時間還有幾小時，這就足夠使她幻想她女兒的走彷彿還不是那麼肯定的事，還不是絕對不可避免的事，隨後，每一分鐘都加重了她的悲傷。首先是別的孩子們在上學前都到瑞乃特的床前和她吻別……她不願意再睡了……喬治特只好大聲喊了：

“再睡一會兒！多休息休息吧。你要坐七個鐘點的火車！累得很呢，你知道……”

別的孩子笑嘻嘻地不停地吻她。

“你給我帶點兒什麼東西來，”瑞拉嚷着，“喂，給我帶一點玩具過聖誕節好不好？”

她笑了。她很高興作一次旅行。這也是一件使母親受不了的事，孩子竟高興、這麼高興出門……

三個孩子走了以後，家裏立刻顯得非常安靜。瑞乃特在臥房裏打算再睡一會兒。在床上不時地翻來翻去，離她不遠，在廚房裏，那個用三張椅子排在一起睡在火爐旁的、最小的孩子，呼吸很急促，有時還哼哼；儘管別的孩子吵鬧，他還是沒有醒過來。喬治特就在這兩個孩子之間，——最小的生着病，最大的就要走——把東西一樣一樣裝進當箱子用的那隻用蘆葦編成的大鴿子籃裏。籃子吱吱呀呀地响着！自從他們收養了一個礦工的兒子以後，這隻籃子放在這兒已經三年了。後來孩子的父母在放假的時候來过一次，對這件事的唯一紀念就是這個籃子和偶爾往還的幾封信而已。但是無論如何，收養別人家的孩子總比讓自己的孩子離開容易得多……

瑞乃特驚醒了。

“媽媽！”

“幹什麼！”

“媽媽！你在这兒嗎？”

“當然囉，我不是在跟你說話嗎？”

“我做夢，夢見我已經在那兒了。醒過來完全不是那麼回事。”

喬治特跑到床跟前，抱了一綫希望，彷彿女兒的夢能夠改變些什麼似的……

“你在那兒好嗎？滿意嗎？”

“喔，滿意！滿意！你不是會常常來看我嗎？”

“當然囉！”喬治特撒了個謊。

姐姐的叫喊聲吵醒了男孩子。男孩看見姐姐還呆在床上，便

問道：

“你也病了嗎？”

喬治特爲了要給瑞乃特洗最後一次澡，便燒了一盆水；這時水正在火上冒着熱氣，盆底漸漸膨脹，不時地發出一些微弱的聲音。外面起了大風暴。

“我去把毯子拿進來，把水桶放到堆房裏去，再把兔子籠蓋上漆布，”喬治特說。“別出去。要是你非在這種天氣走不可，真是太糟糕了！”

過了一會兒，當她很仔細地給瑞乃特洗澡的時候，天氣穩定下來了。在這間磚砌的小廚房裏倒挺暖和。孩子光着身子站在澡盆裏。生病的孩子轉過臉去對着牆。瑞乃特已經十一歲了！喬治特最當心的是女兒的頭髮，每次總是先給她洗頭，因爲這個孩子長着一頭美麗的金黃色的鬚髮，長長地披在肩上，真配得上世界上最美麗的服裝。可惜他們只有用黑肥皂來洗它。與其說是洗，倒不如說是傷害它，損害了像這樣纖細、這樣可愛、這樣柔軟的東西。

“你把我弄疼了。”

“我這就洗完了，你瞧，要把肥皂沖掉，越多沖越好。”

她沒有說出她所想的：這是最後一次，要等很久才能再這樣給她洗了。她也許不知不覺地拖得太久了，洗了又洗，擦了又擦，摸了又摸。

這時大朵的雪花開始在門前飄着。當喬治特要替瑞乃特從頭到腳擦乾水淋淋的身子時，發覺她把擦手布忘在外面鐵絲上了。這塊擦手布已經被大雨淋得透濕。於是她用圍裙邊把瑞乃特身上最濕的地方擦了擦，免得孩子招涼，然後出去把擦手布拿進來，總之要在大雪未下之前拿進來，這場雪看上去是必定會下的。喬治特是那樣子心不在焉，她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打開那扇

吱吱啞啞的廚房門時，有個東西忽地一下跳到了院子角落裏，嚇得她的心撲通撲通地跳個不住。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麼，她是那樣的精神恍惚。原來是一條老狗，正在盛滿了垃圾的舊鐵桶裏找東西吃。真該找一天把這桶垃圾倒到海邊去了，倒垃圾的人已經有兩個月不到這個村子來了。隨後又有一件東西吸引了她的視線：那是瑞乃特的舊布娃娃，躺在堆房牆腳下，身上那件破羊毛衣服顯然已經濕透……它也被人遺忘了。真奇怪，雪一碰到別的東西馬上就溶化，唯獨落在這個布娃娃頭髮上的雪却不化。現在幾乎沒有必要把它拿進來了。然而，喬治特還是把它拿起，搖晃了一下，放到窗台上避風雪的地方。擦手布還沒有凍成硬片，可是上面的霜已經堆得很厚。……

“怎麼啦，媽媽！你怎麼不給我擦乾呢？我冷起來了。”

真的。她一心想着女兒，結果反而把她忘記了。喬治特想着瑞乃特已經在遠處，已經不在她身邊了。

男孩子問道：

“我還不能轉過身來嗎？”

喬治特幾乎是不知不覺地就把那些最像樣的衣服給孩子穿上了。瑞乃特在這一年的裏長得很快，骨格也寬大了；幸而沒有胖……鈕扣扯得很緊，衣服都短了，吊在大腿上，露出了被嚴冬凍得紅紅的膝蓋。特別是外套，双肩顯得很窄，不得不把上面的那粒扣子挪動一下。雖然這樣，但一切都很乾淨，很整齊。

港口的汽笛報告了中午，是真正清醒的時候了。只剩下一刻鐘了。時間很短促，不容許再顯出一點點猶豫。她這時急忙轉過身去，使得孩子不看見她的臉，眼淚已從眼睛裏迸出來，她忍不住了。後來她甚至連準備午飯的勇氣都沒有了。她只把頭天晚上的咖啡放在火爐上，泡上塊麵包就算完事。原是預先安排好

的，讓孩子動身前到喬治家去吃午飯。喬治是一位當議員的同志，他負責把孩子帶到巴黎去，交給一個女教員，那位女教員曾經要求收養一個十二歲左右的碼頭工人的女孩子。任你說得怎麼好，看到孩子幾乎是被不相識的人挑選去，而不是送往由自己選擇的人家，儘管十分信任對方，特別是有喬治居間介紹，但心裏總還是有點兒難過……好！她會受到很好的照顧，這是可以肯定的，可是也正因為如此，話就更難說了，因為這一切在她腦子裏都弄不清楚，總之，對於長期收養她孩子的遠方女友，她已預先感覺到一種抑制不住的強烈的女性的嫉妬。

呂西安回來了，在他把自行車拿到堆東西的屋子裏去的時候，她使勁地把鼻涕擤乾，擦乾了眼淚，等他進來的時候，已做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呂西安勉強笑着，馬上說：

“怎麼樣，咱們這就分開了？”

很明顯，這個念頭整個早晨都沒有離開他，他說這句話的那種笨拙的樣子，使得喬治特幾乎忘掉了自己的痛苦。她凝視着自己的男人。他們生活在一起已三十年，她從來沒看見過他這個樣子，臉皮繃得很緊，筋疙瘩都鼓着。

他看見她盯着他，覺得應該說些輕鬆的話來減輕壓在他們倆心頭上的這一沉重的負擔。

“你在她頭髮上結了個綢結子。在巴黎，人家現在也許不帶這個東西了？我們……”

“我來給她摘下來吧！”

女孩子點了點頭。

“真是，這樣要好多了，更自然點，瞧……”呂西安說着，用手把她脖子底下那些美麗的鬚髮放到攤開的手掌上，就像人們在日光下傾瀉小麥粒一般。多麼豐滿呵！

他戀戀不捨地吻着孩子。

“你該脫掉外套。還有時間呢。出去時你會招涼的。”

“這是免得多耽誤亨利的時間，”媽媽說，“他回頭騎自行車送瑞乃特到喬治家去。現在已經是告別的時候了……”

接着，談話停了一下。時間越來越逼近。他們隨時可能聽到亨利自行車上的手鈴靠牆的聲音。

隨後，呂西安忽然瞧着他老婆，重複地說：

“哦，完了。可是事情必須這樣……我們沒有什麼別的法子，我的老婆。”

他很久沒有這樣稱呼她了。他們不再談下去，只是彼此望着，因為孩子在旁邊……雖然孩子已經習慣聽這種話！他們在她面前從來是毫不忌諱的。可是把一切都向孩子說成很美好又有什麼用呢！那個小男孩又睡着了。他老是睡覺。他身體不很結實。可是這樣，他至少不至於受苦。他們倆的心是那麼沉重，以至於不知道該做什麼，也不知道回頭該怎樣辦。真的，呂西安的臉越來越顯得蒼老了。他不停口地說：“我已經是五十一歲的人了，我的女兒，你是我老年的依靠。”他突然站了起來，好像要使自己清醒一點似的。她信口說：

“奈麗接到了一個通知。他們要來停止我們用電，因為我們沒有付電費。一個星期之內……”

“你看，我們不這麼辦是不行的了。”

“我沒做午飯，你知道麼？”

“嗨！今天這種日子沒什麼關係。”

他又重新坐了下來，把孩子放在兩膝中間。

“在那兒，你一定會過一個聖誕節的。老實說，在這兒，我們沒有什麼可以給你的。”

“這有什麼關係，你知道，一點兒關係都沒有，我知道爲什麼，”孩子回答說。

他感謝地把她搖了一下，又心不在焉地撫摸着她的頭髮，好像在他手指間滾着一顆珍珠。喬治特說：

“每天早上都要好好地刷頭髮，而且要多刷幾下，好使得頭髮永遠好下去，嗯？”

他大聲笑了起來。

“再說這次讓你作一次旅行，不是真的嗎？這可以讓你看看法國。”

這使他起了一個念頭。他瞧着喬治特又說：“法國……。跟我們一起在這兒，老實說，瑞乃特，我們要過一個艱苦的時期。在你這樣的年紀，讓你挨餓是不對的。”

這幾句話在他本是很难出口的。可是他認爲要解釋清楚就非這麼說不可。孩子不了解實際情況就離開是不行的，也許她會有別的想法。

“我們的馬鈴薯也快吃完了，”喬治特幫助他解釋。“只够兩天吃的了……”

呂西安把他那隻大手往桌上一拍。他並沒有發怒，發怒究竟還只是表面的東西。

“當我每天經過他們倉庫的時候……上百噸的大豆四年來就一直在那兒腐爛，讓老鼠吃！……這些大豆是和硝石一起從智利運來的……他們不知道怎樣處理那些東西。現在日子一多，他們甚至連看都不再去看了。大豆似乎都有了發霉的氣味。有人說只有拌上些醋，才可以去掉一點兒霉氣，可是仍然很硬。在另外一個倉庫裏，裝的是小麥。那些小麥正在發芽。在另外一個裏，不知有多少糖，瞧今天這場雨，我可以肯定你會看到糖溶解，跟水

一道兒从倉門底下流出來……不過那兒跟這兒不一樣，那是軍隊存的貨……哼，這些事不會永遠繼續下去的……好在你，你打扮得乾乾淨淨了……不過乾淨之外還應該懂得禮貌。並且別對人家使小性，如果他們很疼你，你要懂得好歹，要知趣，懂嗎？”

女孩子還沒有來得及回答，一切都改變了，他們聽見了亨利的車子靠牆的聲音。呂西安和喬治特同時站起身來。可是她又沒能夠把眼淚忍住。呂西安咬緊着嘴唇。孩子看到這樣的情形，開始猶豫了起來；她的眼睛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對她說來，直到這時，一切都是很簡單的。

呂西安扶着他妻子的雙肩，與其說是爲了安慰她，倒不如說是爲了扶着她，在這種情形下，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種事不是由你開始的。在‘第也普’^①的時候，有五十多個孩子都這樣離開了。他們還不是都很好地回來了嗎，你是知道這回事的。他們像王子一樣受到好照顧。”

亨利走進來了。

“別哭了，喬治特，”他說，“喬治跟那些人很熟。他們雖然不是黨員，可都是些好人。”

呂西安站在喬治特後面，一直扶着她的雙肩，他示意叫亨利快點帶着孩子走。他說：

“你瞧，亨利跟我說的一樣……”

“好，應該走了，”亨利說，“吃一點東西就該上車了。”

靠近火爐睡着的小孩子驚醒了，莫名其妙地瞧着哭泣的媽媽，問道：

“怎麼回事？”

① “第也普”是載軍火到印度支那去的船，當地碼頭工人曾拒絕搬運而罷工多日。

呂西安很快地、用力吻了瑞乃特的兩頰，接着笨拙地吻了她的頭髮。可是他得把孩子從喬治特的兩臂中拉出來，喬治特已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麼。亨利把鴿子籃縛在車子後架上，幸虧是用膠皮帶，很快就縛好了。他立刻把瑞乃特放在車桿上，裝着打趣的口吻說：

“走啦！到巴黎去啦……”

瑞乃特看見媽媽哭，她心裏也亂了。現在她可真的猶豫起來了。亨利瞧着呂西安，呂西安向他示意叫他走。但是，他走了還不到十公尺，瑞乃特就在車桿上掙扎起來，並且放聲大哭。母親也在喊叫。呂西安看到這個情形，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他那時心裏想些什麼，他以後也不會知道的。一個人能夠動手勒死一個人，大概就在這種時候。他向前奔了幾步，好像是要追趕這個偷走他孩子的人！然而他並不叫亨利回來……在他心裏有什麼東西像帷幕一樣重新放了下來。事已如此，還是這樣吧。

大家都跑出來了。婦女們走向前來幫助。他不知爲什麼，只是笨拙地打着手勢，叫他們不要來。他對喬治特說：

“咱們進去吧，進去吧。不必讓人瞧着……來吧！”

她撲在桌子上大聲哭起來。但是當她覺得呂西安的手從她肩膀上鬆開來時，她突然明白情形嚴重了。她抬頭看了看他。呂西安一向是很堅強的。在碼頭上恐怕找不出第二個像他這樣堅強的人。可是他現在臉色却蒼白得像紙一樣。

“呂西安！”

假如她不知道他是那樣堅強的人，她也許不會那麼耽心。他的兩個巨大的拳頭，捏得多麼緊呵。對他說來，鬥爭總是一件使用肌肉的事，甚至和自己作鬥爭時也一樣，她是知道他的。

“呂西安！”

他直愣愣地瞧着她，僵硬得像塊石頭一樣。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在他的兩隻眼睛裏。在他們生活中是第一次，她看到他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

“算了吧！”她輕聲地說，“算了吧！呂西安……”

喬治特不再想她自己了，現在重要的是他了。他的嘴唇微微地顫抖着，終於他說話了：

“我麼，倒不是因為她走。而是想到我們連养活自己孩子的能力都沒有。我慚愧，喬治特，慚愧啊！”

“別這麼說！当心！別的孩子就要從學校回來了。別讓他們看見！……”

睡在椅子上的小孩子又重新睡着了。

“這過的是什麼日子呵！”在第一個孩子打開門之前，喬治特很快地又說了這一句話。

第五章

裝大麥

“你還抱怨些什麼呢？你不是已經有工作了嗎？那就幹吧！”

當人們這樣叫喊的時候不免有這樣一種感覺：就是快快地把話說完，好在這充滿着灰色的塵埃和麥桿氣味的空氣中，快點把嘴閉上。同時，這種嘈雜的聲音也逼得你叫喊，逼得你少講話。好在等到把糧食裝滿了一輛車緩緩氣的那一會兒，你可以多講幾句話來彌補這個缺陷。

雅克沒料到杜比依會給他這麼一個近乎粗暴的回答。他一向

以爲杜比依是個共產黨員。他甚至認爲那是毫無疑問的。也就是因爲他是共產黨員，所以半小時以來，想問問杜比依有什麼意見的念頭一直在苦惱着他。可是杜比依却不直接答覆他的問題，就這樣把他擋回去了。

“唉！你还是小心點吧！”

杜比依這樣警告他。懸在他头上的那個笨重的、生了鏽的大鐵斗，好像在等他躲開。雅克急忙向後一退。然而在一直沒過膝蓋的穀粒中間却不能夠很快地跑，跑起來就跟腳上拴着鐵球一樣，這時鐵斗落到了雅克的身旁。

在跟三個同伴一起裝滿鐵斗之前，他先朝他們瞧了瞧，他們好像正在笑他。當然，一個人受了一驚跑開的時候，樣子是不會好看的。然而杜比依這個“你还是”究竟是什麼意思呢？無疑地，他們對他一定有意見……可是這也許只是他自己的胡思亂想……但是，無論如何，他的這種猜想和這幾天以來一直使他不安、逼得他老想向杜比依徵求意見的那個問題是有聯帶關係的。

在下層甲板盡頭的一個角落裏，他們圍着一隻高高的鐵斗，每個人輪流着把一大鏟一大鏟的穀粒往裏面裝，動作是均勻的、迴旋的，形成了一個奇特的玫瑰花的形狀，又有點像馬戲班裏小伙子們支帳篷釘樁時揮舞鏈子的樣子……在這時候另外一隻鐵斗又向別的角落或正中間降下來，彷彿在找人，有點碰運氣的樣子，要不又向四外撒着穀粒升上去了。

“當心！”

“嘿！你在上頭幹什麼呢？”^①

鐵斗這一次又升得不够快。這個足有九百公斤重的鐵斗向兩

① 這是對起重機操縱手說的話。

边使勁地搖晃着，在下層甲板中間的地方，狠狠地向艙口橫樑上一撞。好大的力量啊！這一撞的响声一直傳到船的那一头。鉄斗一歪，立刻撒出了足足有二十鎰的穀粒。那個開起重机的人倒底幹什麼呀？在一個鐘頭裏，鉄斗這樣瞎撞至少有四回了！他是不是要我們幹加倍的活呢？而且他把鉄斗在我們头上這麼搖來擺去，再這樣下去，那就会落到我們头上。你这套手藝是哪兒學來的？在上面机艙裏的那個開起重机的人聳了一聳肩，表示他毫無办法。然後指指信号手，顯然是怪他發錯了信号。这一下子可把老头兒氣壞了，朝他揮了一下拳头。說實話，像他這麼大的歲數就是打人又能多疼！然而現在一切都很糟，人們動不動就預備吵架。

工作定額又是那麼高，不用想搞外快。当職工会代表勞貝經過這裏的時候，大家都打听他的意見。他很快地在心裏盤算了一下說：“達到工作定額已經够費勁了，如果还要多幹些，那你們簡直会送命。放聰明點！……何況还有人把我們裝上去的东西又撒出來……”

还有呢，在艙中間工作的四個人比較輕鬆些，我們在這兒差不多已經碰到底，必須用鏟子來鏟進鉄斗。別人呢，脚下还有厚厚的一層穀子，把鉄斗歪過來，然後用手、用肚子、用膝蓋一齊往裏面推。一會兒工夫就把鉄斗裝得滿滿的。話又說回來了，幸而有他們在那裏，工作还可以推進得快一點。雅克和另外一些人，在這裏很像是他們的副手。从另一方面來看，在中間的人如果皮膚不好的話，那可就够他受的了！有時候穀粒一直齊到肚臍……瞧瞧索瓦戎吧，他死命地搔着癢！他的樣子可好看啦！有些人甚至不能走近離大麥十公尺的地方。他們全身要發起癢來。聽說像這樣的人，只要一到船上，或者甚至只要看一看就会發癢的……這是無法解釋的。另外一些人，大麥對他們就無所謂，例

如雅克……昨天，胖子勒布阿就想再試一下。但他不得不立刻就放棄了。索瓦戎，他可是竭力忍耐着。這一個月裏，他的工作簿上派到工作的日子是不多的。工頭經過艙面的時候，常常往下朝他看看，然後點點頭，意思是問他怎樣。索瓦戎克制着自己不去抓癢，咬着牙用手勢回答，意思是：“雖然很糟糕，可是還行。”他勉強笑了笑。不這樣還有什麼別的办法呢！

工作定額也是一個打擊。你越需要工作，他們就越發從中取利。以前，像這樣的情形，全船的人都會又起手來誰也不幹。可是現在，不得不想到飢餓、孩子，有時候還加上老婆，這就不能不使你猶豫了。可是雅克呢，只要招呼他一聲，他會立刻把鏟子往麥堆裏一插，並且說：“我可不幹了。”但是情形是這樣：雅克不像別人那樣窘。這兩星期他可真走運！一年來他從沒有像這兩星期這麼順利過。這就是令人不解的地方。這運氣有點令人懷疑，弄不清楚。他自己也不停地對這一點發生疑問。他也向別人請教。不錯杜比依現在對他老使氣，但是，大家也都對他側目相看……那麼感到事情不是那麼自然的也許不只是杜比依一人了。

這件事開始使雅克感到不安！如果有人在這個時候關於這件事提起一個字，可以肯定他決不會讓他再說出第二個字。他會大發脾氣。他就是這樣的人。他的血就像礁石中間的海水一樣老是很快就翻滾起來的。不管是共產黨員或是別的人，還不是一樣！該做的事他是從來不等到別人說才做的。那麼，既然他自己對這番紅運感到煩惱，何必要別人來對他做這種鬼臉呢？他們是怎麼個看法啊？

過了一會兒他的氣也就消了。他不再跟別人生氣了，他重新和自己糾纏起來，想找出一些解釋來……在他身體裏另有一個人，這個人現在正一步一步地迫着他向後退，質問他，責備他，

控告他。要把一切都弄個清楚！

現在天氣晴朗了，被雨雪壓下去的風又颯了起來。風又重新做了主人，重新佔據了毫無防禦的空間。它像報復似地從天空的這一角落吹到那一角落，到處呼嘯着。有時旋轉着直衝到船艙裏，打擊着大麥和人們；好像用抹布在擦碟子。熱烘烘的穀粒打着漩渦，工人們全身一陣冰涼之後，立刻又陷到熱烘烘的灰塵裏去。在這一片寂靜中，可以聽到怒吼着的狂風從高空、甚至在桅桿和繩索上邊吹過，不知吹在什麼上面，發出了颼颼的聲音，並且把海鷗吹得翻跟斗。在這陰沉沉的天空中，那些海鷗越發顯得潔白。牠們的掙扎也只是虛應故事罷了，在白茫茫跟一羣綿羊似的波濤之前，它們已經帶着一種掩護大撤退的神氣，向着海岸飛去了。

雅克所請教的第一個人的意見無非是那麼回事，至少雅克現在是這麼想的。那是前天的事……請教的是德官。那也是無心碰到的人……這次會見是不愉快的。因為很久以來，可以說從在學校裏起，德官和雅克就是形影不離的朋友。但是近來，他們彼此之間却冷淡了……德官因為窮困，不能堅持，竟墮落下去了，他大喝起酒來。對待老婆也不好了，他開始毆打她。至於她呢，也並不高明。他們倆人都不管孩子。他失業很久。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倆都染上了壞習慣。雖然現在他也時常有些工作，但他們已經養成了這些壞習慣。雅克自己已經够煩惱了，當然沒有心思再去過問這些事。可是前天，來的時候他試探了一下德官。

“近來我們倆時常派到工作……”

“你難道還抱怨不成？應該相信，我們正被人家看重呢。”

雅克還想起兩星期以來派他工作的老是那個外號叫“老好人”的梅達。他也不是個好東西。

“可是另外一些人，那些從來派不到工作的人，他們該怎麼想

呢，我們一共三百人，有兩百個人在一個月中派不到八天工作。”

“你就做你的得了！那些老碼頭工人呢，他們不老是派到工作嗎？也沒有人說到他們啊。”

“那些老碼頭工人嗎，那可不一樣。已經都成了習慣，成爲通例了。他們什麼活都能幹，凡是別人不能幹的重活他們都行。自然他們能常常派到工作。無論如何，那是他們自己的事。因爲就是對於他們，有時也有人在議論呢。有人說：“如果按次序輪流，那就不應該老是那些人派到工作。”

“哦，原來你是怕人家講閒話，你怕人，特別是怕那些共產黨員，對不對？”

雅克朝他的老朋友瞟了一眼，不再說下去。他不喜歡把人分成幾類。共產黨員或是什麼別的人，他們不全是碼頭工人嗎？再說，有這麼一句話，他是時常要對自己說的，那就是：凡是需要別人推動才去做該做的事的人，那真是個可憐虫。害怕？怕共產黨員，這是什麼意思？問題絕對不在這個上頭。

艙裏的糧食卸完之後，雅克和同伴們到了另外一個艙裏。這次是在艙底，仍舊是大麥。在這兒，有時，可以喘口氣，不過這也是說說而已……因爲雖然沒有風吹着，但在另外一方面，灰塵却像刀割那樣厲害。大麥堆得很厚，那沉重的張着嘴的鐵斗只要大齒向前伸下去，它就會整個兒鑽進去，接着又自己升起來，向下一條一條地撒着麥粒。這時整艙大麥便向着被鐵斗掘成的坑窩瀉了過去，全部穀粒都一起一伏動盪起來，真像一池啤酒，過一會兒才可以穩定下來。从那已經升得高高的鐵斗裏，像被風颳斜的雨絲似地還落下少許穀粒來，落在那堆大麥上就使這兒那兒又起了微波。

“我們來休息五分鐘，讓那老猴兒去忙吧！”杜比依說着就向

船艙轉角處長巷裏的一堆穀粒上躺下去。別的人也在他旁邊躺了下來。

“有人說，當這個鐵斗工作的時候，他們不再給我們算工資，”索瑞說。

“除非一點工資也不給我們了，他們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吧！暫時先不妨看一看再說。只要他們給我們別的活幹就行了。你別這麼一個勁兒地抓呀，你瞧！過後會更糟的……”

索瓦戎正把手伸在褲腰裏，用指甲仔細地抓着肚子。他停了下來，帶着一副像是被人家捉到錯處的神氣，隨即轉過身去，把兩腿一夾，交叉着雙臂，抑制那種難於忍受的癢。

“明天我就會把這個毛病過給全家，”他叨嘮地說，“每次都是這樣……”

雅克不敢一下子就談到他那個一直放不下的問題。他從很遠的題目開始。

“不管你怎麼說，當你閒上一個月沒有工作，再開始工作時，你會覺得工作沒有味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就不再覺得自己是個工人，也就是說變成沒有職業的人了。”

杜比依很奇怪地望了他一眼。他本想說點什麼，但又忍住了。他想起亨利來。他想：如果我責備他，亨利又會說我太嚴厲了……他會說：他的情況不太清楚，我同意，可是直到目前為止，也沒有什麼可以責備的……於是，杜比依只是站起身來，把兩手插入口袋裏，意味深長地說：

“听了這些話我想起要撒尿來了。”

他走了，可是雅克却跟着他。在跳板上趕上了他。潤濕的風在他們中間吹過，像一道水流似的。

“杜比依，你一定要跟我談談，”雅克說，他口氣中甚至还帶點

兒威嚇。“要是你处在我的地位，你怎麼辦？”

“处在你的地位怎麼辦？”杜比依反問說，他是想拖延些時間。

“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像這樣老躲着我，可真不應該。”

“你知道，不能对所有的人都信任啊。”

雅克的血跳動起來了，可是他却抑制了自己。

“你要我跟你說些什麼呢？”杜比依接着說下去，“他們給你工作，接受就是了，問題不在这上頭，問題是要明白爲什麼他們挑上了你，老是分派工作給你，却不派給別人。”

“这正是叫我傷腦筋的問題。因爲你可以相信我，对这个，我自己可並沒有去央求。”

“我很相信你，”杜比依說，那種口氣也可以說是表示相反的意思。“也許是爲了將來收買你。無論怎麼說，對我說來，這並不是一個嫉妬的問題……”

“可是別人呢？”雅克問。

他們走到了跳板的尽头，船身旁边。杜比依開着玩笑，以免把自己牽連在裏面：

“你瞧，我也沒有一點办法。怪風吧……可是你得退後一點，不然我会尿到你身上！”

他勉強笑着。雅克可覺得挺不好受。

“你不相信？”

這樣一來，把杜比依給逗火了。他痛痛快快說了：

“听我說，小伙子，現在，你有點叫我头疼了，你知道嗎？我沒有什麼主意可以給你的。這是你自己的事！今天是我這個月裏工作的第一天。你呢，你已經作了十五天了。我再向你重複一句，我一點也不反对你。可是你總不能還要求我可憐你吧，再說，真是！”

他口氣中還是惋惜多於氣憤，雅克是很感覺到這一點的。他

們一聲不响地、一前一後地又走上跳板，正碰到被大鐵斗剛剛一下裝滿的大卡車所掀起的一大團灰塵。

現在應該再把大麥鏟成高堆，好讓鐵斗來裝。杜比依跟雅克並排地工作着。他們的鐵鏟有時在糧食底下碰到了，兩個人什麼也不說。雅克心裏却正想着完全另外一回事……他對杜比依剛才那種態度當然有點不高興，但很快就過去了。剩下的還是跟自己的鬥爭。因為真的，即便他不是有意地、深思熟慮地去求達到目的，但工頭選中了他叫他得便宜，其中總有個原因。雅克想找出這些原因來。他在自己內心裏也深深地攪着穀粒。他跟別人一樣也拒絕過裝載開赴越南的船隻，所以問題不在這裏。從來沒有一次罷工他不是堅持到底的，原因當然也不在這裏……他跟別人一樣加入了總工會。他不是共產黨員，可是也不屬於其他黨派；而且這樣的人也不只是他一個。可是，他，大家可知道他不是共產黨員。也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那些鬼東西看上了。在穀粒底下，他的鐵鏟碰到了杜比依的鐵鏟。“也許是爲了將來收買你……”杜比依剛才這樣說。事實是，雅克在自己的歷史上，找不出什麼大錯處來。那麼還有什麼呢？他父親曾經是個社會黨員，因此他也在三六年加入了社會黨青年團。這件衣服是已經披上了，現在要把它脫下來，或把它整個兒翻過來，也有點說不下去。但是他們這些鬼東西是不是能認爲做一個社會黨員就意味着跟他們勾結在一起了！……無論如何，他不是這樣的人。在巴黎，那些部長們，還有那個古戎市長和他的那個助手“法蘭西人民聯盟”^①的盟員，他們也許靠不住，不，簡直可以肯定是靠不住的。但是他，首先，雅克他並沒有加入社會黨；再說，社會黨究竟在哪裏呢？

① 戴高樂的黨。

不管怎樣，他們也許就從這一點上對他有了種種錯覺。他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大聲表白一下呢？好使這件事情弄得明白、清楚、澈底……。在食堂裏，或是在“酒吧間”裏……。好！那麼，德官，又怎麼解釋他的情形呢？……。可是雅克立刻就不願把自己和德官相比較。前天他所听到的那一番話，跟他自己所想的完全不同。對於德官說來，這件事沒有一點問題，他倒覺得這樣还挺合適呢。大家都知道德官是他的好朋友，也許人家就恰恰想到他會跟德官一樣把這件事看成好事……。也許德官在這件事裏面就有份……。好吧！那麼悄悄地跟德官說一聲，讓他明白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假使他認錯了人……

他一面想着這些，一面跟別人一樣用鏟子把大麥堆起來，然後向後退，容鐵斗落下來，等到鐵斗重新升起時，他又回到原來的地方來鏟，大麥也從你腳下朝着那個坑瀉下去……。人、穀粒和思想同樣在不停地來回動盪着。

“也許人家爲了將來收買你。”對，他過去差不多沒什麼錯，可是將來呢？他就真的會中人家的計嗎？他可不是個小孩子！但總是……。照目前說來是沒有問題的。比如說，如果明天要裝載開往越南的船隻，他的態度是會有什麼改變的。那就是“不！”然而……。假如又有一個像杜比依的人關於這件工作跟你多說幾句，你就……。咳！像你這樣的脾氣，今天已經兩次了，你還狠狠地瞪了他幾眼……。爲什麼呢？因爲你的感覺過於靈敏，你於是想到同伴們是不是把你看成投向敵人的一個壞傢伙的問題上了。在這樣的情形下，你簡直會感覺到你的工作是一個污點，一種不可告人的疾病。有時你簡直想偷偷地瞧瞧，好看看有什麼人正在注意你。嘿！他又派到工作了，這個傢伙！……。對了，每逢甲板上越過一個人影，你就抬起眼睛來看，想知道又是誰看到你在工作了！好

像你老覺得自己有錯似的。以你這樣的脾氣……你就會把杜比依和其餘的人看成敵人，並且強詞奪理地索性就投到敵人那面去。雅克不禁打了個寒噤；當然離那個時候還差得很遠！可是你已經有這個念頭了，小伙子……

“這樣的天氣你倒出起汗來了？”杜比依說。

雅克用他那件舊外套的袖子擦了一下汗，作為對他的回答。

“你沒有手帕嗎？”杜比依問他，一面掏出自己那塊方格子的大手帕遞給他。

“謝謝，”雅克說。他接過來滿臉一抹，把汗擦乾了。

杜比依是想找機會跟他談談。但借手帕的舉動並不是使談話重新開始的好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這甚至是出人意外的。但人們終於會猜得出這是什麼意思。無疑地他又想到亨利了。“不應該太嚴厲了……必須了解這對一般人說來並不是很容易辦到的事。應該講解清楚……自然應該當心，不要把壞蛋當做好人……可是壞蛋不是很多，有時是我們把人家的橋切斷了，使人家成了壞蛋。”這些話都是亨利說的，還有他那些老生常談，听了都惹人生氣，更使人生氣的是我們又明明知道他說的話都對。

工作突然停了。運穀車子無疑地是拋錨了。這一次是杜比依把雅克拉到一邊。現在，他們真像兄弟一般，好像他們從來沒有過什麼爭吵。

“你知道，”杜比依說，“我不想推動你去做什麼。你應該明白自己該做些什麼，雅克。”

雅克高聲把心裏想的話講出來了：

“這也是一種難受的事，當別人失業的時候，自己却老被派到工作，這真叫人慚愧……”

杜比依又弄得閉口無言了。設身處地替雅克想一想，想法給

他提個意見吧……他信口含糊地說了一句：

“他們就是利用貧窮來收買我們，應該不要讓人家擺佈。”

這句話等於沒有說，這一點是誰都知道的。但是一下子，雅克想到很遠的地方去了。對他說來，所謂貧窮，就是在他面前含着眼淚等他轉過背去才流出來的弗朗西。他們結婚只有五年。她很年輕，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孩子，一男一女，兩個都是很可愛的小傢伙。她正等待着第三個。當她發現自己又懷孕時，正是他失業最嚴重的時候。在一星期以前，她不得不讓她的大孩子到都爾城附近的一個葡萄園主家裏去，這個葡萄園主想收養一個孩子。至於第二個孩子呢，他們已經沒有牛奶餵她了。他們到了非常困難的時期，奶瓶裏只有開水沖馬鈴薯泥。那個多麼可怕的夜晚啊！他們倆人雖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可是在他們之間依然進行了辛酸的、默默的对話。他也不敢去勸她。可是他却很明白她肚子裏懷着生命剛剛開始的孩子，心裏正在想些什麼：她想的是對這個小生命的痛苦的責任，在這個困苦的時候，趁這個小小的東西還沒形成，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化為烏有……雅克立刻又看到那晚上那些最慘酷的細節，心上不禁像打了個結似的。他又想起那個小孩在他和他妻子中間正玩着她的洋娃娃……他不敢從她的手裏把洋娃娃拿過來，怕惹起弗朗西的注意。孩子哄着、吻着她那個小布娃娃。那是一個過於沉靜的夜晚。只聽得到，每隔一定時間從海洋那邊傳來的那種悲哀的聲音，那種浸在水裏的浮標纜索的哀鳴。這一次弗朗西可怎麼也忍不住了。她一邊織着毛綫，一邊不由得輕輕地哭了起來，眼淚落在編織物上和手上，她兩手靜靜地擺動着編針，就好像和她無關，只注意那頂已經織得很好的粉紅色的小帽子，特別是當她用手指這麼撐開來看看的時候……雅克於是把她緊緊地摟在懷裏，她就大聲嗚咽起來，眼淚大滴地流

了出來。這一來倒使她覺得輕鬆了些。

杜比依也在那裏亂想。由於這些麻煩事，人們都變得愛用腦子想，愛深思熟慮了。雅克的眼睛被那個支甲板的鋼柱上的一個大口子吸引住了。這隻船一定是曾經受過槍彈掃射，或是砲彈炸過的。經過這個柱子旁邊很容易被刮傷……它像一個倒寫的逗點，尖尖的像一把刀。只要你在大麥裏滑一跤就會割破頭或者割破手臂。

最糟糕的是貧窮能影響一切。如果僅僅是飢餓和寒冷……。但却不然，貧窮是到處攪擾的，甚至侵入到你以為只有你一個人或兩個人的地方，侵入到最純潔、最秘密的深處，侵入到你所有最好的、最寶貴的東西上面。貧窮把一切都玷污了。就連夾在兩個朋友——亨利·勒羅阿的妻子波萊特和那個雅克不喜歡的德官的老婆露西——之間的弗朗西……有時她也是搖擺不定的，這種情形他看得很清楚……

一動了這個受傷的念頭！……雅克一直在注視着這個鋼鉤子。因為事實上，一受傷一切就都解決了。

“杜比依！我想專靠保險費來維持生活，你看怎麼樣？”

特別是像這樣工作了兩星期之後，不管失業多久也可以生活下去了……維持費是照最近半個月的工作計算的……這樣一來就可以使同伴不再懷疑了……也許還有人猜想……正直？貧窮算不算正直呢？……

杜比依不喜歡捲到這一類事情中去。雅克掉轉頭去，看清楚他們站着的地方是誰也看不見的。他猛然由口袋裏掏出一把大洋刀，然後把刀打開：

“杜比依！幫幫我的忙！”

他在手臂上劃了個V字。這樣就作出一個傷口，很像……雅克

用眼示意指那個有口子的柱子。

但是杜比依只斜睨了他一眼，預備轉過身去。受傷、流血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他在碼頭上看得多了，並且是各式各樣的。沒有一天沒有……往往和人家一握手，就覺得這人原來是缺了個手指……不過那是另外一回事。這個傢伙會不會是個挑撥分子？一件糊塗事做起來是很快的。你以為很好，可是過後却給黨添了麻煩。他向他示意不要做，轉過身走開了。然而立刻又回來，有一種預感似的……

“雅克！”

他只看到雅克把胳膊放到鐵鉤上，像推門一樣用力一擡，袖子扯破了，血跟着就流了出來！

“鬼傢伙！好疼！”雅克咕噥着說，一隻手捏着那個受傷的胳膊。

小伙子們聽到杜比依喊叫，一齊過來看是怎麼回事。隨即把工頭叫來了。

“我看見他碰在那上面，”杜比依說“他在大麥裏跌了一跤。要當心啊，這個東西已完全生了鏽！”

可是他扶着臉色蒼白的雅克的胳膊時，却低低地對他說：

“不管怎麼說，總不如把勇氣放在主張上。”

雅克不很了解他這話的用意……，杜比依自己恐怕也很難說清楚吧……

為了逃避工作，這可真是……，可是他並不懶啊！相反地，如果曾經有人熱愛自己的工作，那就要算他了，雅克……

大家把雅克的外衣脫下來。破汗衫已經粘在傷口上了。

“當心別着涼！”

傷口很深。一股濃濃的血沿着胳膊往下流。一大攤紅血滲進

了麥堆。不知什麼地方过着太平日子的人們喝啤酒的時候會喝到這些血。

第六章

可怕的黑夜

保爾還沒有回來。

縮在土坑底裏的這所碉堡，裏面可真黑得快……不過實際上這時也確實很晚了。十二月裏的黃昏悄悄地已溜進了最陰暗的角落，籠罩了一切面對陸地的東西。只是從海洋方面還送來一絲微光。海面是靜靜的，好像被寒冷凍住了，顯出灰灰的、玫瑰紅的顏色，真像已經落下去的太陽還從水底下照耀着它。學校四點鐘就放學了。他一定又到他那個小醫生家裏去了。“這些人可真是，”珍娜·吉東心裏想，“他們應該知道叫他在冬天這麼晚回家是不對的，黑夜裏什麼事都可以發生……”她好幾次走上二十級的水泥台階向四週遠遠眺望，可是只看見天越來越低，只聽見那漸漸看不清的海的呼嘯越來越大。

其他的兩個孩子：克勞黛特和小讓正在吃飯。看到珍娜常常向外走，常常把門打開讓冷氣透進來，他們都覺得很奇怪……他們不知道保爾到哪兒去，珍娜已經問過他們好幾遍了……她每次從外面進來，一靠近燃着的木柴就不免哆嗦一下，好像她從外面帶進來的那股冷氣在反抗，而她的那種不安的心情也好像利用她的哆嗦，像鑽一條縫似地更深地滲到她心裏。

吉東一回家，她不容他把車拿進來，就馬上要他到醫生那裏

去……

“無論如何還得對他們客氣點，”她說。

他曾經有一次到過醫生的家裏去找保爾。他們都是很好的人，可是他不願意再去。跟一個醫生在一起，你老會有一種臨走時要付錢的感覺……然而這次訪問也許不是浪費時間。像他們那樣一份大人家，也許常常有事要找人去做……這可能是一個機會使他們想到他，叫他去幹點活……當然最好是不要出於憐憫。吉東是很敏感的，已經想到他兒子常常到他小朋友皮埃羅家裏會叫人作何感想。他已猜到了……但頂要緊的是不要出於憐憫的心……比如說，他自己對這件事是絕對不提一字的。可是如果他們先提出來……那就不是沾了保爾和皮埃羅友誼的光來替他們工作了……假如醫生到我們家裏來，我們不是要付診費嗎？……那是一樣的……幾乎是一樣的。

“沒有。他沒有在這裏。我們沒有看見他。”

全身白白的在陰暗的過道裏的那小個兒婦人跟着又轉過身去喊：

“皮埃羅！”

“來啦！”

當皮埃羅從樓梯上下來的時候，她又說道：

“再說天已經很晚了！……”

“是啊！”吉東說，“那麼我可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

皮埃羅……他也許知道點情況……

“你知不知道保爾到哪兒去了？”

他一看見吉東，臉色立刻發白了，好像他已經猜到了什麼，又好像他對這事也犯了錯誤似的。

“不知道，”他說，“出校門的時候，我就不知道他是往哪兒走

的……”

“艾德蒙！”這個婦人又叫了起來。

接着對吉東說：

“還是進來呆一會兒吧。這真叫人着急！我告訴我丈夫去。”

“不用了，”吉東立刻說，“我得馬上去找他。您是明白的。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是這時候醫生已經來了。他是個高大、強壯、對誰都像發命令的人。他一來就拉住吉東的手臂，幾乎硬拉着他往屋裏面走：

“先進來再說！你們會着涼的，把過道也吹冷了，這對事情一點好處也沒有！”

真的，這些人可真一點也不傲慢，他們不像別人那麼樣神氣活現。然而他們家裏很有錢……過道裏面的牆都是用瓷磚砌成的……

“我們不知道保爾到哪裏去了。他沒有回家。”

“開燈啊！”醫生對他妻子說，一面自己去按開關……

“您就一點也不知道嗎？……”他先這樣問吉東，一面用眼盯着他，也許還帶着懷疑的意思。他對這個人還不太清楚……然而他並沒有問下去……

再說吉東這時已經走到了門口，摸了一陣門上的手把，把門打開了。

“我必須立刻去找……”

“到哪裏去找？”

“我不知道。”

“應該通知警察局。”

吉東點點頭，與其說表示同意，倒不如說是免得對方再囉嗦……他主要是要趕快離開此地。

“要是我能够帮忙……”

“謝謝，”他對他們喊着，“謝謝。”

他已經騎上他的自行車，很快地蹬着朝永塔方面騎去，甚至沒有想一想是否應該朝這個方向去。

他竟不在這裏，事情可就嚴重了，現在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了。吉東想起保爾中午的神氣，他像在盤算些什麼。現在用不着再想他可能到誰家去了。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了。這孩子的腦筋裏會有些什麼念頭呢？再說，如果這孩子是他自己親生的，他也許還不至於這樣難過，吉東心裏這樣想着。問題倒不是怕兒童救濟會來跟他搗麻煩。他領來的孩子有什麼困難的時候，他從來沒去找過會裏的人。可是他總覺得對這些孩子比對自己親生的責任還大得多。他對這些孩子的情愛中，還摻雜着一種淒涼的情緒。……對他們比對別的孩子更心疼……

警察局嗎？吉東突然把自行車停住了。真的，也許應該另轉一個方向……報告警察局長嗎？可是他又能做些什麼呢？可能還是一大堆麻煩……反而把時間耽擱了。吉東和他打過好幾次交道，你沒法子說他能給你什麼幫助……就拿碉堡那件事來說吧……甚至还把它叫做“吉東的隱蔽室”來嘲笑他……他怎麼會幫助呢？醫生勸他去找警察局，可是他不知道……警察不是來幫助我們的，他不明瞭這一點……亨利常常對我們這麼說：絲毫也不能信任他們。應該到岸上和碼頭上去找幫助。與其去警察局，倒不如問問亨利去，正好，經過他的家。他是很可靠的……

“你運氣真好，竟然找到了他，”波萊特說。“這一次他可在家了。平常晚上總是有很多會。……”

亨利正爬在桌上，用膠布纏電綫。

“對這場雨水可真要當心，”亨利說着由桌上跳下來，這時吉東

停止了喘，“一開燈，它就冒出火花來。它能夠一下子完全燒斷的。有什麼事嗎，老兄？”

吉東把事情講了一遍。

“……找警察局？……我寧願來跟你談談……”

也許他說這句話是想使亨利高興……

“這是另外一回事，”亨利回答說，“不管怎樣，回頭還是應該報告警察局。這一次正是他們應該做的事。他們拿的錢可也不少了！……不過，現在應該馬上做的是組織起來去找一找。”

“我到岸上去，”吉東說。“我從防波堤右邊一直向海灘走去。”

“我去把弟兄們集合起來，”亨利說，“我們到兩個港口和運河去找一找，這是最要緊的。你要遇到人就問問有沒有看見保爾……”

經過碉堡前面的時候，吉東把自行車放下，走進碉堡去看看孩子有沒有回家，但這只是爲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他根本不相信保爾會回來。珍娜正用圍裙蒙着臉哭。

“我早就猜到他不在那裏，”她說，“我真害怕！克勞黛特記得，今天中午，在她去學校以前，他曾經使勁地吻過她，比往常還要親切。他一定是覺得跟我們在一起很苦惱，瑪賽爾！”

“我到海岸去，”他嚷着。“你趕上來吧，我把手提燈拿去……”

吉東走後，亨利穿上了皮製外衣。

“你瞧，難得跟你在一起待一晚上……”

“現在我已經習慣了，”波萊特回答說，“該怎麼，就怎麼吧……”

“好極了，你能够了解……”他輕輕地對她說，一面把她攬過來匆匆地吻了她一下。“你真可愛……”

亨利敲了幾家門，這個消息立刻把整個村子的人都吸引出來

了。男男女女……大家朝着各個方向走去，一面打听那些最後回家的人。也真巧，从沒有过像今夜这样黑魃魃的天，再加上風，每陣風過後，都好像听到什麼地方有人在喊叫……有些人到捕魚港，有些人到乾船塢和水閘，有些人到潛水艇基地和潛水艇修藏塢，有一些人到停泊所，还有些人就沿着運河往上走……每個人都在找，可是都沒有多大希望，只抱着千分之一的机会……也許別人會找到他……這麼些人一起在找！

吉东提着手提灯独自個兒在岸上走着，自己也不覺得是向前走。這些小巖石上佈滿了牡蠣和貝殼，就是在白天，从這塊巖石走到那塊巖石都得費好大的勁。現在，在手提灯底下，分不清巖石和影子，脚時常會踏到水坑裏，把脚蹠都扭折。又急又冷，真叫人想哭出來。尤其是那高高的堤，擋住了碼頭上和整個村子的灯光，甚至把灯塔也遮住了，灯塔上很有規律的灯光隱隱地照着這陰沉沉的天空。停船港上一盞灯也沒有……他的周圍是充滿了海洋呼嘯聲的、陰沉沉的黑夜，他無法分辨出哪一邊是水，哪一邊是地。這時該是漲潮的時候了……他只能按照風向往前走，要是風向不變的話……在這一片向前衝來的、寒氣侵人的汪洋大海前面，他所冒的險是很大的。

吉东以爲他是背着海洋走，突然他發覺他正朝着海洋走呢，他是听到了第一股波濤的响聲才恍然大悟的。他很可以沿着波浪的聲音走，倒比跟着風向走要好些。他還可以用手提灯照照海水。可是他又怕被潮水包圍。於是他就趕快離開。但是珍娜就要到了，她沒有手提灯啊！……也許她可以遠遠就看見他。她會喊叫……可是孩子呢，要是他也在這兒，除非他願意自己走出來，誰也沒法看到他的。手提灯射出來的一圈微弱的光綫，在幾尺遠近照出他這個人的古怪的影子在指手劃脚。要是這孩子已經掉到了水裏

呢？……要是真已掉在水裏，不管怎麼樣，那是已經太晚了……漲潮的時候，水流總是從岸邊退下去的，那麼他早已被沖得很遠了……吉東覺得太孤獨了。他真想喊叫出來。他自己抑制了一會兒。如果孩子真是決心逃跑，即使你叫喊他，他也不會回答你的。但是這種可怕的孤獨戰勝了他，他終於喊了起來，他倒並不希望聽到一個回答，只是想聽到聲音，聽到有人。

“保……爾！保爾！”

第一聲被風吹走了。第二聲，又被波濤聲隨隨便便地蓋住，壓得聽不見了……

可是過不多久，他聽見老遠有模糊的叫喊聲回答着他，隨着風，首先從潛水艇基地那方面來，接着四面八方都有聲音傳來。一種很大的希望支配了他，使他感到意外地輕鬆。他想這些喊叫聲也許就是說有人已經找到了。他開始在岩石上跑了起來，乘着風大聲地自言自語着，甚至还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高興，只想逃開這可怕的黑夜中的海洋。腳下的牡蠣吱吱地響着，他一滑，跪了下去，把手提燈上一塊玻璃碰碎了，風立時和火光搏鬥起來。他又咒罵着站起，開始朝着叫喊聲最近的地方跑過去，不知道是鹹水還是血，把膝蓋和手都弄濕了。

他上了堤壩，繼續在凍結了的青草上，沿着一堆堆的垃圾，朝着村子的進口處跑去，叫喊聲好像在那裏會合起來了……可是一到了那裏，他感到了莫大的、可笑的失望！原來這一切都是他自己的叫喊聲所引起的。他的聲音被風東吹西颯地帶到了潛水艇基地，那些找尋的人以為他已經找到，在找人幫忙呢。於是他們就回答他。大家都上了當奔跑着，但是誰也沒有一點兒消息，大家在這颯風的漆黑的夜裏都有一種一籌莫展的感覺。他們帶着搖曳不定的手提燈回到這裏來，這一羣被失望和寒冷折磨得筋疲力

尽的可憐人，感到了這場不幸，沒法對他們的弟兄說一句話來安慰他或鼓舞他……

“應該等亨利回來再放棄找尋吧，”有一個人說，“他不久就會來的。”

“我們決不能放棄，”珍娜叫了起來，她剛到這裏，同樣充滿了希望……

聽到這些喊叫聲，看到這些手提燈，她以為保爾就在不遠的地方，沒有想到他不在这儿。她怪裏怪氣地叫了一聲，使大家都打了個寒戰！

“保爾！”

“安靜點，”一個男人對她說。

這時看到一盞手提燈到來，燈使勁地搖晃着，正像什麼人在奔跑。

“一定是亨利。”

真是他。他遠遠地喊着：

“怎麼樣了？”

“什麼消息也沒有！用不着跑了！”吉東回答。

一大羣手提燈朝這一盞小燈迎上去。遠遠看去很像是一大團互相揉搓着的、攪和着的亮光，黑風在裏面鑽來鑽去。

“現在怎麼辦呢？”當他們走近亨利身邊時，吉東又說，……
“現在已經太遲了……”

“你不應該灰心，”亨利說，“也許我們對這件事情太憑自己的想像了……”

“多麻煩呵，這些孩子！”一個女人說。

“這可不是他們的錯，”另一個女人回答說。

“那麼你的意思是誰的錯呢？”珍娜攻擊她說。

那個女人沒有回答。大家不是到這兒來吵嘴的。這時可以聽到遠遠地汽車在拐彎角上煞車的聲音……好像車子是朝這邊開來的。大家圍着亨利，亨利問：

“怎麼樣，我們不能這樣呆在這兒，我們該做些什麼呢？……”

這是他一向的作風，總是先問問別人。他這是在黨裏學來的。

“要不要到車站去看看？”

“那些碉堡呢？也許他藏在那裏過夜……”

“一個孩子孤零零的，他一定很害怕……”一個女人說。

“要是我們知道他爲什麼走，也許會給我們一點線索……”

“你能說出爲什麼嗎？……”吉東幾乎粗暴地問他。

“嘿，什麼？那你也許罵了他，或是打了他一下，這樣的事是有的。”

“我癩，打人！”吉東叫了起來，立刻靠近了那個人，“打孩子，這是我從來沒有的事！我就從來沒有碰過一個孩子！……”

“錯處也許正在這兒呢，”那個人說。

這是誰在說話？亨利把手提燈拿起來一照，原來是工頭阿爾芳斯，他可不是個壞人，甚至還可以說是個同志呢……他很嚴厲地對他說：

“你看見過你的孩子朝你瞪眼睛沒有，當你只有乾麵包給他吃的時候？……”

阿爾芳斯沒有回答。

“很容易看出來他是有工作的，”一個女人說。

“嘿！你夠了！”阿爾芳斯叫了起來。“要是我有工作，也是爲了大家。如果我不在那兒的話……”

“嘿，別說了！”亨利打斷了他的話，“我們還要在這個時候吵

嘴嗎！……”

另外又發生了一件事情，打斷了這場爭吵。从支部會計員布瓦住的那所在村子尽头靠近海洋的破舊磚房裏，一個小女孩子哭着跑了出來。

“媽媽！着火了！”

“我的天，任羅姆！孩子！是那盞燈哪！”

大家都朝那所房子跑去；布瓦跑在衆人前面。大家跑到時，看見他正在挪桌子。

“沒有什麼，”他說，“幸而……”

一盞燈掉在砸得非常結實的泥土地上。有一片火油还在地上燃燒着。

“幸而我這裏沒有地板，”布瓦說，“……總算走了一次運！……”

母親跑到一個很小的男孩的身边，孩子還是個嬰兒，高高地、安靜地坐在摺椅上，手裏拿一把湯匙，朝四下裏看着，沒有哭，一雙眼睛亮亮的……

“我並沒有走遠呀，你瞧，簡直不能離開。”

“最好讓它自己熄滅。沒有什麼。沒危險。”

他抓住女兒的胳膊：

“一定是你把它弄翻的！有人在這裏，算你運氣好。不然的話你会好好地挨一頓。”

他放開了她。大家都呆呆地站在門口，像一羣被解除武裝的士兵，他們的臉被火油的青灰色的火光照耀得十分可怕。

“火在這裏沒有危險……”

布瓦用鞋後跟敲着潮濕的土地。然後指指天花板上骯髒的屋樑：

“这上面滿是水。沒有一樣东西可以燒起來。不会出什麼問題的……”

“你這裏怎麼沒有電灯了？”

“好久了！他們把綫剪斷已經一個多月了。危險的是这盞灯站不穩……要是倒在誰身上，特別是小孩子身上，那可就糟啦。”

他們聽見有一輛汽車開到了小路上，大家於是都跑了出來。汽車不常來這裏，尤其是在晚上。

一對車灯直照着他們，照亮了一排排的木板房和誰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下起來的雨點。

那是德剛医生。他一边問着，隨手就把車門關上：

“保爾還沒回來嗎？還沒找到他嗎？”

“沒有找到，德剛先生，”吉东回答說。

“我老婆和孩子都很着急……我來看看能不能做些什麼事，幫幫忙。”

“他也許被帶走了，”亨利說。“他也許在某一個警察局。他們也許以為用不着費事來通知我們，这也一點不奇怪。也許要等到明天他們才來通知我們……”

“您要不要我到警察局去一趟……”

“那您可就太好了，”吉东說。

但是也許他在另外一個區裏……如果他是朝那邊走的話……”

“那可就要繞大圈子了。”

“沒關係，”医生說。“汽油够用的。”

“我也許可以跟您一同去，”亨利說。

“只要您願意。”

亨利心想：把这些“莫克”^①刺激一下，逼着他們也去搜尋倒

也不壞，他做這件事會比醫生做得好些。他會對他們說：“你們要是呆着不動的話，我可以向你們發誓，我會把這件事宣揚出去！”

“我到車站上去看看。”

“杜比依，咱們倆人一塊兒到那些小礮堡去找找，好不好？”

“我去跟我老婆講一聲就來。”

亨利一直跑到了家裏……

“我們沒有找到保爾，我也許回來得很晚，沒關係吧？”

“我睡了，”波萊特溫柔地回答說，“要不是這些孩子，我也跟你一道去了。但是我還有瑪麗的兩個孩子要看着呢。我願意跟你去，比一個人呆在這裏好，特別是在這兒沒法子鎖門……晚上我真害怕。”

門已經破爛不堪，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裝上把鎖。晚上把一張椅子靠在門上，如果有人開門，就可以聽見一點兒聲音。

特別是今天，孩子丟掉了，晚上更顯得可怕，總之，夜晚是……

第七章

把我的手烤焦也不能改嘴

“噢！你以為那是那些演雜技的人幹的。他們怎麼會把這些標語寫得那麼高啊！”

① 社會黨儒勒·莫克曾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〇年二月任法國內政部長。以迫害愛國分子為目的的共和國保安隊是他任內成立的，所以人民已習慣以“莫克”作為保安隊的代稱。

“別人一定會想這些標語是不用人寫自己飛上去的。”

在浮船塢的陡直的水泥牆上，離地面大約十到十二公尺的地方，有一串白色的字，每個字母約有一公尺大小，在鉄橋上閃爍着的巨大的電灯光芒下，像波浪似地搖曳不定：

美國物資一公分也不卸！

“現在讓他們去擦吧！”

“特別是，等到他們發現，大家早都看到了。”

“這些傢伙起床總在……等他們來到這裏那就是十點鐘了……我可以向你保證，那時早已弄得滿城風雨了。”

大約是早晨七點鐘。碼頭工人都按時來到碼头上，就如他們所說的，他們是來等工作的，可是他們沒有抱多大的希望……倒很像是來虛應故事的。頭天晚上已查過碼頭勞工協會的表冊，沒有多大的希望。今天只有一隻船進口，而且是隻裝黑煙灰的小船。工作在事前已安排好了。兩個組，也許是三個組的活兒。十六個人，至多不會超過二十四個人。他們到那裏去，主要是爲了報個到，好支取生活維持費。他們就這樣每天浪費一個早晨，在奴隸市場上圍着工頭們打轉轉，接着就在登記室的窗口前排班。隨後，時光既已很晚，家裏面妻子正在給孩子們洗臉洗手收拾上學，不該去打擾她，最好在外面再開蕩一會來消磨時間，或者找些兒零活來幫助點家用。

“這可要叫人笑好半天呢！因爲如果有叫人咬牙切齒痛恨的人，那就是這些美國鬼子了！……”

這些步行的、騎車的，三三兩兩慢吞吞地來到這裏的人，抬着头唸着標語，稱讚着這個工作，並且咯咯地笑着……朝那上面瞧瞧就會知道這可不是件容易事，別提爬上去寫了！這簡直叫人沒法相信誰能做出這種事……

“好笑麼？笑是可以的。無論怎樣總算是賺了個笑。”克萊貝說。這個年輕的小伙子也參加了這個寫標語的工作，雖然誰也不知道這件事。……那天晚上，風颳得那麼大，爬得那麼高，豈是好笑的事……至於這些美國鬼子也沒有什麼可笑的……只要看看他們在朝鮮怎麼樣就夠了。總之……人們……當人們看到大家覺得這件事了不起的時候，就不免心裏發癢想對人說一聲，哪怕對一個人呢，要說：“這件事是我幹的。”“怎麼？你怎麼能夠做出這件事情的？”另外一個人會這麼說。“啊！那個麼，那可是業務上的秘密啊！這是聖靈的力量啊。”人們就這樣自命不凡起來，以圖博取人家的讚賞。你覺得這件事怎麼樣？你也照樣做個看看！你如果真的做了值得驕傲的事情，誇耀一番也沒有什麼壞處。不過在這兒可不行，還是把它藏在心裏好。

美國物資一公分也不卸！

巴比雍這個碼頭老工人，因為鬧了很多事，脫黨已經一年了，這時他看着這些標語，比別人更加感到興趣。張貼標語，用石灰、柏油、油漆，這些在當年都可以說是他的專長。夜晚把桶和刷子掛在自行車手把上，到處跑着。回到家裏，斐南德就會說：“你又倒了滿身……要是他們再說開會總看不見你，那你就對他們說我是在作宣傳工作，我在洗這些東西呢……瞧你穿的簡直不是褲子，倒很像是一面五顏六色的旗子！”一年以來，巴比雍所最感痛苦的就是沒有機會幹這些事。起初事情剛過的時候他還氣沖沖地對自己說：“擺脫得真好！實在太費時間了，幾乎每天晚上！……”可是很快，等到他把苦味都咽下去，又想過來的時候，特別是當他看到別人代他做這件工作時……雖然斐南德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她对過去所說作宣傳的話彷彿竟認真起來，每逢開會，她就和他一同去參加。這個標語可真是個傑作，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一

個真正有力的表現，還有什麼能夠比完成這件工作更使自己滿意呢！尤其令人不解的是他怎麼爬到那上面去的呢？沒有梯子，什麼也沒有；要是從梯子上爬上去，風會立刻把它吹倒的，並且在共和國保安隊不斷巡邏之下，又怎麼搬這個梯子，怎麼把它豎起來呢！天啊，巴比雍，這個標語叫他猛地渴望着冒險的事來了。要不是那些鬼事，嗨！……

“我麼，”他說，“寫這些標語是我的拿手。”

克萊貝從他的眼角裏看出他的自傲來。伙伴們會想到這是在表示這個標語是他搞的。啊，這件事！克萊貝本想什麼也不說，但是不能讓別人竊取他的光榮。他若無其事地說：

“對了，可是你已經不幹這一行了。”

巴比雍受了一場奚落，什麼也不提了。他忍氣吞聲地在想這個小伙子究竟是爲了什麼，在大家面前這樣來教訓他……

離碼頭入口二十多公尺的地方，一個共和國保安隊員正呆在他那座木棚裏，旁邊有一堆鉄絲網，這是上一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東西。伙伴們一看見他，就又想起了那個標語，於是就拿他開起心來。

“這傢伙，你以爲他自己就不是美國物資嗎？”

“怎麼不是呢，不過這些東西不是我們卸下來的！”

“還沒到時候呢。可是你瞧着吧，總有一天我們要把這些東西卸下來的！”

“真的，這些美國鬼子，”吉東說，“就是我們的晦氣……”

“呦，你在這兒？你那小傢伙呢？”

“毫無消息。他們哪兒也沒有找到他。這真糟糕。”

“那麼怎麼辦呢？”

“你要是處在我的地位，該怎麼辦呢？警察局，兒童救濟會，

全都通知了。我……只有把头往牆上撞了。我和我老婆兩人只能像畜生一般吼叫，我呢，像女人一樣啼哭！但是，就是我神經錯亂了，也不能有絲毫改變。無論如何，我还是得跟往常一樣來這兒，就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一樣……

“嘿，那個儒勒·莫克！^①你醒醒吧！你這樣可掙不了錢啊！讓你在那兒是為監視我們的，不是來睡覺的！”

大家鬨然大笑。這傢伙能够在这寒冷的天氣裏裹着被子睡覺，一定有瞌睡蟲叮在他身上。真的，他蹣成一團也許是爲了暖和一些。他蠕動着身子，像是表示他並沒睡去似的。他本可以出來跟他們麻煩一下，可是這些小伙子也不是好惹的！……他們會開會、罷工、遊行示威。末了，也許还是他被上級訓斥一頓。他寧願躲在他那間小屋裏，讓他們盡量去嘲笑咒罵。挨罵已經習慣了，成了他職業中的一部分……儘管時常調換崗位，事實上最好是別惹人注意，單獨一個人惹是生非，就會讓人記住你的面貌……遊行的時候，隊員們是成羣結隊的，你拿着短棒、催淚彈、來福槍，你可以暢所欲言，向人堆裏亂打，挑肥胖的亂揍，而你並不冒什麼危險。可是，單獨一個人的時候，还是小心點爲妙。不然就很容易挨一頓揍，而且海洋就離得不遠……

在碼頭勞工協會的小屋裏，倒可以避避風。大家都擠在這兒。在這麼多的木屐、木底鞋、套鞋、橡皮底帆布鞋的壓力下，地板都有點凹下去了。一股股的風还是从小屋的橫板縫裏吹進來。要是你站在靠板壁的那面，你就会感到像被切成五六片似的，因此你就不讓人把你擠開，總想法呆在中間。要是有人擠不到中間，就吵吵鬧鬧，寧可跑出去，然後重新鑽進來佔個好地

^① 指木棚裏的保安隊員。

方。冷氣在板壁邊造成了一道擠來擠去的人流，就像水沸騰起來一樣……幸而大家把一切都朝好的方面想，因為如果對一切不一笑置之，不想法開開玩笑，生活就沒法忍耐下去；大家就這樣彼此幫助來忍受這種生活。

在小屋裏面，有一扇門通到工會秘書勞貝的小辦公室……勞貝還沒有來。可是門有好幾把鑰匙；巴比雍就有一把，他把門打開了……屋子中間有一隻裝有粗大的上鏽的煙肉的小火爐，把屋子佔去了一半，留下的地方放着一張巨大的、上面相當雜亂的桌子，桌上一角裏放着一架電話機。這架著名的電話機！上面灰塵堆得足有一手指厚！簡直可以用手指在上面寫些個“瑪利婊子”那樣的粗話……因為說實話，不能說勞貝曾花過多少時間在這上面。他從來不曾好好對待過這架電話機……他當了書記以後第一次打電話的時候，把電話筒倒拿着，對着耳機說話，然後望着我們，很肯定地說：“真奇怪。一點兒回音都沒有。他們發明的這個玩藝兒一定是壞了……”甚至現在，當他非打電話不可時，他就用手指尖按着耳機，而且一定會聽見他在電話裏大聲喊叫，為了要人家一定能夠聽到他的聲音，他就嚷得比演講還响。尤其是現在……。四五年前，政府不像現在這樣的情況，這個電話機有時倒挺有用處，給某些部，或省議會、區政府、市政府通個電話……現在，在這個玩藝兒上只是白費力氣，像對着喇叭吹氣一樣。壁上掛着大幅的招貼畫、值班表、佈告和一些粉筆寫的標語。碼頭工人在這兒就跟呆在自己家裏一樣。儘管碼頭四週都被封鎖了，所有的出口都給共和國保安隊把守住，可是誰也不敢碰一碰這所小房子，也不敢往裏面伸頭。情況就是這樣的。

用鉋花和木頭片，很快就生起火來了。煙燻得你眼珠都要從眼眶裏跳出來，可是儘管這樣，大家还是要往裏面鑽，煙冒過以

後，裏面是很暖和的。只要五個人擠在靠牆的一條長凳上，同時再站上五個，屋子就擠滿了，再要進去除非是貼到爐子上。

有一個人踮着脚尖，把頭伸進來，從人頭上望着辦公室說：

“勞具還沒來嗎？”

“沒來，可是我們在這兒可以代表他！你找他幹嗎？”

“是來商量一件事情的……”

“噢，是爲這個來的，在這方面工會可有用途啦！”巴比雍朝他喊道。“可是遇到別的事，你就不拿出你的工會會員証了！”

最後一個字說出來時，因爲坐在凳子上他旁邊的一個人用胳膊肘在他肋骨上使勁地撞了一下，把這個字弄成兩截。那個來商量事情的人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什麼事？”另外一個人說。“你要商量什麼事呢？”

“昨天我裝卸大麥。我可不能再支持下去了。要是我放棄不幹，今天我還可以照樣報名等派工作嗎？”

這個人就是索瓦戎。果然他不能支持了，臉上都抓得怪模怪樣了。

“當然啊。誰也不能阻止你……”

索瓦戎走了，巴比雍大受攻擊！

“你爲什麼要跟他那麼說！”

“工會是爲大家的。”

“可是他是個壞蛋，”巴比雍爲自己辯護說，“去年他還拿着他的工會証呢。”

“在別的事情上，我也可以照樣對你說這番話，”杜比依好像並非有意地隨便這麼說，一面打開火爐門往裏面添柴。

“你啊，得了吧！”巴比雍說。“要是你願意的話，咱們哪一天來重新談一談。”

“他來商量，已經不錯了。你敢打賭他明年不再領工會証麼？……”

“如果到這裏來的人都必須要有工會証才行，那麼三百個人中沒有工會証的頂多也不會超過十個。從來沒有像現在，有這麼多事要請求解決的。”

“老闆們就利用我們需要工作這一點。”

“……他們以為不論多少工資我們都會搶着去幹的！”

“他們甚至說要扣除不做工的鐘點。”

“不會是真的。是謠言！”

“我跟你說是真的！”

“無論怎麼樣，他們總會這麼辦的。”

“先說說看，什麼叫做不做工的鐘點？”

“真的，你不了解這個，那時候你還在吃奶呢。噢，就這樣，還想指揮別人嗎！……”

“我就從來沒想過要指揮別人！”剛才發問的那個克萊貝說，“既然自己懂得這行事情，為什麼不給別人解釋解釋呢！”

“來瞧瞧他這壞脾氣！我說這話不過是逗着你玩。不做工的鐘點嗎？……你已經分派了工作，……但是工資不是從你分派工作時起算，而是要等船到了以後才開始。你只是白白糟蹋時間。必須等到工作開始才有工資。”

“他們決不敢這麼幹！”

“有時他們還敢幹出比這個還壞的事呢。”一個擠到門口的小伙子說，“我正是來找勞貝商量一件事情的。”

“說真的，歸根結蒂，勞貝到底幹什麼去了？”

“他跟布若那個醜東西爭論一件事情去了。那些招工的人，簡直總得跟在他們後面辦交涉。過不了多久，一天有多少人工

作，一天就会吵上多少次架了。”

“你指的是什麼事？”

“昨天我們从卡車上卸下四十二噸裝袋的貨物，又把它們搬上了火車。除四十二噸外，只加了三噸的工資。我們認為這樣不行……”

“当然不行，卸下來堆到月台上，然後再裝上火車，這是双重工作。他幾乎佔了你們四十噸的便宜。他倒真不客氣！”

“那麼好吧，我們有这种权利，我們就去要。”

“而且要堅定！”

“這一點，你可以不必耽心。我們自己會幹的。”

“這很難說……”

這時派工開始了。對這個共產黨員的工頭阿爾芳斯來說，這是一個艱難的時候。特別是今天，在找尋小保爾的這一場興奮之後，後半夜沒法睡着，翻來覆去老在想着那個女人的責備：“很容易看出他是有工作的，他……”自然囉，他有工作！然而，如果他不工作，那麼伙伴們工作日誌上的稀有的工作日會更加減少……而且他們是很了解這一點的。她也同樣知道這一點。也許她是在情緒不好的時候說這句話的。但是她說了這句話。這句話是沒法忘記的……現在別的工頭幾乎全掌握在招工的人的手裏了。解放以後，情況不同，所有的工頭本來全是好弟兄……但一個接着一個都被調換了。阿爾芳斯是唯一留到如今的一個工頭。也許他們不敢幹到底；也許他們要保全面子。問題不是在分派工作時，對共產黨員和非共產黨員之間有所區別，而是彌補別的工頭那種不公平的待遇。他們，除了某些例外，一致排除我們的同志，把他們擱在一邊。自然囉，對阿爾芳斯來說，不可否認，這個工作對他是有利的。他不至於失業，不受窮困的威脅。但是，到

底这是不是一个罪过呢？他自己对这个事是常常要胡思亂想，可見是不大妥當，他也並不瞞人。事實是這樣，儘管如此，大家仍然嫉妬他；這就是最苦痛的事。就分派工作這件事本身來說，也不是永遠不結仇的。你儘管表現出儘可能的公平，預先問清楚誰最貧苦，誰最需要工作，心裏想着：“我有十六個工牌要放出去，每張牌子看上去都沒有什麼了不起，可是實際上却是一家人好幾天的麵包和牛奶。不管是給這個人，或給那個人，都應該把它們分配得適當，但還難免常常忘了誰，或是弄錯了人。還有呢，他一蹬上平板車，頭一靠近那盞射出一圈光照着那些人的大燈；這時自己便顯得是高高在上，同志們朝你伸着手，彼此擠來擠去，他們很快就會打起架來……

“給我！”

“給我！”

“阿爾芳斯！”

“給我，阿爾芳斯！”

……那真是够你猶豫，够你發愁的了。甚至可以說這不是一件好差使，在那種種條件下，够不够維持生活都無所謂了。小伙子們說這是奴隸市場，一點也不假。而那些個卑鄙無恥的傢伙就利用這一點來離間大家，使最貧困的人彼此攻擊起來……

最後一塊工作牌拋出去，所有的喊叫，所有伸着的手，彼此的擁擠，一下子平息下去了。二百五十、三百個人失望了，激動的碼頭工人又回到小屋去排隊登記了。一點工作也沒有給他們，還是一點工作也沒有給他們……

“那麼，這些老碼頭工人碰到骯髒活兒的時候，真的連動也不動？只是拍拍屁股坐在一旁嗎？”

“也應該留點活兒給別人來做做啊！”

巴比雍跟喬治^①——另外一個老碼頭工人，根本就沒有挨近派工作的那一塊地方。他們一直靠着火爐坐在凳子上。

“有人對我們不服氣呢，”喬治說。

“應該設身處地替他們想一想，”巴比雍回答說。

他想了一會兒，接着說：

“咱們來說句老實話吧，今天要不是卸煤灰，你就要去等派工作了吧？”

“也許是真的，”喬治承認說，“不過……也不完全是這樣，我有的是活兒幹，可以比現在幹的更多，可是我常常讓給別人幹了。”

“除非你願意累死，”巴比雍又說了一句，“別談這些了，他們來了……”

小小的辦公室立刻又擠滿了人。

“兩班，一共十六個人。剩下的人呢？……簡直可以餓癩！”

“再說，如果那個糊塗蛋阿里奧爾批准了莫克辭職^②，也許情形會改變一些。”

“那有什麼用！他們會派些同樣的傢伙來的。”

“最妙的是人道報上那幅招待丹麥國王的圖畫，你看見了沒有？莫克穿得像個小癩三，帶着辭職書滿身骯髒地走進客廳中間，阿里奧爾對他說：‘總之今天這種日子不是呆在垃圾堆裏打滾的日子啊！……’虧他們怎麼想出來的！”

“但這並不妨礙他們在晚間跟他們的國王一起敲鐘^③！我們是每天早上敲鐘，但我們却是怎麼個敲法！……又是好幾百萬的錢化為煙雲了！對於最高法院，莫克這些人是根本不放在心上的，

① 喬治是杜比依的名字。

② 阿里奧爾是當時法國的總統，莫克是內政部長。

③ 敲鐘是法國土話，意即大吃大喝。

他們都是一路貨色！”

“一大堆爛貨！”

“因為，說來說去，如果我們願意，工作並不缺少！”

“有的是船！”

“他們上別處去裝卸貨物了。”

“但是，他們用馬歇爾計劃的把戲把貿易都斷送了。”

“同意你的話，可是這並不改變還是有船隻來往的事實，不過他們故意把本來應該開到這兒來的船隻，轉到別的地方罷了。”

“那就是說還有別的港口比我們這兒更受寵愛……”

“這沒有什麼可驕傲的！”

“我們這兒，從來不曾裝過往印度支那的船隻，一隻也沒有，而且……”

“這話可不實在。別的港口，他們也一樣盡力在做。問題不在這裏。”

“那麼問題是在哪裏呢？”

“听我說，我們今天這樣貧窮，並非由於我們的做法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問題是我們被別人看中了……我們被出賣給美國人了；港口，整個省區連我們一起都被出賣了。這麼一來，貿易是完了，我們這兒變成了軍港。還剩下這一點兒交易，是為得不使人立刻看出變化來。你雖然在這兒待着，你却好像從來沒聽說過他們要運軍火到這裏來似的。這話跟你說了一年多了，我們費尽心血告訴了大家，不久在所有的牆上都要寫出來了，而這都不能叫你仔細想想嗎？假定一切都很順利，大家都胖得跟豬一樣，有的是錢，家家屋裏都有錢，孩子穿得好好的，雞窩裏滿是雞，糧食要多少有多少，那末軍火運到的那一天，沒有一個人會猶豫！大家會想：‘我們够過的了，我們不需要他們的骯髒錢。’甚至每個人

都会鬥爭。誰也不怕坐牢。他知道家裏有的是吃的，而且当你關在監牢裏，弟兄們家裏有吃有喝的，也會維持你的家庭……但是，在軍火運到的那天，你正餓着肚子……”

“你爲什麼跟我說這些話……跟你自己說吧！要不然就跟別人說去。我麼，永遠不會！”

“……要是你願意，談談別人也好，有的人恐怕就不能堅持了。他們去幹這種骯髒工作，就像去屠宰場一樣，然而他們還得去……”

“只要看看我兒子吧，他剛結婚不久，他什麼也沒有，什麼工作也找不着，於是，他就只好去肥料廠工作。他明明知道自己從印度支那得了那種毛病再去幹這種工作，那簡直就是找死。他的臉色早已發青了，肩膀就像這樣！然而，他還是去了。”

“這並不一樣。給美國人卸軍火，比死還糟。”

“這是準備別人的死亡。”

“自殺，人還是有權利的，這不關別人的事……但是去給美國人卸軍火，那就是犯罪……”

跟往常一樣，說話的總是那些頭腦最清醒的、最有毅力的、最堅定的人。周圍是一羣正直的小伙子，他們只是听着，考慮着讚成還是反對，腦子裏千頭萬緒，彼此衝突——儘管這些意見是不很穩定的，因爲思想跟人一樣，在人們胃裏空空的時候，就不能要求他們作很大的努力……可是大家都知道：他們一定要結束這個血腥的悲劇……地獄不該是在人間的。

“貧困，”小個子尤瑟夫說，他的話總是夾雜着一大堆形像，而且帶着一種特別音調，忽高忽低，像他家鄉的音樂一樣……波動着的音調，“你知道貧困就是把你送上手術台以前教你睡覺的麻醉劑。”

“貧困是軍衣的襯裏。”

“把我的手烤焦，也不能改嘴，”杜比依說，這是誰都知道的，這是他的拿手好戲，同時也是他發誓的方法。他把手平放在火爐蓋子上，停了一會兒，忍着疼痛，瞧着別人的臉。

“把我的手烤焦，也不能改嘴，貧困是美國人帶來的。”

第 八 章

黨小組會的記錄

這兩個碼頭工人的黨小組，現在應該是把它們重新整頓一下的時候了。在為印度支那問題作鬥爭的時期，它們都很活躍，以後它們却都打起瞌睡來了。似乎尋常的集會再不能夠滿足我們的同志們了。他們本來認為正常的黨的日常生活，現在叫他們再回去過那種生活好像是不行了。為了對付“班伯甫”，“古當士”，尤其是“第也普”幾艘貨船，那些支持了好幾個月之久的艱苦鬥爭的日子，大大影響了他們的生活。他們好像到了一個新的環境裏。可是黨在新的環境裏感到生疏，在新的空氣裏還沒有找到新的呼吸方式，這對亨利說來真是一個問題，他是支部委員，指導兩個小組，同時也是其中一個季米特洛夫小組的書記。並且這個小組又取了這樣一個名稱……當碼頭工人要用這個名稱時，在支部其他小組裏都起過一陣很大的騷動；直到那時為止，大多數的小組都謙虛地滿足於借用地區或工廠的名字。因此，如果這個小組的工作進行得不好，它就會首先聽到別人的一大堆閒話。所以在你採用像這樣的名稱以前，必須一再考慮自己是否有此能力。幸虧別的小組以後

也用了別的名稱。鐵路工人小組用了“皮埃爾·塞瑪”……還有用“莫里斯·多列士”，^①“安德烈·日丹諾夫”……。名稱的選用可以衡量組裏同志們的抱負和決心，因為選用一個名稱固然很好，但是以後還得有當之無愧的表現才好。比起那些稱為“市集廣場”，或“金十字”的小組來，自然有其他更多的義務……到如今為止還沒有小組敢於自稱為“斯大林”小組的！……至於季米特洛夫小組，很明顯，它還不夠標準。另外一個小組起名為“亨利·蓋雅”，一個被德國人槍殺的碼頭工人……。現在，毫無疑問，貧窮也影響了這一切。同志們生活越困難，也就越發不容易搞工作，特別是在晚上。甚至每個人都有過這種經驗，這並不是懶不懶的問題；然而，當事情進行得很精的時候，睡眠總是很吸引人的……感覺變得很遲鈍，不再開動腦筋了……到了開會的時候，想回去睡覺的心很重……現在竟有人說我們拿貧困作賭注！顯而易見，一個人越不幸，就越恨這個腐朽的制度；可是黨之所以強大，顯然就是因為它對貧困能進行鬥爭。沒有黨，只有貧困，那將會導致什麼結果呢？……無論如何，必須使這兩個小組恢復起來。而今晚的會，對於這一點，是可以起決定作用的。

這就是真正使亨利手足無措的原因，這未免有點傻氣，但事實是如此。尤其是他過分地準備了材料，更有點慌張。通常在他的小組裏，他總是挺隨便的，他只在面前放一個發言提綱，他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一點也不耽心；這些同志都是好多年的朋友，大家在一起談話，沒有什麼客套，就跟一家人一樣……現在，由於事情的重要性，他是整個兒埋在“共產主義手冊”、“新法蘭西”、“人道報”裏面了，首先是為了好好思考，使得思想明確起來，其

^① 皮埃爾·塞瑪是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被德國納粹匪徒殺害。莫里斯·多列士是法國共產黨總書記。

次是爲了準備他那個小小的報告，一個很短的報告……他甚至把整個發言全部寫了出來……而這樣的準備工作，其結果不是太好就是太壞。你會有那麼一個時候，滿腦子的東西，不知究竟從哪裏開始，才能使其餘要講的話不結結巴巴而能很好地表達出來。同時，儘管你已經有了開會的習慣，並且也能多考慮你說話的影響，少考慮你自己，但當一個在政治上比你更開展的人在旁邊聽你講話，就像今天晚上要和這位支部書記吉貝爾在一起開會，你就会感覺到有點兒慌張……此外，讀一篇全部寫好的稿子，你就沒法使同志們興高采烈地來參加討論……真希望把會開好啊！……結果呢，他開會以前一點東西也吃不下去。他想吃一片麵包，可是這塊麵包噎在喉管裏，就像不用水乾吞藥片一般……尤其今晚的討論確實非常重要。吉貝爾這次提議把兩個小組合在一起開會，他親自來參加，他的目的主要是要使同志們發表意見。他說：如果他們不經常參加會議，自然有他們的原因，他們自己是最清楚的。問題不在於老是去責備他們，而是要听取他們的意見。要不然，你就会老是待在自己的小圈子裏。因此就決定一個一個地去訪問同志們，除了召集他們來開大會之外，主要是準備一個關於黨的一般活動、特別是關於小組的有關碼頭工人的小冊子。同時邀請黨的同情者來參加會議，也請他們發言，目的想找出毛病到底在哪裏……開會的時候準備只作一個短短的介紹，僅僅羅列事實，不加評語，以便立刻問大家：“那麼，你對這些事情看法怎樣呢？”

很快可以看到，會議是會開得很成功的。到了八點半鐘，預定開會的時間，到來的已有一半黨員，和很多面孔生疏、或是已經有好久沒看見過的人。顯然，遲到是令人厭煩的，可是有些毛病是沒法子一下子就改好的。如果能够在九點鐘開會，那就算不

錯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說首先來到的恰恰是那些同情者，還有那些不常來開會的人……他們已經不習慣了，好習慣壞習慣全都忘記了。最後來到的都是那些“經常出席的人”。這樣，簡直是我們自己在鼓勵這種缺點。連吉貝爾也不能以身作則，到現在他還沒來……

“啊，真是好久不見啦，”亨利喊着，爲了找個人談談，以便在開會前忘記這種自己不願承認的緊張。

“對啊，好久不見啦……”那個已經上了歲數的男子說，他帶着一副開玩笑的神氣，頭上戴着一頂太小的帽子，帽簷翹着……“工作進行得好的時候我就來了……但是，你們，你們就不知道怎麼樣把你們小組的工作搞好。”

“你說得好像小組的事與你無關似的……”

“我參加的那最後幾次會，總共五十個人裏，到會的只有二十到二十五個人，那就是最多的了，而且總是那幾個人。嘿……”——他把手指放在亨利鼻子下，迫使亨利抬起頭來——“你知道我爲什麼來的？並不是因爲通知……這個會也許跟別的會一樣。我來是因爲船塢牆上的標語。那才真算得上工作！至少人家知道我們還在這兒呢！這就有點改變了！好幾個星期以來，一切經過好像小組根本就不存在了。大家聊聊天，收黨費，賣賣小冊子，這些事都很好……可是，在外面，我們什麼也看不見。我甚至還要對你說，呆在外面，比開會還要看得清楚些。因爲你在小組裏所做的一切，如果對外不起絲毫影響，那又有什麼用處呢？……只不過是瞎聊天，浪費時間而已。”

“你爲什麼不早點說呢？你說的倒是實話。等一会應該再說一遍，”亨利說，心裏多少還有點難受，因爲主要是他負責這個“季米特洛夫”小組。

但是現在已經快九點鐘了，可是吉貝爾還沒有來……這可叫人爲難，因爲已經宣佈他要來，現在大家一定都已經注意到了……再說今天人又這麼多……在三百個碼頭工人中，至少到了一百二十個人。黨員只有一百零一人，而且還要把那些缺席的除去……亨利開始和自己內心裏那種不大明確的小小願望進行鬥爭……如果吉貝爾不來，自然將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是，對我個人說來，倒可以使我自由自在了，可以消除我四分之三的緊張。“這樣想法是可恥的，”亨利對自己說；他明明知道吉貝爾主持會議要比他好得多。他內心深處這種種的激動，他從來不敢對任何人承認的。但是當有一個比他更有能力的人在他後面，他就會侷促不安，不能把全副精力集中到全體同志身上，去尋找最能感動他們的字句、措詞和手勢。這樣想法是羞恥的，然而事實是如此。人的內心是多麼脆弱呵……當你心裏有點兒毛病，就會跟在針毯上一樣，坐立不安。

“不管怎麼樣，應該開始了，”亨利對福蘭克說，他是“亨利·蓋雅”小組的書記，一個身材高大的人，他老是彎着身子爲是跟別人一樣高，他緊緊地裹在一件短皮外衣裏，背後和袖子都太短了，看去真以爲他是一個還在長身量的孩子。他剛剛到，因爲車騎得太快，他還在喘着氣。

“我來遲了，嗯？”他裝作很驚訝的神氣問道，“吉貝爾呢，他沒來嗎？”

“還沒來呢，”亨利回答說，“他一定是有很要緊的事情；不然的話……”

“呵，關於這點，”福蘭克說，用手做了個詢問的姿勢，“……他不來，我才不奇怪呢。人家可不把碼頭工人放在眼裏！我們根本就不算數！我們這兒從來沒有支部的人來過！”等到亨利要回

答時，他把全身挺得筆直，就好像使亨利要說的話碰不着他一樣。

“哦！你嗎，那可不一樣。你是兩個小組之一的書記，而且這兩個小組都由你負責，要是看不見你那可就糟糕了！再說，你呢，你是個碼頭工人。別人可不懂這一點。可是一旦發生了事情，呵，那麼，是的，就看見他們都跑來了。那時他們就明白，在支部裏只要碼頭工人一動起來一切就都行了！不然的話……”

“福蘭克，你這話可說得不对。你很快就会像敵人那樣說話了，敵人才說這種話：什麼把我們当做土撥鼠啦，什麼照顧我們只不过是爲了……”

高個兒福蘭克把手舉得高高地，幾乎碰到了木板房的天花板，接着猛地放了下來，好像說：“你到底是什麼意思啊。真叫人失望！”

“恰恰相反，正是……”他說。

“支部，它可不能全顧到！你也是支部的委員，說支部，倒不如說，支部就是你。”

他怎麼有這麼多的姿勢啊，這個福蘭克！他聳着肩膀，誰也作不出他那副樣子，因爲他身體雖不十分結實，可非常靈活，好像是由鐵棍和滾珠構成的。

“你就沒懂得我跟你說的是什麼意思！……總之一句話，現在你是看不到你的吉貝爾了。應該開會，不要等他了。”

當他們在那張用木板架起來的桌子後面坐下來時，福蘭克又說話了，只爲的是再說幾句話，好在衆人注視下不太丟臉：

“再說，一個教員，我總認爲領導支部工作是不合適的。我們需要一個碼頭工人……”

“就算這是真的，”亨利說，“我們也沒什麼可責備他的地方。要

想找比他更忠實更能幹的人，你可以永遠找下去……”

勞貝被提名當主席……舉手……通過……勞貝坐到了桌子旁邊的主席位子裏。福蘭克要求立刻發言。他是怎麼一回事啊？照預定的那樣按程序進行不更好些嗎！

“同志們，在開會前，爲了把這次會議開好，我想應該先看看我們兩個小組之間出席比賽的結果。”

他得意地轉向亨利，亨利笑着表示贊成。福蘭克這個辦法真好。大家幾乎把它忘掉了。這樣可以幫助使氣氛熱烈起來。大家都有一點過於嚴肅，過分拘謹。

“季米特洛夫小組的同志們，請舉手！”

好大一羣，舉手的同志們都笑起來了。他們以爲他們的人數最多。

“當心，我計算了，二，四……”

當勞貝數到最後一個數目字時，這兒那兒開始響起了勝利的“啊！”“喔！”的聲音……

“三十八，四十，四十一……小組一共多少人？”

“現在是五十二個人，”亨利挺得意地說。

“那麼，現在‘亨利·蓋雅’小組！”

他們也是一大羣。數起來，三十八……啊！啊！小組一共有四十八個人。

“我們勝利了。”季米特洛夫小組的人說，謙遜地笑着。

“應該承認我們帶來了很多同情者，”福蘭克說，想掩蓋他小組的失敗。

“啊，那個嗎！”季米特洛夫小組的人喊着，“數數看吧！”

“數數看啊！……”巴比雍說，他站在後面走道中間，叉開兩條短短的腿，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他。“……像你說的那些同情者，

他們都是大人，都能够自己走來用不着你帶……喂，我打賭你就不敢數數我們多少人！……喂！就像他称呼的同情者們，來，舉起手來！”

“好，”主席說。

有好些人猶豫，只半舉着手，偷偷地朝左右看着……那些初次參加黨的會議的人覺得不好意思，而那些認爲只以“同情者”姿態出現並沒有什麼可驕傲的人，也覺得不好意思。

“四十三個人，”勞貝說，一面相當狠狠地朝亨利和福蘭克兩人望着，跟他們討主意。

“我們比賽勝利了！”巴比雍喊道。“再說，我知道還有四五個人沒舉起手來呢。”

大家都鼓着掌。掌聲停止後，勞貝朝亨利看了一眼然後說：

“同志們，現在我代表我們的吉貝爾同志向大家道歉，他因爲別的任務不能來，我請支部委員，季米特洛夫小組書記，勒羅阿^①同志講話。”

又是鼓掌。接着是腳聲、凳子挪動聲、咳嗽聲。這次可真的開始了。大家坐定了。找個舒適的姿勢坐下來。有的趕快把煙斗點上，有的把吸空了的煙斗塞進口袋裏去……

吉貝爾沒有來，亨利今天原應該做總結，爲了不把一樣的話重複兩次，他決定把他那個曾經非常仔細準備的稿子先擱一擱，也許在最後再用……他提出來的問題比預定的還要簡練……“同志們，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這幾個字一說出來，他的緊張自然而然地就消失了。這是大家知道的。他那時候就只想着不說廢話，講應該要講的話，注意同志們的眼光和臉色，看看是否說

^① 勒羅阿是亨利的姓。

得对。甚至要从他們臉上看出意見來。因為他們腦子裏所想的，才是最重要的，才是必須依靠的……最近幾星期以來的重大事件……昨天……杜魯門……說毫不猶豫要使用“原子彈”……我們這兒……美國的佔領……失業……貧困……問題的真正中心，对了，問題的真正中心。我們負有特別的責任，更大的責任……先鋒隊……還有……政府……重新武裝德國……弗朗哥在我們背後……這樣，黨必須活躍起來。可是我們的小組……有點脫離實際生活……黨費……小冊子……好，可是……也許因為小組對於碼頭工人最關心的問題指示得不够，你想是不是？……好，這就是今天會議的目的……大家一起來幫助我們，指出所有碼頭工人最關心的問題，使得我們的小組真正深入到羣衆中去，在一個新的基礎上開始。要講的話就是這些。現在該你們說了。在你們看來，對我們最重要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呢？

亨利把話一說完，馬上瞧着福蘭克，福蘭克向他示意這樣說法很好……勞貝已經站了起來，想引起大家開始發言。

對這些同情者說來，這樣開始的一個會議，是他們事前沒有想到的。有些人甚至有點失望，他們來這裏是為了听听報告，意見好就採納，不好拉倒，听听而已。而那些一向認為自己永無機會發言的人……這就使他們感到興趣……

“對極了，”決定首先發言的杜比依說，“這樣提出問題是很好的，因為不幸的是這些小組做的事雖然多，然而却有點兒不着實，因而甚至變成複雜得誰也不感興趣了……我沒有把我的話說明白，也許我解釋得不够清楚。我是不善於講話的……”

“你別吹了，”亨利笑着說。

杜比依把手向前一推，好像是阻止別人開玩笑似的。

“……有誰不懂我的話，那算他倒楣！事實是這樣：我們什

麼都談，我們各方面的事都願意做，可是誰也弄不清楚從哪裏做起。頂叫我好笑的是我們還厚着臉談什麼‘環節’……亨利，就連你也一樣，這個字也變成你的口頭禪了。大家說：‘這個問題是決定其他一切的問題，這是個環節。’如果真是這樣，我倒很願意。但是，這並不能使事情進展，問題是，對這個人說來，環節是要求增加工資，對另外一個人說來，則是十八個月的兵役，或者是美國人，或者是重新武裝德國，或者是反對鎮壓的鬥爭，或者是籌備開大會，或者示威遊行，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該朝哪方面走才好。到頭來，還是一回事。要知道，我可不笨，我很明白，今天是環節，明天可就不是了，但是，如果什麼事同時都是環節，那可就不能算做環節，簡直是一條鏈子了。大家這樣把幾個字翻來覆去地講着，可真叫我笑得肚子痛。而且這也不是第一次了。這和‘老一套’是一回事。當多列士在大會上說應該‘擺脫這種老一套’，那真是有用的一句話，可以幫助我們發現毛病到底在哪兒。但是大家卻只把這句話重複個不停，不去體會和應用。這比強詞奪理還要糟，當你一說出這句話，便自以為得救，就把工作一放，雙臂一叉萬事大吉了。照這樣說，村裏最好的共產黨員那就要算‘菲乃特’了，因為，她走起路來就搖搖擺擺地‘擺脫老一套’，噫，巴比雍？……呃……即使我講得不清楚，那也沒有什麼可笑的……呃……如果照這樣繼續下去，那麼會議也跟‘環節’一樣了。如果我們不提出大家所關心的問題，結果誰也不會對這些會議感覺興趣。好，我們談美國，談德國，談朝鮮，談西班牙……我贊，我一點也不反對……再說，我不談蘇聯，中國，波蘭，等等，因為，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噫，我剛才說過，我一點也不反對那些，但是我們這兒對某些問題卻談得不够，尤其是对我們的貧困。瞧，上次甚至还談到中东問題。

在座諸位，請問誰知道中東是怎麼回事？各種會議都變成了各種複雜的學校，主要是在研究地理。會議變成了學者的組織。誰也不反對研究學問。我們知道把這些問題研究清楚是有益處的。但是我們過的這種狗日子，我們有那麼多的煩惱！你常常會想揮揮拳頭把什麼都給打個稀爛，真不願去考慮世界那一邊的問題。在我看來，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是怎樣擺脫掉這種窮困！現在，我的話說完了。”

杜比依坐了下來，朝左右看看，想知道他的話所產生的影響。亨利心裏想，他所講的裏面自然有一部分是很好的。要不要立刻說幾句話，來糾正他發言裏某些錯誤的地方，而使得問題能夠明確起來呢？……這樣也許會使那些對發表自己意見還有所顧慮的人不敢說話了。最好還是先聽其自然……杜比依的話本質上並不很壞。再說，你看塞加爾那樣忙着立刻舉手，就可以知道他不同意杜比依的話，他已轉過身來朝着杜比依，要答覆他了。這就可以糾正一部分偏差。要想知道大家的意見，最好是讓同志們說出他們所想的一切，哪怕說的笨拙一點，總比重複那些預先準備好的句子要好些。

“我不同意杜比依的話，”塞加爾說。“我認為，在小組裏，正是政治問題談得不够。瞧，當我們之中只要有兩個人在飯廳裏或是在‘酒吧間’裏碰見的時候，首先談的是什麼呢？哼，談政治……哼，那麼一來，小組很快就會成為唯一不談政治的地方了。我們管的只是些瑣瑣碎碎的組織工作，不够重視各處發生的事情。解決貧困，主要是工會的事情。”

福蘭克靠近亨利說：“這話說得可不對。”亨利不喜歡福蘭克這種作風，每逢他坐在主席台上，他總是這樣左右靠來靠去說些毫無意義的話，為的是在聽眾面前，顯示出自己對什麼事情都有

高人一等的見解。自然囉，這些話是說得不对。再說，大家全都明白這一點。足有二十多個人已經提出抗議了。

“……得了！得了！就算貧困這個問題也是黨應該管的事，我們也都知道什麼是貧困，用不着在這裏再多說明。貧困，我們已經看够了……我們關心的是……”

這麼一來，情緒熱烈起來了。

“誰一看都知道你是住在皮佑村子裏的，你是有住處的！”

“要是你的床浸到了水裏，那你对擺脫貧困就會感覺興趣了。”

“嘿！閉嘴！”塞加爾喊道，“既不知道我要說什麼，為什麼老是不停地打斷我的話！……你們根本誤解了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例如朝鮮，或者是杜魯門的演說，正是我們非談不可的。那對我們也有關係。杜比依，美國人在那裏的暴行，婦女老幼被燒夷彈燒死，同志們被槍殺，難道說對你毫無關係嗎？他們比德國人還狠。你叫這些是地理嗎？”

杜比依聳了一聳肩。很明顯地他所說的不是這個意思。

“擺脫！擺脫！”塞加爾激動地接下去說，“當我們把這些美國傢伙痛痛快快打垮時，我們才真的擺脫了。你瞧着吧，總有一天，斯大林和毛澤東會說話的……對了，那時我們就可以擺脫了！……”

塞加爾重新坐了下來。會場裏還是有很多的抗議；因為有一件事由於一再加以解釋已經開始弄清楚了，那就是：蘇聯的和平政策。大家一看就知道塞加爾是不常來開會的。從他那麼樣的激動也是可以看出來的。他的話被人打斷他是非常惱怒的。的確這是令人氣憤的：無疑地，因為他好幾次被打斷，並沒有說出他原來想說的話。他還有很多話沒有說。由於他的話現在所引起的這一片喧囂惹得他非常惱怒。他連凳子都坐不住了。

勞貝想使大家平靜下來。

“同志們，請大家不要開小會！”

這句話有叫一半同志發笑的本領。空氣因此緩和下來了。“請大家不要開小會！”這句話，在開會時是時常聽得到的！它像搖鈴一般能恢復秩序，不過是一個破搖鈴聲音是咄嗒咄嗒的：不要開小會，不要開小會……

“我要講話！”吉東喊道。

“講吧，”勞貝說。

“剛才塞加爾說得不对，”吉東開始說，“美國是想到處發動戰爭的，不單是在朝鮮。是斯大林中了他們的計，他們當然可以暢所欲言。但並不能使他們免於全部的覆滅，不過在他們滅亡以前將有千百萬的人遭到屠殺。在這裏也將會遭到像在朝鮮的那種災難……”

“你，你可以躲在那座碉堡裏……”

巴比雍想逗大家笑，但是並沒有成功。

“你要是呆在我那座碉堡裏，或者在朝鮮，你就不會覺得可笑了！實在沒有什麼可笑的！……讓我再說下去吧，塞加爾，你難道不知道那些都是我們敵人的說法嗎？他們說革命是要由蘇聯軍隊給我們帶來的，我們自己沒有能力……你難道不相信我們的蘇聯同志們自從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來已經受够了苦嗎？你難道不相信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而現在還有不少工作要做嗎？如果在這些威脅着大家的美國人面前，這一次我們還認為應該由蘇聯同志們獨自來應付一切，那麼我們可就是些懶漢和懦夫了。難道我們只是舉起手臂來等待着！……我們對於美國人已經來到我們這兒的這件事說得太不夠了。我們在街上碰見他們。他們儘管裝做挺老實的樣子，但我們和初次看見馬鈴薯的害蟲一樣，一見便知他們跟在朝鮮的那些傢伙是一模一樣的。自然他們決不

会比那些傢伙更好，因為要想像這樣在法國設立個軍事橋頭堡，對他們說來是很重要的，你可以肯定，他們派到這兒來的，都是些挑選出來的。一定是些精華！在這兒，他們打交道的不是蘇聯人，而是我們！我們做了些什麼工作呢？好像我們害怕提出這個問題，因為提出以後就必須答覆，而答覆呢，那就是說要做出點事情來，可是到了那時候，好像有些人就要把头一縮，等着暴風雨過去，對不對，同志們？……”

吉東把他們都喚醒了。他答覆巴比雍的那番話使大家變得嚴肅起來。

“對了，我們在做什麼呢？我們任憑事情發生。甚至不想辦法讓人們知道。我們簡直沒想到，四分之三的人還蒙在鼓裏呢：美國人到處安頓下來了。他們預備派一艘軍火船到這兒來。我們以為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一年以來我們在警告大家，揭發這件事情，我們的報紙上登滿了這些事實，加以證明，加以解釋；只是大家不看我們的報紙，簡直不看！而這些美國鬼子，顯然地，他們儘可能地少露面。他們很清楚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對這一切，不應該再存什麼幻想了，看上去這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但是有很多人確是被欺瞞了呢。瞧，正靠近我們村子的那個飛機場那裏，有一個老头兒，他自己蓋了一所房子，現在美國人把他的那所房子和我們村裏的半數的小房屋一起圈到飛機場裏去了，他們正打算用鐵絲網把那所房子圍起來，僅僅給他留下一扇門出入，唉，連他也是不懂，那一天他對我說：‘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偏偏挑這個地方安頓下來。’他以為這是美國人在法國所佔據的唯一的。我不得不向他解釋，他們在整個法國西南部都這樣做呢……他簡直不知道這回事。可是他怎麼才能知道呢？我們，我們太相信一切都自然會發生，似乎人們會馬上把美國人趕走……否則又有什

變別的理由呢？我再說一次，就是咱們怕擔負起自己的責任來。水閘上面的口號，那才算好呢！它使人談論，使人開動腦筋……必須繼續下去……”

他話說完了。剛想坐下，可是又接着說了下去：“對，我差一點兒忘記了。在塞加爾回答杜比依的話裏，還是有些講得對的。我個人認為他們倆都有理。我家裏可真窮，如果你可以把它叫做家的話，前天晚上我的兒子跑走了，誰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但是貧困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昨天我們還在碼頭工人協會辦事處談起，貧困是美國人派來的先遣隊、前哨。瞧，我不知道剛才誰對塞加爾提起……皮佑村……。真的，住在那裏的人，情形已經不一樣了。住在多特里村的人也不一樣了。只有一樣不好，就是同志們也還一直叫它作多特里村，那是十分可羞的，因為多特里所做的是什麼？只是大大地延遲建村的工作。要是沒有皮佑同志^①，這個村子永遠也建築不起來。而且不應該忘記，如果沒有克勞第斯·柏蒂和別的一些像多特里那樣的人加以阻撓的話，現在水塔下也會有一個像皮佑村的村子了。好，對於這一點，如果我們不是傻瓜，是不難看出那時的政策和現在的已經是一樣的了。那時美國人已經在準備他們的行動了。……瞧着！貧困就這樣把我們這兒和朝鮮的距離縮短了。而且还縮短得不少呢！因為，當你住在一所很堅固的房子裏，情況就不同了！就絕不會過這樣的苦生活了。我可以告訴你們，住在水塔下木板房裏的那些同志們，過着他們那種生活，要他們保持信心和希望，那就必須要他們肚子裏有東西。也許別的村子的同志對這種情形了解得還不夠……那就更糟糕。我的思想開始有點糊塗了，好在主要的我已經都說了，我不說了。必須對人們說明的是美國人已到處安頓

^① 皮佑是法國共產黨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任國民經濟部長。

下來，和爲了什麼安頓下來。”

亨利不願意說什麼过分表示贊成的話，怕影响討論。他只對吉東說：

“喂，你說的都是實在話！”

“這是他心裏的話，”勞貝加了一句。

“說得真好，”巴比雍說，實際上他也真的對吉東並沒有怨恨。

“好。現在我能不能說幾句話？”勞貝建議。看見大家都笑着表示贊成，他就用那从容平靜的音調講了起來。亨利心裏却想：最好讓那些平日从不發言的人先說。希望他不要又是三句不離本行地諄諄說教了。橫豎……

“好，我有兩個問題要講……首先是碼頭工人的經濟要求，爲了跟與貧困同時增長起來的高度剝削作鬥爭，這实在是所有共產黨員應該特別關心的事。比如說，在發生過違反衛生和安全條例情形的每一個工作組裏，一個共產黨員也沒有的時候是很少的。好吧，但是這些黨員却常常一點建議也提不出。我們的同志並沒有起帶頭作用。甚至有時却是非黨同志起帶頭作用。我們把事情看作官樣文章；在工作完了以後，或是在晚上，有時第二天，有人來找勞貝說：‘你應該管管這個，管管那個……’管麼，自然囉，我是管了，這方面我想總沒人再責備我吧。但是却把主要的最有效的辦法忘記了；那就是同伴們自己的行動。瞧，就拿吉拉來說吧，那天裝卸那些硝酸鹽的時候，你那時是在組裏的。而格里農，上星期二裝卸木板的時候……我說這些話，並不是要來責備同志們，只是爲了說明，這正是我們黨小組工作的缺點。就像杜比依說的，如果我們在會議上談談我們的要求，我們的同志就會更加注意，更好地準備起來。他們會担当起他們的責任來。

“另外一個問題却更其嚴重了。關於美國人，我們談得很多，

可是關於重新武裝德國，我們却談得不够。……關於這一點，我認爲我們是沒有遵循党的路綫……這是很明顯的，我們看了‘人道報’和其他報紙，我們就知道反對重新武裝德國的鬥爭，才真正是主要的、根本的問題。然而應該說，在我們碼頭上，在這方面我們還什麼也沒做。我不談支部，那不干我的事。好，美國人問題，當然是重要的，但總還不是個決定性的問題。實在這只關係到我們這一小塊地方。而且他們一共有多少人在這兒呢，也許只有千來個人！然而新的德國國防軍，顯然這是發動反蘇戰爭的主要力量。可是我們呢，因爲美國人這個問題就在我們眼前，我們就讓這個地方性的問題把主要的、根本的問題遮住了。我們沒有掌握党的政策……我們總在談論着那隻也許永遠不會到來的倒楣的軍火船，而這個時候，納粹却正在編制整師整師的軍隊呢。”

“可以讓我說嗎，勞貝？”亨利突然說。他用手指在桌子上敲了已經好一會兒了，他看到勞貝講話時，聽衆對他表示贊成的圈子越來越擴大，他的心情也越來越不耐煩了。

“……因爲我必須說明，我完全不同意勞貝的意見……”

勞貝臉色有點兒發白……場裏起了一陣騷動。亨利竟批評起工會書記，這可是件重要的事情。

“現在，”亨利立起身來說，“有必要把這個問題馬上弄清楚……對我們說來這真是一個大問題。……是近來使我們大夥都煩惱的問題。而且我們沒有能夠好好地找到解決辦法，也是事實，因爲關於反對重新武裝德國這個工作幾乎什麼也沒有做。我們有一種放棄這個任務的傾向，幾乎是只注意到美軍佔領這個問題，但這並不是說關於這方面我們已經做得十全十美了。那樣說是錯誤的。但是勞貝呢，他把整個事實顛倒過來了，這是另外一個錯誤。听他說，美軍的佔領，軍火的到來，都是小事。很清

楚，這樣說是不正確的。除非我們戴了馬口鐵的眼鏡！事情是，我們對於問題從來考慮得不够。我們看這一個問題，看那一個問題，老是分開來看，從來不想想一切都是彼此有聯系的。正因為這個困難叫我煩惱，有一天我曾經向支部辦公室提出這個問題，支部也討論過，但並沒有弄清楚。吉貝爾說他要把這個問題提到區委去。我始終也不知道這個問題究竟弄明白沒有。但是我們知道的是本星期從‘人道報’上所載的政治局的文件裏，看到一件與我們有關的重要事情，這事情恰巧同這個問題有關，我坦白地對勞貝說，他竟沒有看見這個文件，實在叫人奇怪。那就是說，我們黨的領導機關，從各方面已經知道我們基層組織裏所遇到的困難了；領導機關討論了這個問題，做出了決議，幫助我們掃清障礙……因為我們的黨就是這樣，上下之間不停地交換意見，好像血液的不斷循環一樣……那麼，政治局的文件裏怎麼說的呢？簡單說：對我們來說，反對美軍佔領的鬥爭和反對重新武裝德國的鬥爭是分不開的。這就是說，跟勞貝所說的話整個相反。關鍵就在這裏，我們沒有看到這一種相互關係。聽我說……”

亨利急忙地在他那一疊報紙裏尋找，想抽出那張“人道報”的剪報來……勞貝趁這當兒坐了下來，因為確切地說，他已經開始後悔不該擺動着兩臂，站在那裏惹人注意。……再加上巴比雍這個鬼傢伙什麼閒事都管，打老遠地朝他搖着手勢，意思是說：“你這下子可倒楣啦！”

“大家聽着……這些話是在‘不運軍火給德國新國防軍’的這個標題下寫着的。‘政治局再一次着重指出，政府把波爾多和拉柏里斯兩個港口交給美國武裝部隊使用，是損害了法國在這兩個港口的獨立自主，這構成了真正的出賣民族利益的罪行。’好。這一點，黨已經說過了。再听听這個吧：‘並且，法國的統治者既然默

許在波爾多和拉柏里斯卸下的軍火，通過法國運給德國新組成的軍隊，他們便是同謀者。政治局對這種背叛民族的行爲提出了嚴重的抗議。政治局對於那些拒絕起卸給納粹德國使用的軍用物資的碼頭工人表示敬意，因為納粹的計劃是要向我們國家復仇。’最後，還有這幾句話：‘政治局号召所有法國的男女親密地團結起來，反對重新武裝德國，要求停止美國佔領法國港口的行爲，眼看着這些港口變爲接收援助新國防軍軍用物資的基地是不能容忍的……’等等……好，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最後一句話來看……它說明不是一個地方性的問題。不能像勞貝所說的那樣：這個問題對我們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就在我們眼前。恰恰相反，黨的領導機關強調說這是一個全國性的重大問題。尤其是實際上，也就是說在一切問題的中心，我們所進行的一切反對美國人的工作同時就是反對重新武裝德國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所進行的鼓動大家抗議其他一切形式的戰爭政策，其中包括重新武裝德國，對於加強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也有幫助。因此，問題不是選擇這一樣就放棄那一樣，像勞貝所說的那樣。對我們說來，反對美國佔領的鬥爭是一件迫切的事情。我想現在問題是明確了，我們應該再一次感謝我們黨的領導……對不對，勞貝？明白了吧？”

亨利笑着轉向勞貝。但是顯然勞貝接受不了這一批評。他的臉色變得很陰沉。他一聲不響，自然現在問題已經很明白。對於剛才亨利所說的那些話，誰也說不出一句反對的話來，而他自己呢，毫無疑問地被說服了。他只是搖晃着肩膀和腦袋來回答亨利的話，既不說“是”又不說“不是”，幸而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愛面子的。只要有一句話不對勁，他就受不了。否則大家會把事情看得更嚴重，會相信意見真的分歧得厲害……亨利已經用手摸着凳子想坐下來，但是看到勞貝這種態度，改變了主意，他又說下去

了：

“再說，同志們，我們必須更進一步來看問題。對我們中間每一個人來說，應該利用這個機會把問題搞得更加透徹些……”

當心，現在每一句話都有加倍的意義了。這就要在每個人的活生生的肉上開刀了……如果有人把它當作惡意的舉動，那就更須很清楚的說明……。顯然，把勞貝陷在這種境況是很苦惱的事……以他這種壞脾氣，他會使得事情難於進行的……不過亨利不得不承認，在他感到這種顧慮的同時，在他內心裏，起了一種對鬥爭、對有益而坦白的解釋，更加強烈的特殊愛好，這種有益而坦白的解釋可以使大家都提高一步，也使大家在幾次意見衝突之後，比以前更加團結，更加友愛。

“我們每個人都得問問自己，我們是否在找藉口來逃避那個最重要、最艱巨的鬥爭。我只是提出這個問題，讓每個人去回答自己吧。但是事情很明顯，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是鬥爭的前哨。我們的鬥爭必然比別的地方要艱苦些。我們不但要做他們在其他地方所做的工作，而且還會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所謂新抵抗運動的經驗；比如說，羣衆反對起卸軍用物資的鬥爭，比起響應斯德哥爾摩的號召徵集簽名當然要艱難得多。那麼，一定會有一些同志願意幹些比較容易、比較熟悉的工作。自然囉，大家都不敢直率地承認在艱苦鬥爭的前面有點猶豫，大家都提出各種高尚的藉口。大家都躲在一些所謂政策上的理由後面。如果我們聽其自然發展下去，那我們就會放棄真正的鬥爭……”

勞貝把這些嚴厲的批評看作是對他個人而發的。他想這是一個機會，可以發洩一下剛才所不敢顯出來的憤怒，而不致引起太大的難堪。

“你乾脆就說我害怕得了！”他站起身來說， “同志們都親眼看

見。在三九年你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問問他們，我躊躇過沒有。而現在……”

“這可真怪，”亨利非常鎮靜地微笑着說，“如果主席自己不先要求發言就講起話來！……”

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你可以感覺到，這些小伙子們在這場非常嚴肅的討論中已有點感到緊張，借此機會鬆鬆氣。福蘭克從座位上站起身來，要想說點什麼。亨利按着他的肩膀使他坐了下去。如果他捲到這裏面，恐怕這番辯論會鬧成大亂子……在同情者的面前……他也可能說一些無關痛癢的，過於妥協的話……亨利有把握一個人來緩和這場尖銳的爭執，而在論點上却並不退後一步，相反地……

“勞貝，你為什麼認為這都是對你一個人講的呢？我是對大家說的，包括我在內。你很清楚這是在很多人頭腦裏發生的一個問題。把我們每一個人為了堅持鬥爭而不得不忍耐，不得不受苦的情況弄個清楚，這並不是一種罪過。我很明白這是怎麼個滋味。這個月裏我只幹了六天的活兒……問題既然提出來了，我們就應該共同起來和這種希圖逃避的傾向作鬥爭。在這個問題上，你並不比別人關係更大。在政治局的公報發表以前，我對這個問題看得並不比你清楚。可能這話也是對我說的，我在想法逃避。即使我不服，即使我對這種責備感到憤怒，然而無疑地這其中是有一部分真理的。可是現在卻不容許任何一個同志不正視這些問題：我們為和平而鬥爭的其他方面，反對重新武裝德國，反對十八個月兵役，反對法西斯化，以及爭取麵包的鬥爭，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圍繞這個中心工作：反對美軍佔領的鬥爭，特別是組織反對已公佈要開到的軍火船的鬥爭，如果相信他們不會極力設法按照他們的計劃在這兒卸貨，那才是傻瓜……你不同意嗎？”

“当然囉……”

“如果我們不做，誰替我們做呢？”

“这是不成問題的，”勞貝說，“我就從來沒有表示過異議。”

“那麼，这就更好了，”亨利重新坐下去說，“這麼一來，經過爭論之後，我們反而彼此更加了解了……好，咱們繼續開下去吧。來，主席，恢復會場秩序吧。”

“等將來實際工作的時候就可以看出來，誰做誰不做了。”勞貝勉強笑着接下去說：“好啦，浪費了這麼些時間；現在誰要發言？……”

大家都反对这种說法。誰也不認為浪費了時間。亨利一直安靜地微笑着，他感到已經盡了自己的責任。也許在這個爭執中不見得一切都處置得很好，但是必須看情形而定。無論如何，這已振作了大家的精神。經過這番爭論之後，政治局的決議不會被人忽視了！歸根結蒂，這樣做還是應該的……看！福蘭克又帶着一副挺自負的神氣偏過身來……

“這樣可以使事情推進一步，”看着大家在注意他，他用手遮着嘴悄悄地這樣說。

討論重新開始。但是重要的已經說了。現在已經過了十點鐘。會議絕對不能過十一點。對於像這樣大的一種會議來說，真是最大的限度了。一次上了當，下一次人家就不來了，尤其是這次會開得並不壞。亨利幾乎不再去聽別人說話了。他首先考慮到必須做的總結。他在一小片紙上潦潦草草地寫了幾個要點，又看了看他準備好的開會詞。最重要的是，敘述一下美國佔領的總的情況，顯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無疑地很多人把這個問題還估計得過低……總的來說，這個會並沒有完全達到它的目的，因為發言的人頂多不過有七八個。但是在另一方面，會議還是會發生推

進作用的。它對於下次像這樣的會議做了一個極好的準備。對兩個小組也是一種很好的鞭策。

無論如何，在別人講話的時候來考慮問題，是很困難的，在巴比雍之後，亨利的鄰座吉拉只說了幾句話，現在是克萊貝講話了。他的話很重要。他談到鬥爭的各種方式問題。克萊貝也很年輕，但是他很熱情。他可不是一個胡扯的人。

“我小便去，”亨利對福蘭克說。“你回頭告訴我他們說些什麼話。”

事實上，亨利出去躲一下，爲了好集中思想……但是他一出會場，一看不見那些他將要對他們講話的人的面孔，先前那種無意識的恐懼心又突然回來了，同時深夜的寒冷也襲了過來。他交叉了雙臂緊緊按在胸前，走了幾步取暖。他這樣走着也是不能好好地思索。透過木板房的木板壁，他模糊地聽見克萊貝的悅耳的聲音。但猛地他全身感到一種稀有的深遠的情緒。也許是因爲孤單地一個人來在茫無邊際的黑夜裏的原故……他感到背着很大的分量，一種親切的責任感……他想起勞貝，他是那麼忠實，那麼不知疲倦的人，但是只要對他有一點意見，就會使他激怒，只要一點批評，就會使他苦惱。他又想到吉東，吉東不管怎樣傷心仍然不停地想着鬥爭，他的兒子走掉了，到哪兒去了呢？反對這樣可怕的貧困，這是一場如此激烈的鬥爭，以至當你想到要把同志們更往深處拖的時候，有時心裏就不免要躊躇了！但是如果這個鬥爭鬆懈下來，立刻就會呈現出千百倍更可怕的景象。而有些痛苦，你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在跟妖魔作鬥爭的最高潮，你才會感到自己的覺悟，你才會發現自己的覺悟。把一個人放在可以導致千百萬人走向幸福或使他們遭遇災禍的那個依稀可辨的十字路口，那是最能使他成爲偉大的機會。亨利心想，大概就是在這種

時候，而且無疑地在這麼一個夜晚的幫助之下，人們才會想像到有一個上帝的存在……當一個人突然覺得自己各方面都大大提高了一步的時候，是免不掉要驚奇疑慮而惶惑不安的，但也並非沒有兒童們才能感受的那種難以置信的喜悅。……真奇怪，一個人從明亮的屋裏走出來，感到寒意的時候，就會覺得繁星是那麼光輝耀眼。

還有便是飢餓的時候了……

亨利回到屋裏，他剛哆嗦了兩三下坐下來時，就聽見福蘭克偏過身來說：“克萊貝的發言好極了！真是了不起！”……同情者加斯巴·杜布瓦剛說完話。總結必須馬上開始。亨利還沒來得及看清楚大家的臉。他的眼睛還沒有習慣於燈光。場內很少煙氣，因為煙草也是定量分配的。然而他還是像在一堆雲霧後面講話一樣。

他很少看他的筆記。有那麼多的話要講。他想，最主要的是很快地描述出法國西南部被美國佔領的可怕情況。首先是那些港口已經變成了軍事基地。其次是重新被美國人使用或正在被美國人檢查，準備使用的飛機場和水上飛機基地：拉·柏里斯、拉·羅舍爾、羅舍福、聖—讓—當吉利、聖特、科納克、昂古勒姆、烏丹、貝利革、波爾多、倍日拉克、畢斯加羅斯、加桑灣、阿讓、蒙—德—馬松、波……還有戰略兵營和隨時可以破壞和燒毀整個西南部的彈藥庫和汽油庫。加之在包多，在朗得省，正在準備建築使人擔憂的軍事鐵路和公路。舊的大西洋托德防禦工事的重新使用。一個巨大的三角地帶以弗朗哥的西班牙為根據，在那裏美國人已經準備了一個強大的軍事據點……而這個區域正在逐漸擴大。沒有一個星期，沒有一天不聽到在法國各地的某兵營，某城市，某工廠受到了新佔領者的注意。最後，從佔領區的各個據點，許多鐵路和公路經過蒙呂松、布爾日、夏特爾羅爾、都爾，一直

通往西德。

接着要說明我們爲什麼要鬥爭，因爲美國人在這兒，這就是戰爭，而這整個被蹂躪的區域會變成一片瓦礫。我們恨的並不是美國人。美國人民……在他們自己國內……可是在這兒，這種殖民地化就是戰爭。

作爲結束，提出來什麼是應該做的，而且得趕快做……不僅僅是碼頭工人，全體人民……我們並不孤立……團結一致。全法國，全世界的人民都信賴我們……贊成我們……支援我們……我們的責任：盡我們最大的責任！

在同志們鼓掌時，亨利坐下來問福蘭克什麼時候：十一點一刻！超過了時間。他講了整整一個鐘點。然而在他講完以前誰也沒走。現在會場裏有人提出一個議案，祝莫里斯·多列士早日恢復健康，並且抗議對他的迫害。

“自然我們早已想到了，”勞貝說。

他宣讀了這個決議案。

決議案被鼓掌通過。……

會議結束後，亨利向第一個走過來的人問道：

“喂，你覺得這個會開得怎樣？”

在講台前立刻圍起了一小羣人：

“應該時常開開像這樣的聯席會議。大家在一起，感覺到肩並着肩時，就覺得好得多。”

“這次的討論，表現出大家情緒高漲了。”

“同時問題也漸漸變得更困難了，”亨利說。

他發覺勞貝開完會馬上就走了，沒有對任何人說一聲再見，也沒過來跟他握手，這是他從來沒有過的事。

第九章

白瓷磚砌的門面

使波萊特最感覺痛苦的，無疑是做吉賽勒的用人，受她的支使。每逢想到這些事情，就會叫人心裏發堵難受，像一隻盛得太滿的碗一樣：

女孩子的幼年時期好像比男孩子們保持得更久……同學的友誼也好像保持得更長久。朋友們仍舊很喜欢常常會見，見了面談上幾句話，赴跳舞會的時候，總在一塊兒跳跳舞，好像她們真的不願看到離開學校以後的一切變化。當初在學校裏的時候，在遊戲場的一角，她們各拖着兩個小辮兒常常頭碰頭在一起談心；放學回家的時候，要繞着彎故意經過大公園，在那禁止踐踏的草地和養着鯉魚的小溪之間可以更好地沉思遐想，唯一的危險就是會讓男孩子們碰上，但也不要緊，在最後一秒鐘她們會發着笑聲躲開……她們對於往日的友情，總是不能忘懷，就像隔着越來越深的鴻溝，還是要用手帕互相招喚一樣……離開學校以後，彼此間的差別可怕地增加了。在甜蜜的童年的回憶裏，也許有着一種懷念當時的情緒，因為在分手的時候，大家都有着平等發展的機會，或者說大家有着這樣的感覺……因為以後，各人奔各人的前程。生活真是說不完的故事！

在那最美好的時光，她們大約是十五歲左右，她們都在學校裏讀書求取文憑，波萊特和她的女朋友們一起五個人：吉賽勒、呂恩、弗朗西和瑪賽爾……。那時，波萊特的父親和瑪賽爾的父親

在一起工作，他們倆人辦了一個作坊，給工廠製造零件；他們感情很好。吉賽勒的父親剛開了一家肉舖，規模雖小，但名氣很大，價錢比誰家都便宜，這一來大家都來照顧他。呂思和弗朗西的父親是碼頭工人，她們都有助學金。那時戰爭已經開始了。但在戰爭初期，這對她們並沒有多大改變。只是在一九四〇年復活節前後，這一夥人開始受到了波折……波萊特和瑪賽爾的父親不得不賣掉那個賠錢的作坊，而到工廠裏去找活幹。開學時，瑪賽爾繼續念書，但是波萊特却暫時呆在家裏。接着，開學後幾天，弗朗西的父親被捕入獄，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呂思還上了一個時期的學，但是不久就只剩下了吉賽勒和瑪賽爾兩人了，她們交了新的朋友。瑪賽爾是最有成就的了，她是巴黎附近一個師範學校的教員，和一個教員結了婚；從她問候朋友的信中可以知道，她唯一的煩惱是還沒有福氣生個孩子：

“這可跟我們不一樣……我們這兒的孩子好像是海洋沖來的！”

吉賽勒的父親濶起來了，他成了城裏最大的肉商之一，他有一所門面用白瓷磚砌成的房子，過路的人決不會看不見，尤其是現在美國人佔據了正對面的維維納醫院，大大的旗子高高懸掛在街上……弗朗西和呂思跟波萊特一樣都停留在她們原有的水平上，都跟碼頭工人結了婚。

而這個童年的回憶也吸引你回想到最初發生愛情的時期。自從波萊特十三歲上下的時候，亨利第一次逗她那一天起，對於他們倆，一切就已經決定了。

對於吉賽勒和吉拉好像也已經決定。吉拉和亨利是形影不離的朋友，他總是和亨利一塊來到公園和她們見面。甚至吉賽勒和吉拉的婚期好像更靠得住些。十五歲時，他倆就已經知道緊緊地

摟在一起接吻了，晚上是在“四騎士塔”下，甚至星期日下午在電影院裏也接吻。亨利和波萊特，進展得沒有那麼快，好像他們已經預料到在他們面前的是很苦的生活……

在發生這一切的時間中戰爭過去了……戰後，在一九四六年初，亨利和波萊特很快就結了婚。對於吉賽勒和吉拉來說，顯然不是這麼簡單。他們之間有了很深的一道鴻溝，深得使他們自己都認為十五歲時的愛情簡直是一場毫無結果的兒戲……由於父親的地位，絕不能讓人看見她和一個碼頭工人在一起。可是，在她這一方面，是不免有些故意撒嬌的地方，以傷心人的姿態出現是符合於她開始採取的作風的。因為她已經到了那種不知如何消磨時間的地步了。她父親不願意她接近肉舖，想以豐富的嫁妝和高等學校的畢業證書來為她找門好親事……這就是他的絕大部分的雄心。因此她就把時光消磨在裝飾自己、翻閱時裝雜誌，愛情小說和滿是畫片的電影雜誌，談談荒誕古怪的故事和小說，听听無綫電，看看電影，不問是什麼影片都看，把時光消磨在這些上頭。……即使現在，她有時還敢向波萊特說：“吉拉怎麼說的？……”這實在不對……吉拉現在已經有三個孩子了。玩弄人是不應該的。因為吉拉是一個直爽、忠厚的小伙子；堅強、然而卻沒有個性……就應該玩弄他嗎？幾年前，當他看到事情起變化時，立刻就把它們的關係結束了。他親自跟吉賽勒說：“玩得夠了；咱們生來不是一對。”他也真是這麼想。此外，他也不願意有那麼一天在衆人面前受辱，讓吉賽勒的父親對他說出那樣的話來。他總是避着她。隨後他認識了瑪麗，沒有幾個月他們倆就結了婚。這麼說來，吉賽勒還玩這些個花樣為的是什麼呢？然而正像大家所知道的，十五歲時的愛情不是那麼輕易忘掉的，多多少少總留下點痕跡，重新會見時，內心不免有點兒動搖……像這樣玩下去是不應該的……因

爲她主要是爲鬧着玩，雖然有時她因爲讀了那些無聊的書籍而自己也認起真來。……自然囉，雖然這是很早的事了，有時，她甚至會爲了從前的愛情而流淚，對波萊特說她時常爲這件事傷心……即使她對十五歲時的充滿着陽光的日子真的有些感傷，但是這種感情也並不很深。這可能只是一種像鋪在這張華麗床上的輕紗似的悲哀。在這間房間裏，波萊特每天來打掃，來拭掉床邊那盞有綠紗罩燈上的灰塵，用吸塵器打掃那厚厚的淺色的地氈，把那面橢圓形的大鏡子的邊緣擦得跟水晶一樣，放掉那一浴盆還熱着的、帶着肥皂泡的水。那層美麗的窗簾外面又下起雨來了，她不免想到，在村子裏，孩子呆着的廚房裏面，一定又在滴水了……吉賽勒的悲哀並不嚴重，她只是在製造一些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悲劇，……甚至當她說：“在人們中間像這樣豎起高牆來是多麼可怕啊！”的時候……這句話真說得太好了；無疑地她是在什麼地方，在她那些雜誌裏讀到的，或是在電影院裏聽到的……波萊特簡直沒法相信這句話。不，她還這麼和吉拉撒嬌是不應該的，究竟爲了什麼呢？只是爲了在她們之間製造一些不可能的、荒唐的誘惑而已！一種不健康的慾望！……其實只要她生命裏有一點真正的憂慮，那她就會立刻放棄這種因爲無事可做而製造出來的煩惱……可是煩惱並不妨害她做別的事，她依舊打扮，跳舞，打網球，在海濱曬太陽，過着快活日子……這些對波萊特來說是多麼疏遠了啊！不，這可不好。吉拉當然不會上她這種無聊的圈套……他現在已經二十七歲了……瑪麗二十九歲。他們有三個孩子。可是窮困那麼快使女人衰老，瑪麗待波萊特就像待她的女兒一樣，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兒……顯然，小屋裏過窮日子並不是瑪麗的錯處，但是，如果有人不願意忍受窮苦的生活，有時想逃避這種不幸——這從他們眼神裏可以看得出——就像吉東的孩子那樣，這又是誰的過

錯呢？……吉賽勒並不是一無可取的。只是做什麼事都摻雜一些奇奇怪怪的舉動和那種暴發戶的作風……是她知道了波萊特窮困要波萊特來幫忙的，再說，她這麼做也許是出於好意，但是顯然這並不能防止她跟波萊特說話時高高在上的神氣。她們不再是在學校裏了，而且無論如何，付工資的是她的父親……無疑地，她並不真正快樂，當她一個人呆着的時候，正如她自己所說，她常常想哭。但是，想想看，如果一無所有的波萊特竟然來安慰這富裕的吉賽勒，會成什麼樣子呢！真的我們是處在一個瘋狂的世界上啊！

不錯，吉賽勒已沒有母親了，她母親叫吉爾曼娜……好人總是活不長的。她是在四四年，當空中堡壘來轟炸所謂潛水艇基地時被炸死的。她是在廢墟裏無法找到的十來具屍首之一……她在公墓裏連一個墳墓也沒有。對於一個心裏充滿厭煩，生活沒有方針的女孩子，失去母親是一個必須設法彌補的巨大缺陷。吉爾曼娜始終很樸素。她總是記得當年她在魚場像弗蘭娜現在這樣揀魚的時候，那時她丈夫還是弗瓦聶肉舖裏的一個夥計……生活的變化是多麼大啊！弗瓦聶的那所講究的肉舖也在那次轟炸中被炸毀了，他和他妻子沒受傷，可是完全破了產，而他們的兩個小孩子都在離家五十多公尺的學校裏被炸死了……他們弄得一無所有！他們於是遷到了別的地方，爲的是不讓人家看到他們的衰落情形。戰爭把人与人之間均衡關係改變了！這不是指工人而言，他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其他階層……像被犁翻過了一般。有些人，本來有點錢的，變得一無所有……另外一些人，多少利用了這些變故發了財。不僅是財富這樣改變了。有些受人尊敬的人受了恥辱……有些富有的人努力討人喜歡……窮苦的工人成了英雄……不僅如此：我們這兒沒有一個人的心上不會浮起過，至少是一天，

那面曾在柏林國會大廈頂上飄揚過的象徵着解放的紅旗。我們每一個人自從那一天起，不論他的愛與憎，都按照他自己的方式一直在他自己血裏保存着這個鮮紅的血蹟……戰後已經六年了，這個被炸得這樣破碎、混亂的古怪社會，却還不能安定和澄清下來。這個社會一直在辛苦地、徒勞地找尋它舊有的平衡，和那麼多已經成了習慣的矛盾：首先是城區和港口鹹地區域之間的矛盾，雖然後者現在已經被炸成平地，但人們還感覺到它的存在，就像一個被割掉肢體的人還感覺到那部分肢體的存在一樣；其次是城外林蔭大道和舊城之間的矛盾；那些林蔭大道是在幾所整潔的大樓房屋的旁邊，永遠是草創初建的狀況；舊城呢，有着數不盡的潮陰陰的連環拱廊，遮蔽着一些大大小小的首飾店……

對了，吉爾曼娜始終自以為是一個樸素的揀魚女工，總覺得自己呆在這個肉舖裏很不相稱，好像在這些熟識人的面前發財致富有點不好意思，她一天比一天和藹可親，好像藉此來請求人家原諒，來補救發財這種內心的痛苦，因為歸根結蒂，錢總是從別人身上賺來的……同時，也不能說在肉舖生意日益興旺的當兒，她比以前就更快樂。當她丈夫荷包裏裝得滿滿地到市場或屠宰場去的時候，她肯定地可以看到他晚上回來時，聲音變得糊裏糊塗，臉紅得發光，滿腹酒肉，帶着那種賺了很多錢以後，在吃喝上花了很多錢和其他毫不知恥的自鳴得意的神氣……跟着就還有些別的事情……如果吉爾曼娜還活着的話，對吉賽勒說來，無疑地，情形就會大不相同了，這也是真的……

吉爾曼娜去世的時候，肉店老闆可以說是無動於中。他日子本來過得很好，這一來反而覺得一個人自由得多。再說，對於像他這麼一個懷着虛榮心的人，認為吉爾曼娜那種平民式的趣味，只會把孩子引壞……

僅僅是爲了怕妨礙他的生意，有一個時期他不常去廣場的咖啡館。這就算是他居喪了。但是在家裏，儘管在戰時，他却什麼也不願意缺少。波萊特聽到他談過好多次，說他和幾個好朋友，躲在自己飯廳裏有酒有肉地大吃大喝。表面上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其實却以這種荒唐事自鳴得意，儘管在這時候大眾什麼都感到缺乏……

比他低的人，他全瞧不起，可是城裏所有的商人又全都摒棄他，蔑視他。然而他却是這一最繁華區裏的肉店老闆，而他的肉都是賣給那些最講究的旅館，有時外國人和部長們都光顧的旅館……

他追逐女人是出了名的，哪兒下流，他往哪兒鑽，但是當他呆在肉舖裏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會猜到他是怎麼一個人。這是他的本事。在舖子裏他顯得十分正經，毫無缺點，面面週到，滿口奉承話……

另外一件使波萊特難過的事，就是她周圍的這些肉，她很少能買給亨利吃。幸而她不常在肉舖裏幹活，只在晚上快關門的時候，她把那紅磚地很快地擦一擦。然而從廚房和飯廳裏，還是可以聽見顧客在買肉，刀子在板子上切肉、過秤、說價錢……有些價錢貴的肉，她就從來沒機會煮過，真不知道如何做法！自然囉，每星期一次，除了她在肉舖裏應得的四個半天的工資外，他們還給她一塊牛肉。但是這番好意，又是這個男人身上最令人討厭的地方……

自從美國人到了肉舖對面的醫院以後，肉舖裏所談論的就只有一個問題……戰爭、港口的運輸、預計要到來的軍火船……波萊特聽到各式各樣的話……。你禁不住要問：有些人的想法是打哪兒來的？真是沒法相信……當波萊特把這些話告訴亨利的時

候，總使他沉思好半天。還有使我們詫異不止的是有些和我們距離很遠的人，僅僅仗了常識也有時候跟我們想法一樣，他們自己却並不知道這一點……但是這並不能防止在這個區裏，大家心裏還是傾向於美國人；或者，有些人雖然反對却不敢說出來。出來買菜的都是一些高級海員、船主、舊城富商、法院職員、醫生等的太太們，這些人實際上都已窮得不得不自己出來買東西，但還得維持住面子；於是進肉店還用腳尖踮着走，摸東西用手指尖，講起話來把嗓門提得高高的。甚至還有兩個用長柄手鏡的老太婆，看起人來總帶着一副很厭惡的神氣！……

“聽說他們剛剛辭退了一個包工的，因為工作進行得不够快，是真的嗎？這個人是誰呢？”

美國人實在着急。他們一到這兒，就把這所舊醫院的內部整個兒加以改變。這是一所歷史建築物，市政府幾個月以前原已規定好把它改成博物館。他們一來，把裏面的牆都拆了，經過打掃，到處粉刷一新，改成了很多華麗的辦公室，裝設了二十五條電話綫。這時，他們平地的一層和一樓所有的窗口都用磚砌上了，顯然他們是怕示威遊行。他們覺得不如在自己家裏那麼安穩，儘管街上飄揚着他們的那面大旗子！——“歷史建築物”，那有什麼意義呢？又舊又髒……法國人這種對舊的、對往事的愛好，多麼落後啊。我們……乃是因為這所舊房子是唯一遠離工人村子的一所……

“杜于夫人，包工的是普列南先生。”

“哦！是那個人啊！德國人在這兒時，他幹活可快得多呢。如果還有公理……”

杜于夫人一下子就變成了革命家。肉舖老闆呢，每逢人家講起德國人和那些跟他們合作過的人，就特別小心。他完全從生意上打算。關於釋放德國軍官、重新武裝德國，大家談論得很多。

他絲毫也不反對！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他們跟俄國人還不是一樣？而且，正因為這樣，現在不宜於把那些在德國人佔領時，和德國人感情搞得很好的人說得太壞。杜于老太婆一定跟他有什麼过不去。她正惱着他呢。提到德國人只不过是個藉口而已。

“啊，你知道嗎，杜于夫人，並不是他耽誤了工作，是他的那些工人。他已經把這種情況告訴美國軍官了……”

他講話時帶着一種厭惡的神氣，一種不屑談起、甚至連自己的話都瞧不起的神氣。

“顯然，他們的精力充沛得多！在他們那兒事情進行得都很快……”

“他們慣於把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咱們這兒的工人老是罷工、政治……肉又漲價了，不是嗎？”

“這不是我的錯兒，杜于夫人，你是了解我的。我買進來總是很貴的。一方面是捐稅……另一方面是牧畜業者；他們不願意少賺；他們的洗衣桶又該是裝得滿滿的了①……”

“那可是一個觀點問題了。我姐夫有一個很大的農場，很好的農場。他說的恰恰相反，他說是商人發了財呢。這要看他訂的是什麼報紙。有的報紙認為是白的，別的報紙却認為是黑的。”

“啊，請相信我，杜于夫人，我並不是責備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來替自己辯護。每個人盡自己的能力賺錢，杜于夫人，但是，咱們把話說回來，談談這些工人吧，不成問題，美國人知道如何掌握他們，而這是為了他們好，注意！是為了他們好！……我們這兒就需要這麼強有力的手腕，強有力的手腕！……我知道工作是怎麼回事。我是從一個肉舖夥計幹起的。

① 法國俗話說，暴發戶時常把錢藏在洗衣桶裏。

我完全靠自己幹出來的。只有靠自己的工作才有出路！……”

“你還得承認到處有着貧困。需要幹活的人不見得都有活幹。碼頭上……”

“什麼，碼頭上？碼頭上沒活幹到底是誰的錯呢？”

波萊特從廚房裏又听到了另外一個聲音，一個男人的聲音：

“要是這些先生們不這麼找麻煩，自己決定裝卸這個，不裝卸那個的話，船隻就不会拋棄這個港口駛到別處去了。就拿郵船公司來說吧，那我是很清楚的。它的船隻已經開來過三次，可是什麼也沒裝走。碼頭工人藉口說這些船隻是開往印度支那的貨船，他們拒絕裝卸，因此這些船隻只好跟來時一樣空着開回去了。那些先生們又起手臂不動一動。於是，這個船公司逢到有貨要裝卸就開到別的港口去了，這是很自然的事！”

“我也沒說別的，”杜干夫人說，“我只說不是每個人都有活幹。”

“可是再說一次，是誰的錯呢？”那個男人又說，“自然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說如果這是普通的商品——好像一切都不是商品——……那他們就裝卸了。……再說也不是這些理由阻止他們幹活，全得看他們的高興。你給郵船公司想想吧。這麼一來把它的整個運輸都打亂了。那麼，它只好另想別的法子了。而且，說句私話，要不是咱們也受這港口停頓的影響，那我可真要說活該他們倒楣，這一下教訓教訓他們，他們不願幹活，正好沒活可幹！”

杜干夫人沒有再講一句話就走了，甚至連再見都沒說。

“這些女人們，她們對這點什麼也不懂，”仍然是那個男人的聲音笑着說，“從我家裏那些女人身上我就看出來了，我在家的時候，她們連口都不開，可是有時我隔着門听，就聽見她們在胡

說八道！”

波萊特听出這個聲音來了。是戴拉荷，弗朗西的主人，也就是吉爾曼娜在漁場工作時的主人。肉舖老闆因為多少還記得這件事，所以跟他說話時總是低声下氣的。

“無論如何，不管他們願不願意，在美國人的控制下，港口可就要在不同的情況下重新使用，商業也同時進行。而且，你知道麼，大家都盼得要命呢。參加了商業聯合會，我常遇見很多買賣人。嗨，要是現在只有這些工人來照顧我們，那變我們的生意可就有限了……”

“這可是真話，他們買不起了，”肉舖老闆說了一句，他一直很滿意讓他的刀在活動，好像給戴拉荷的話上加些驚嘆號似的。

“有這些美國人，不成問題生意會重新活躍起來。就拿現在來說吧，他們差不多有上千的人，他們把老婆孩子都帶來了。這些人都得吃喝……而且他們不像我們那些窮大兵，每天只發六個法郎！他們可真會花錢！”

這時可以聽見從遠遠地傳來中午的汽笛聲。

“天呀，我可要趕快走了！”

“別急，等一會兒，看看有趣的事情吧。你瞧，就這樣一天兩次！……”

波萊特知道他們所指的是什麼。現在每天中午和晚間，當那些舊城裏的年輕女店員下班時，肉舖老闆就用那雙賊亮亮的眼睛偷偷地瞧着街上的情景。汽笛一响，美國兵就像一羣大孩子似的，帶叫帶笑地嚼着口香糖跑到醫院門口來。他們叫叫鬧鬧，你推我擠地要想在人行道邊上佔個好位置……當女孩子們走過時，就嚼着口香糖說：“散散步好嗎，小姐？”，同時還開着玩笑，推推擠擠，跟在後頭，伸出兩隻手到處亂摸……有些女孩子生了氣

就給他們幾個耳光；有些不敢動手的，碰到有一個傢伙緊緊跟上來，緊緊地低低地說話時，就吓得低着頭，沿着牆溜走。另外有些就嬉嬉哈哈地和美國兵胡扯，接受他們的口香糖和香煙。

“你瞧！”

波萊特可以想像這兩個人在肉舖裏說話時那種肘碰肘的樣子。她知道那個一心夢想奇遇的吉賽勒，有時也从她房間的窗戶裏注意這種情形。

“有趣吧，嗯？”

“她們的父母就從來也不說什麼嗎？”

“算了吧！在她們這種年齡，應該知道怎麼做人了。她們裏面有好些已經……現在的青年人！……”

他那時的眼光不用說是十分醜惡的……

正如她初到肉舖裏的那天一樣，她看着周圍這些肉，心裏就想到亨利多麼喜歡，多麼需要呵……他，這個肉舖老闆，好像已經猜出她在想什麼，對她說：

“如果你想要點肉，我可以給你……”

她生性胆小，沒有立時回答他。幸虧如此……因為看他說這話後的眼色，她就了解他說話的意思了。

第 十 章

舒舒服服睡在床上的人

“應該把鳥籠子去掉。空空的掛在這兒，比沒有還叫人難受。”

賣掉鸚鵡這件事，實在做得傻透了。所謂“賣掉”，只不過是一種說法而已，倒不如說是還一筆債。他們買牛奶的雜貨店老闆……很喜歡這隻鸚鵡。他還說這主要是幫忙，等他們日子過得好些能夠付得起牛奶錢時，他仍舊把鸚鵡還給他們……牠可是一個伴兒，屋裏的一點點樂趣。特別是孩子們都爲沒有了鸚鵡而在哭鬧着。儘管對孩子們解釋，也沒有用，只說是借給那位贈給他們牛奶的先生，那位先生有時贈給他們整整一個月的牛奶……然而牛奶對他們說來似乎是件非常自然的事，簡直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鸚鵡也一樣……他們很早就有這隻鳥了。事實上這是一個水兵送給他們的結婚禮物，那時他正在“酒吧間”喝着那美味的白蘭地。值錢的還是鳥籠子……現在籠子空了，最好是別掛在這兒。

“我明天把它取下來，”亨利回答說，“可是把它做什麼用處呢？”

“最好是留着。誰知道將來……屋裏有這麼一件東西是好的，”波萊特說。

他們剛剛上床。今天夜裏十分恬靜，也沒有結霜，月光非常皎潔，從窗板縫裏就可以看見。他們倆仰臥着，臂靠着臂，他們跟往常一樣像小孩子一般握着手。

“這是一天裏最好的時候了，亨利。”

他把她的手握得更緊一點，轉過身來朝着她，側着身子睡着。另外一隻手慢慢地摸索她的肩膀，她的脖子……

“波萊特……”

他吻着她的嘴角，隨後把前額靠在她的臉上。

“你累了……你頭痛嗎？”

“不。”

這兩個睡在旁邊的孩子顯得很不安……

“他的燙傷的地方怎麼樣了？”

“看上去好些了，但是这回燙得真不輕。你不以為苦酸對孩子是太厲害嗎？我們只有這種藥，但是也許重了些。”

“真不幸你不能呆在家裏跟他們在一起……不然這件事就不會發生了……”

她想回答他說：“如果我一個錢也不掙，那麼我們怎麼過活呢？”但是她寧可放在自己心裏。她明白他心裏在想些什麼，而嘴裏却不願意說出來；“好幾個星期了，她一個人在掙錢。”這對一個男人說來是很難受的。當你心裏有很多困難問題在攪擾你的時候，愛情和溫柔就會使他們對這些問題避而不談。如果常常把心裏所想的都說出來，那就會彼此爭吵，每句話都會令人難受。當然囉，如果不再有貧困，而一切都像我們想像的那樣……那麼，愛情就意味着毫無顧忌地表現心裏所想的一切……可以溝通思想，彼此融合無間。這種欲言又止小心翼翼地不把內心所想的尽情傾吐的現象，就沒有再存在的理由了……他的思想也一樣在活動着。他說：

“真的，有時我也能這兒那兒地找點活幹，要是我不把時間全花在……”

現在她朝着他轉過身來，緊挨着他，笑着用手捏他的胳膊。

“別說傻話了，你很明白我並不在想這個。”

他重新仰臥着。每當她幫助他的時候，他總喜歡這樣睡得比她低一點，就好像在她的保護之下似的；她能夠這樣了解他，的確是一件好事……每逢她這樣贊成他的行動的時候，他靠着她就覺得更加溫暖。

“必須有個人能夠自我犧牲，事情才會改變過來，”他說，他

說這句話爲的是更好地說服她，使她感到更加靠近自己，“如果我一個人想辦法，這兒那兒地找點活幹多掙幾個錢，我並不比別人笨，活是可以找到的，但是跟大家一樣，到頭來仍舊是窮。必須有個人抓着問題的根源。在目前說來，這樣也許我們更加艱苦，但是，至少總有一天，一切會整個兒翻過身來。地球總是那麼繞着圓圈轉的。每個人應該有他做的事。……我呢，我也要在這裏做點事。如果我不盡一切力量使得我們早一點達到目的，那我就覺得活得沒意思了。”

她把手指頭放在他嘴上摸來摸去，逗着他玩，想使他不講話，又像在說：“我明白，我全明白，你用不着來說服我。”他不說話了，只想一口咬住她的手指頭。她嘲弄地說：

“完了嗎，你的演講？”

當夜晚和寂靜把你這樣孤立起來時，你會覺得自己又年輕了；睡眠也一樣，是那麼悠悠地、清澈地襲到你的身上，如同一個夏天的黃昏。你會重新覺得自己純潔，無牽無掛，把一切使你煩惱的事都多少擺脫了一點兒。你有着二十五歲的年輕人的手、體力、嘴唇，就好像你很富有似的。你所講的一切，全都融化在一個剛剛開始的幻夢裏。渴望生活，渴望愛情，一切都自然而然的來了……

“我知道你的用意……你跟我講這些話，是爲的告訴我如果別人向你這樣提出的時候，你是很願意接受的。而你在作必須的準備，好讓我也說聲‘好’，是不是？”

他不正面答覆她。

“你瞧一個人有時多容易看錯人。看上去福蘭克不大喜歡吉貝爾。上個星期開會時，他說：‘他才不關心碼頭工人呢，就是因爲這樣他沒有來，一個教員，……’剛才我碰見福蘭克，我對

他說：‘你知道吉貝爾沒有來開会的真正原因嗎？’他馬上臉色發白了，他知道這是責備的意思，他已經知道了。於是他回答我，幾乎是惡意的：‘啊！得了！你別把我沒說的話派在我身上。我很知道他是忠實的！可是問題不在這裏。而且，甚至可以說，如果我們早點幫助他，他也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杜比依一定把情形都告訴他了。不過他不知道吉貝爾是到哪一個療養院去，而且必須走得那麼急。我對他說：‘你明白了吧，在批評一個人之前一定要多想一想……’這句話使他很激動，他回答我說：‘亨利，你這麼說可不公平！你不了解我。聽我說，我本來的意思是……譬如說，那天你在會上對勞貝所說的關於勇氣的那番話，嗯？吉貝爾，他就不可能這樣講，因為他不失業，他老是領着他那份教員的薪金。他對勞貝講話，不能站在同等的地位。他的力量也比較小，自然囉，吉貝爾是被工作毀了，這種犧牲跟我們的一樣大。然而這種情況却並不很顯著，因此勞貝也許會跟他頂嘴……’於是，我對他說，我本不想傷害他的感情，說實話，我是從側面刺激了他。他沒有什麼值得我指摘的地方……‘儘管如此，’他回答我說，‘你說我們一向對同志們的困難關心得不够！這句話說得很對。我們實在不應該任他們這樣不顧自己的健康。而且不止一個人這樣！自上而下！在上面是多列士，在我們這兒是吉貝爾……大家好像把關心自己看做是可恥的事。就拿議員喬治來說吧，連他也一樣，當他胃痛的時候，他一點也不擔心。他們不久還會因此而自豪，因此而自誇呢。大家會把疾病當做勳章當做忠誠的證件佩帶在身上。’福蘭克真有趣，他說話時兩隻長長的手臂作着各式各樣的姿勢！你睡着了嗎？”

“你这傻瓜！我想，無論如何，我也永遠不讓你把自己的身體搞垮。我絕不能跟你善罷干休的。”

“波萊特，正是這樣，你瞧吉貝爾，他的困難就是因為孤零零一個人。乍一看，過獨身生活好像有很多的好處。沒有老婆，沒有孩子，就沒有人因為你忠於工作而被拖累受苦了。噫！……”

她又捏了他一下作為回答，來懲罰他的挖苦。

“……然而，每晚開完會以後，騎着車跑上一大段路，一個人回到那冰冷的屋裏，一張冰冷的床，吃的東西一點也沒準備好。他常常是只能聽疲倦的支配，而管不了飢餓，空着肚子睡去，再沒有力氣做一點熱的東西吃……在精神上同樣也是難受的。做一個教員可不比在工廠裏或在碼頭上有很多同伴在一起，他那種職業會使人感到孤獨，除了孩子之外，你懂嗎……”

他把她的一條腿夾在自己的腿中間。

“已經半個鐘點了，我們像一對愛人在聊天……我有你，事情就比較容易。”

“你的話真受聽！”她說，“你又在打什麼主意啦。”

他把他的手拿起來吻着，兩臂緊緊摟着他的胳膊，像抱洋娃娃一樣。“你是知道怎麼對付人的，得……要有人向你建議，你是會答應的，噫？”

“總得有個人來幹呀。”

“好……你倒不如說，你會像那天被提升到支部委員時那樣得意忘形的！你知道，什麼事也瞞不過我的！……”

“首先，還沒有提起這個問題……也許這只是我自己的一種想法。而且，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勝任……跟吉貝爾比起來，我又懂得什麼呢？……”

亨利剛才一到家就把吉貝爾病倒的情形告訴了波萊特，他對波萊特說：“我不知道，但是我有一個印象，同志們很可能要我來代替他……”

她又逗着他，裝作很認真的樣子：

“要是我說‘不’呢？”

“你不会那麼說的……”

“但是，不管怎麼，假使我說了呢？”

他不再笑了。

“你不会認真這麼說吧？”

她覺得他似乎哆嗦了一下。他只說了一句：

“那樣，可就不好了。”

她明白，他說的這句話還不及他心裏所想的百分之一呢。

“傻瓜，這是開玩笑啊，”她說，“可是你瞧這證明你早已決定好了。決定以後才問我的意見，只是形式上做做罷了。”

“得了吧！決定，決定，首先得看同志們，又不能由我來決定。要是有一天他們來問我，我當然不會拿拒絕來自豪，這倒是真話……然而這並不能說明我感覺自己已經够資格做了。”

她微微笑了一笑。

“你老是先說這些話……”

有時候真叫人相信，女人生來是給男人增加信心的。好些事都使你認為如此。在你擁抱着你的愛人的時候，你會覺得更加有力……

“在這種事情上說來，倒不只是我有沒有能力的問題。我呢，除了碼頭工人和共產黨員之外，誰也不認識。其他的階層：商人、小手工業者和農民，實際上我從來沒跟他們談過話。如果我當了支部書記，拿目前美軍佔領的情形和在我們這裏發生的一些問題來說，就應該知道如何動員每一個人，不僅僅是工人，來反對這一切。這是完全可能的。可以肯定，辦法是有的。正因為如此，敵人已經想盡方法把我們碼頭工人和其餘的老百姓隔開。只

拿居住問題來說吧，他們把我們封鎖在這些僻遠的村子裏。而且，別的事情也一樣。不明瞭人們的思想，怎麼吸引他們來鬥爭呢？我呢，因為事實上只管碼頭上的事，要想找一個基礎來和非工人羣衆，甚至和非黨工人彼此了解，自然比別人更加困難。那天晚上，和德剛醫生坐在汽車裏，起初我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一句話也想不出來了。他可一直不停地談東談西，而我却只會回答“是”或者“不是”。而且，你瞧，就拿別人來說，他們就可以談很多的問題。說句私話，共產黨員談起話來，不免老是那幾個問題。而別人却同時也想着那些乍看跟政治無關的許多問題。他跟我談孩子，說他的嗜好，舉重、打獵、醫學、在維維納博物館應該放些什麼東西。奇怪的是，他從這些話題又回到政治上去。我相信他不是爲了討好我才那樣說的。談到關於舉重，他想法談到蘇聯，他甚至說得出舉重家的名字，舉重的數字！他比我對聯共（布）黨史還要了解得清楚，你記得就是你給我買的那本書。我呢，關於舉重，即使是在蘇聯的情形，可以說我從來也沒關心過。然而在碼頭上，我們做的儘是些舉重的工作呢！……”

她用雙手捧住他的臉，用她的兩個大拇指頭按住他的嘴。

“瞧，你要講個通宵嗎？”

他躲開她的手說：

“想到這些事，就一點兒睡意都沒有了……當一個人像這樣興奮的時候，真想一輩子都睜着眼呢。人在這時候頭腦總是清醒的。”

在夜裏感覺是多麼不同呵，……無疑地這又是目前世界的一個缺陷，人們必須在黑夜和寂靜中才能透露心情……

“我知道些什麼呢？”亨利又接下去說，“……除了我們開會時

遇見的人之外，我了解什麼呢？你还可以在肉舖裏多少接近一些人，而且還有別的做生意的。我呢……這就是最叫我耽心的事。要是我真的做了支部書記，那可就真是我最大的困難了……到肉舖裏去的那些人，他們怎麼想法？”

“呵，在那兒的人，他們多半是贊成……”

“贊成什麼？”

“贊成美國人。”

“他們會改變看法，這是可以肯定的。不可能不改變，事實總是最有力的……”

他停了一會兒，因為一個孩子在草褥子上翻了一下身。然後他又接着說下去：

“甚至連這些人都瞧不起我們碼頭工人。他們把我們看成廢物。其實首先看清楚問題的還是我們，是我們教他們看清楚的。也可能是由我來領導他們的抵抗運動呢。你了解嗎？他們腦筋有點糊塗，這是一點兒不值得驚奇的……”

然後亨利用手撫摸着她的手、肩膀和手臂，口裏就說：

“你多美呵，你知道……”

“我知道你沒看見我散在後面的頭髮。我的頭髮從來沒有這麼亂蓬蓬過。你摸摸看……”

“真滑稽，我記起了一支歌曲。但想了五分鐘，老想不出這個調子來，你知道，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他依然心不在焉地用手指在她的頭髮裏摸索，好像在找尋那個調子……

“為什麼一定要想那個調子而不想個別的呢？”

“也許因為裏面的詞兒吧，你知道裏面有這幾句：

朋友，如果你倒下去，

一個同志會從黑暗裏出來
替代你！”

“你真想得怪！我可不跟自己找麻煩……想那些危險的事情。”

“或者是這幾句：

有些國家，
那兒的人舒舒服服地
躺在他們的床上做着夢……”

“大概是這樣吧……”

他用手蒙起她的眼睛。

“把眼閉上一會兒。我們就會像他們那兒一樣，住的是他們那裏工人所住的房子，光綫很充足，在一所有暖氣和其他一切設備的大樓房裏。孩子們睡在床上……在那兒，我一定是一個斯達漢諾夫工作者……我們所需要的應有盡有。我們做完工了，假定是六點鐘吧。工作完了以後，咱們倆誰也沒有什麼憂慮。孩子們都乾乾淨淨、穿得暖暖的、玩着一大堆玩具，有穿白衣裳的同志照顧着……我們像一對情人一同出去散步。散步後就到廣場上那個俱樂部去，你知道，‘現代飯店’那就是俱樂部了。有很多好書，跳棋、象棋、撲克牌，什麼都有……而且還有收音機、電視機、唱片，甚至一個小小的電影院和戲院……我們度過我們的夜晚，比富人們過去所能享受的要勝過百倍。我們攆着腰回家，嗯，波萊特？……瞧，想到這樣好的生活，我眼睛裏都充滿了眼淚，就像看蘇聯電影時，一看到蘇聯同志們笑，我的眼睛都模糊了，我不得不握緊拳頭，好重新看得清楚些。隨後，在樓下，我們找到了睏得快睜不開眼的孩子，特別是涅奈特，你能想像出她那副神氣嗎？我們把他們抱上樓，放到床上睡好。以後就輪到我們了。我

們又呆在一起了，一點煩惱也沒有。我們什麼也不想，只想到我們兩個人……對嗎？只想到有關我們兩人的事……對嗎，波萊特？……”

第十一章

愛爾奈斯特先生的房子

不錯，老是老了，正如他常說的，眼睛還沒有毛病，沒有人能說他不曾看見那事件的到來。他一看見那些人在打樁子，而且還用測量器觀測，他就出去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一面對他老婆說：

“他們在搗鬼呢。但願不要……”

那些人還離得很遠，在那一片荒涼的平地上，他們在測量器前面一忽兒彎腰，一忽兒退後十公尺，彎着腰看；後面早已跟着一大羣孩子瞧着他們……

愛爾奈斯特還沒有走到他們面前加入那羣孩子堆裏的時候，先就把他的花白鬍子的尖頭捻了一捻，嘴裏低低地咕嚕着“撲，撲，撲……”使自己顯得很悠閒的樣子。

“怎麼回事啊？這麼打上樁子了？”他問道。

那些人只是看了他一眼，沒有答理他。好像是說：難道你不見我們在打樁嗎？孩子們彼此碰了碰胳膊肘，這個老头兒並不比我們知道得多，儘管看上去像個退伍的將軍……他看了看那些樁子的方向，再瞧瞧那些人的動作，他們一會兒朝右邊瞄瞄，一會兒朝左邊瞄瞄，這是些什麼鬼把戲啊！隨後他嘴裏又“撲，

“噢，噢……”地咕噥着走開了。他這樣咕噥是可以幫助他思索的。當他走到二十公尺的地方，他回頭看了看。原來是這麼回事，樁子的路綫恰好在他背後，要是這樣繼續下去，那就会一直釘到他房子裏去了。需要知道的是這條綫到底從哪邊繞過去……屋子就在他面前，他一路上感到不安，後面那些樁子好像是在監督着他，看他是不是沿着直綫走去。

他一進屋就說：

“萊阿，我的老婆，他們都不愛理人……吓，吓，吓！……很可疑！”

目前在這個區裏真可怕，你一看見人們工作，立刻就覺得可疑。

“離不開兩件事：不是跟德國人一樣把這兒改作飛機場，就是裝設他們所說的那個著名的輸油管……”

第二天，在這一條路綫的盡頭，在那些人一直朝着村子釘樁子的地方，你可以看見有些更大的東西。“應該去看看到底是什麼……不管眼睛有沒有毛病，究竟沒有像二十歲時那樣的眼力了，唔……”他又走了出去。原來是一排高高的鐵柱子，上面是彎的，柱頭向着田野，柱子上還有一些穿鐵絲用的窟窿。哦！哦！像安得烈阿尼說的，問題可嚴重了。這一下可清楚了。他們預備把飛機場圈起來。而且很像是朝着水塔這個方向來的。想來他們總不至於把那些房子，連他的房子都圈進去吧？

這些樁子漸漸地釘得越來越靠近村子了，關心這件事的不只是孩子們，婦女們也都從她們門裏朝外面望着。男人都走攏來，問長問短，他們比愛爾奈斯特更堅決地要得到一個回答……甚至愛爾奈斯特在回家的路上，還看到人們開始在指手劃腳地高聲叫喊了，自己的心禁不住跳得要裂開了……他平日不跟村子裏的工

人們有什麼來往。他一點也不反對他們，不過他們之中情形是很複雜的。可是，这回，他來到面前時却不管跟前站着的那些夾着皮包和拿着簿子的人，就說：

“你們看見他們釘的那些鐵柱子嗎？”

“這还用得着你說，……”

“我剛剛走近看了看。上面有好些穿鐵絲用的窟窿？”

“那是不難猜到的。”

大家的情緒越來越激昂了，那些傢伙知道還是趁早退走為妙……但是誰也沒有能夠弄清楚，他們的樁子是不是只釘到村子邊上，把村子留在飛機場外面，還是從另外一面繞過來，還是其他什麼呢？

“萊阿，我的老婆！我真怕……真怕！”

兩天以後，他們又回來了，跟他們一起來的有兩個共和國保安隊員，頭上戴着鋼盔，身上背着槍，腰裏插着一根棍子，他們繼續釘樁子，一直穿過村子，把村子切成兩半……愛爾奈斯特的房子圈進了飛機場。

他進來時臉都變了色。

“萊阿！萊阿！啊！你在這兒哪。我馬上要到村政府去。他們沒有權利這樣做。這塊地屬於我，是我買的！”

“你瞧，我早就對你說過，這兒不是蓋房子的地方，如果你聽了我的話……”

“啊！這可不是翻舊帳的時候！”

愛爾奈斯特氣極了。他咬着鬍子。她也一聲不響。這個打擊真可以叫他病倒……

愛爾奈斯特沒有見到村長。當然囉，一個社會黨員！……他們跟共產黨員一樣，當你既有一所房子又有一點積蓄，你就別想

得到他們的幫忙了……這些法蘭西人民聯盟盟員的腦子裏真不知道想些什麼，竟選了一個社會黨員來當村長。總之……他見着了副村長，副村長是一個法蘭西人民聯盟盟員，但是，他只是說：“我們沒法管這事。這是美國人搞的。這些事情歸軍隊管轄。”他甚至沒說出他是反對，還是贊成……再說，愛爾奈斯特也並不關心他是否贊成。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如果一點辦法也沒有的話，那當然只好罷休了！“可是他們什麼也沒開始呢，如果你勸勸村長事先去干涉一下，他們也許會改變計劃的。”儘管怎麼說……對方老是嘮嘮叨叨地幾次提到：“村長先生”，“村長先生”。這些人全都是一路貨，哼……讓他們等着吧，下次選舉休想我再投他們的票。

接着第二天，那個住在碉堡裏的穴居者吉東來到了。愛爾奈斯特在窗簾後面吸着煙斗，早就看到吉東到幾家木板房去過了。他對萊阿說：“他也到這兒來了；他要幹什麼啊，這個人？”

“千萬別讓他進來，”萊阿回答說，一面往寢室走去，“……瞧他那雙髒腳！”

愛爾奈斯特很傲慢地，在兩層石階的上端迎着他問道：

“你有什麼事嗎？”

一定又是他們募捐的事情。爲了不跟別人有所不同，他有捐總是認的。在打開門以前，他還問萊阿道：“你有零錢嗎？”而這時對方已經在門口了。他也許聽見了。

“你好啊，愛爾奈斯特先生……”

不管他願不願意，他總是必須到大家都去的那些舖子裏買東西。那些做生意的都管他叫“愛爾奈斯特先生”，因此大家也就這麼稱呼他的名字了。

“您好啊，您有什麼事嗎？”

“我們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保護居民不受美軍飛機場包圍的威脅。我來看看你是不是願意參加。”

“哦……”

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回過頭去瞧瞧他老婆，她正在過道盡頭寢室門口，帶着一臉不信任他的表情……但是他又怕在這個人面前顯得好像一切都由他老婆來決定！……於是他問道：

“有些什麼條件呢？”

他又想到各種組織裏必須交納會費。吉東一時躊躇，不知道怎麼回答才好：

“哦，條件麼……沒有什麼條件。在這個會裏不管個人有什麼政見都沒有什麼關係的。咱們大家都受到威脅。”

“我的意思是說需要交費嗎？”

“不。用不着。”

“第一句話，彼此就沒弄清楚，”吉東心裏想，“他指的是錢，我却以為是政治條件。每句話都得當心。”

呆在盡頭的那位老媽媽顯得既不滿意，又不信任的神氣。她毫不客氣地对丈夫喊道：

“你把寒氣都放進來了！關上門！……”

“好，這就關上。”他說。

但是，要關上門，就得走出去跟吉東在一起，不然的話，就得請他進來，因為他所說的話是值得考慮的。

“自然囉，那麼我為什麼不參加呢？”

“你說得很對。應該自衛。那麼，有事我們就來通知你吧……”

怎麼，沒說清楚就走了嗎？這些人做什麼事都好像隨隨便便，匆匆忙忙的……好，你加入嗎？在他們看來這都很自然，非常簡單。得，就這樣算決定了，沒有別的事了，我們將來通知你。

“对了，但是，要幹些什麼事呢？加入是好的。但是就只加入，什麼事也不做，这又有什麼用处呢？”

对吉东說來，由於已經習慣了，他認為一個委員會應該做的事是很明顯的。他甚至連想都沒想起会有人不知道。

“啊！要做的事多得很呢，”他說，“比如說……”

“等等，進來再說吧。我凍得牙齒都打哆嗦哩。我已經不是二十歲的人了。咱們好好來談談吧。”

啊！瞧瞧呆在过道尽头的萊阿那副樣子。我的天，你真沒法說，她在別人面前竟這樣放肆……人家一定看出來了，她不歡喜人家來……特別是当他向她問候地叫了一声：“愛爾奈斯特夫人”。

“至少要擦擦鞋啊，”她說，並沒有走過來，还是那副不可侵犯的樣子。

她只对愛爾奈斯特說：

“你还是請他到廚房裏去吧。”

“你这兒真好啊！”吉东說，一面朝四下裏望着。“啊，不錯，你真是個能手！”

“全都是我一個人幹的，你看怎麼樣？”愛爾奈斯特自誇地說，“只有一個工人幫我的忙。繪圖、打基、木工、泥工，我什麼都幹。只有裝板壁的活兒是我別人幹的。然而我必須說，那可真是個苦活兒，使我見老了不少……”

“你真有福氣，”吉东說，“你比我們还更有理由來自衛哩。我們住的那些破房子，他們在別的地方也一樣可以給我們找到的。”

“怎麼，別處找房子？”

愛爾奈斯特連想都沒想到这一着……他變得面無血色，他那

双微微帶着紅色的眼睛眨巴着……

“萊阿！萊阿！听一听吧！萊阿，你听見他說的……”他指着吉东，遲疑地說，“……这位先生說的話嗎？……他們打算沒收所有劃在飛機場界內的一切。”

“不能够，”萊阿說，她也一樣慌張起來。“他們沒有权利……”

吉东做了個手勢……权利！……

“权利，你明明知道……”愛爾奈斯特說。

“可是这是咱們的財產啊，”萊阿繼續說，“也許你还不清楚吧？怎麼可以讓他們這麼做……”

“这不但是我們的財產，”愛爾奈斯特又說，一面伸出他那双衰老的手，使勁一拍……“这双手，就是用这双手，我把这所房子蓋好的！我自己，只靠我自己的勞動，除了許可証，什麼幫助我也沒有向政府請求过。這裏面沒有一點东西，沒有一文錢是政府的！……听我說，先生……怎麼？……叫你吉东？……好，吉东，听我說：你还不知道蓋这所房子的經過……我一輩子都在夢想着它！早在战前，爲了蓋这所房子我就攢下了一些錢，並且能蓋一所比这所还大的房子哩。但是，那時我感到有問題。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中間，我已吃过一回苦头，那就是我父親那一所在康布海的房子，本來是由我繼承的，可是……我不願意造一所房子，看它立刻被人毀掉。在战争期間，我們多少次自慶幸虧沒把房子蓋起來，嗯，萊阿？以後，和平到來了，大家都不停地說这次可好啦，於是我下了决心……可是這時我的錢已經不够找包工的來蓋了，雖然我已經五十歲，只要有個人幫幫我的忙，我覺得自己還能湊合。並且我有的是時間。”

“我記得，”吉东說，“那時我从流放的地方回來不久，看到那一堆堆的新磚和剛在土裏打好的地基，真教我高興。後來，孩子

們老是在那裏晃來晃去……”

“啊！是真的，你还記得……”愛爾奈斯特对萊阿說，“……那些孩子是多麼高興啊！簡直沒法子叫他們走開！而且他們還幫了忙呢，搬磚，一車車的推送……起初，我还怕他們把東西全弄亂，把沙土堆搞塌，把磚打碎……”

是的，自从房子蓋好，他們住進去以後，差不多就把這些事忘了……蓋這所房子可費了大事啦……大家是多麼關心……而且都很幫忙。人一有了自己的房子，就變得很自私了。

“那兩個老头兒，他們叫什麼名字？呃……任善，還有那個老婆經常生病的老头兒，真叫人感覺到，好像這房子也是為他們蓋的。他們每天都來看。他們什麼事都幫着幹，而且还提意見呢，你記得嗎，萊阿？‘如果是我的房子，我就要這麼做，我就要那麼做。’瞧，門前那塊石頭，還有門上面的，都是那個叫任善的來安的……我可一點也不懂……”

“在那個時候，”吉东說，“大家都還說木板房只是暫時的。他們那時在皮佑的第一個村子裏已開始打基了……”

“這還是很早的事情呢，挖坑是在正月裏開始的。我那時剛剛得到許可証。那位皮佑，這並不是因為你的原故，我才這麼說，對不對，萊阿？我們不得不說他幫助了我們，儘管他是個共產黨員。他知道自己應該幹什麼。他一上台，你就可以看到情況馬上有了改變。他當部長以後不到一個月，就派了一個人到這兒來，據我知道大約是辦公廳主任之類的人，來救濟沒有房子住的人。我雖然不是沒有房子住，但是我還是帶了我的建屋計劃去見他。你們那位皮佑的優點，對嗎，萊阿？是在他的方法裏儘量吸收別人的意見，凡是有見地的意見他都支持。他的那位代表真是個好人，戴着眼鏡，看上去可像個了不起的人物……我想他不是共產

黨員。他甚至还有個很長的姓呢，叫做德^①什麼先生，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他那種辦事的神氣是不可不看的。你記得嗎，萊阿？那天她是跟我一塊兒去的，要想好好爲自己辯護，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強些……看看他是怎樣處理事情吧！他簡直好像是在變戲法，房子、區域、建築材料、許可証，什麼都懂！他辦起這些事來那麼快，似乎毫不費思索，甚至看上去也像不很認真似的。我把我的事情告訴他以後，他幾乎對我喊了起來：‘你有一塊地，而且還有一切必須的材料，那麼好了，動工吧。你還等些什麼呢？許可証以後給你。不會有什麼麻煩，相反地，我可以保證。我可以拿我祖宗來起誓。’你可記得咱們當初是怎樣彼此瞧着，萊阿？他非常隨便，我們簡直不敢相信。他只記下了我的名字和地址。來找他的人真是川流不息。而他呢，不時地把眼鏡取下來，咬着眼鏡腳，或者是拿它來搔搔眼角！……然而他却什麼也忘不了。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就像他所說的一樣。那是我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了。當時一些最瑣碎的事情我都記得。那時正像現在的季節。從村政府藍色的玻璃窗裏透進那微弱的陽光，射在他那件灰色的絨衣上……如果我能夠知道他還在部裏工作，我一定給他寫封信，或者就去找他。我相信他一定會把他們飛機場的這場胡鬧解決的。啊，那個人，他真有風度。你想他是不是還在那兒工作呢？”

“不見得，”吉東說，“不過我可以去打聽打聽。他既然到村政府去過，也許可以打聽出來他是誰……”

無論如何，這些老年人是可憐的。在害怕被趕出去的時候，他們把所有房子的經過都想起來了，也許幾天之內……而吉東甚至不知道用什麼話來安慰他們。他只能講一講自衛委員會所能做

① 法國貴族的姓前都冠“德”字。

的事，想使他們多少有點信心。

“可是，天哪！他們的飛機場可真够大！就連德國人都会滿意！”

吉东什麼話也沒說。他喜欢人們在走上正確的道路時，由他們自己去把自己的思想弄明白過來，多說話只能妨碍他們。

臨走時，他感到是把他們丟在非常孤獨而又焦急的情況裏了。他已經走到門口了，老太婆這時才勉勉強強地講了一句：

“談了這麼半天，我們還沒想起招待招待你呢……”

門關上了以後，她又對愛爾奈斯特說：

“真的，我們應該請他喝點什麼東西！”

他們隔着窗簾看見吉东朝自己的碉堡走去。

“有時會忘記了到處都有好人，”愛爾奈斯特嘆息說，他的話好像是对自己一個人講的。

隨後他轉過身來朝萊阿看着，眼睛有點濕潤。

“自衛委員會，萊阿！我們到了什麼地步啊！……我們老了還要搞政治！……”

“老笨蛋，保衛自己有什麼可羞的，”他老婆說。

自然，第二天他还是扭扭捏捏地去參加了自衛委員會的第一次會議，而她也自然跟他一塊兒去了。分明他还是帶着那副特別高貴的神氣，像過節日似的翹着鬍子……退職的海關職員，在衆人面前是很會擺架子的……。当他还不習慣的時候，總覺得他們的會議有點兒古怪。他不知呆在哪兒才好，因此，只好靠門口站着，被大家推來推去，从这边轉到那边，就像魚掉到麵粉裏去一樣，而且常常和萊阿分開……。由於生活方式不同，他可以說一個人也不認識……幸虧救星吉东來了……是萊阿首先看到他的。她稱呼他“吉东先生”是不成問題的，在這兒可不能小看他。他們非得靠

他不行。他在會場裏很是自由自在。在這個環境裏他顯得很有氣派……

“請到這兒來坐，靠近火爐坐吧。”他說，“我們沒錢生爐子，可是你們還是坐在那兒比較清靜些……”

爲了想說幾句話，愛爾奈斯特問道：

“會有很多人來嗎？”

“我想……大家都參加了，”吉東一面回答一面走了開去……
“除了安得烈阿尼先生……”

“你聽見了嗎？萊阿？安得烈阿尼……”

他們來得稍稍早了一點兒。可以瞧着那些人一個一個地來到。萊阿用手肘碰了一下愛爾奈斯特。

“瞧，你昨天談到的那個任善……”

“老天爺！他比我还老了……”

不知道他是不是會來看我們，跟我們談談話。房子蓋好以後，三年來过着完全和村裏人隔絕的日子，不跟任何人來往……

任善在過道中那種驚喜的樣子真是有趣！他是向來想什麼就要大聲叫出來的，他叫道：

“嘿，這可真是叫人想不到的事！……愛爾奈斯特老爹！”

可以看出他們是曾經在一起工作過的……用不着稱呼什麼“先生”。

“哦，媽媽也來啦！你們還打算用粘土製造洋灰嗎？……”

萊阿想起這件事不由得笑了，而且任善這麼一嚷嚷，大家都听到了，這至少是有好處的，在這個集會裏他們不再顯得是外人了。

“我真想不到能在會上碰見你們……”

“啊，你很可以這麼說！”愛爾奈斯特認起真來了。

“但是，說實話……”任善接下去說，“我從來沒想到，他們把咱們的房子也圈進去了。我說‘咱們’，因為我也出了力，是不是？至少……不得不說你還是有福氣的！”

愛爾奈斯特不喜歡這麼比較。他幾乎不客氣地打斷了他的話：

“福氣？事實是，我們一輩子都是省吃儉用，爲了這所房子……”

“省吃儉用，”任善駁他說，覺得他話裏有刺……“我呢，我就用不着省吃儉用，人家不徵求我的同意就剝奪了我的一切。我真不知道怎麼樣能夠儉省……我可以坐在這兒嗎？……”

儘管他們這麼聊天，還是有些冷淡。愛爾奈斯特和萊阿在真正窮人面前臉總是冷冰冰的。這並不是因為他們富有。而正相反，距離越小，就越要保持這個距離，不願意落到一貧如洗的地步。當一個人一生都是在瞧不起人的情形下活過來的，沒法子在六十多歲的時候再來改變了。

“萊阿，你認爲安得烈阿尼該怎麼樣？……”

愛爾奈斯特把手杖夾在兩腿中間，手指在手杖頭上敲打着。這樣代替了他的“撲，撲，撲”，……或者不如說是伴隨着內心的那種“撲，撲，撲”。

“我認爲這樣做……”

會議在十分鐘內還不會開始……

“你一個人在這兒呆一會，我到他那兒去一下好嗎？”

“我願意跟你一塊兒去，可以跟卡洛塔談談。”

他們站起身來。

“也許是我使他們生氣了，”任善心裏想，“老勢利鬼！自以爲多高貴哩！”

吉东正在屋子尽头和同志們在談这次的事件。他趕緊喊住他們。

“你們走嗎？”

“我們就回來。”

“真的嗎？”

愛爾奈斯特用手杖點了點地回答：

“請給我們留住那兩個位子……”

安得烈阿尼和他老婆卡洛塔是愛爾奈斯特和萊阿的朋友；實在說是他們唯一的朋友。他們一向是不跟村裏任何人來往的，因為他們有這一家的友誼，他們才沒有完全孤立起來。安得烈阿尼和卡洛塔的生活是很不平凡的。他們倆都是快七十歲的人了。和很多科西嘉島上的婦女一樣，她年輕時一定是很漂亮的。即使現在，當你看到她時，你就会覺得用不着很仔細地去看，就会看出她当年的美貌來，那美貌好像並沒有消失，只是藏起來了，只是由於南方婦女特有的駐顏術被保存起來了……過去他們曾在馬賽一家大飯店裏工作過，男的照顧飯廳，女的做廚子。他們伺候過世界上一些有名的人物。一九三五年他們的老闆在這裏贖回了一座飯店，由於他們的年歲已老，他們的職位不免降低，而且多少帶點被放逐的意味被派到這颯着大西洋的潮濕風的地方來，遠遠地離開了他們的日光。過了一個時候，他們就想退休，以便愉快富足地度晚年……他們在浴場旁邊買下了一所很大的別墅，有一個花園和一些雕像……把剩下來的錢買了幾所房子出租。誰能料到會發生戰爭，尤其是想不到會蔓延到這裏，這個離德國很遠，從來不會遭遇到戰爭的地方。什麼也沒留下來，連一塊立着的石頭都沒有……他們那種非常強烈的自尊心，那種幾乎令人發笑的高貴的神氣，就像是一朵一旦割斷了莖的沒人管的花……他們只好搬

到木板房去住，靠他們剩下的幾個錢過活，但是卡洛塔依舊保持着對黑花邊的愛好，而他也還是保持着那種考究穿著的習慣。而且他們那種輕視窮人的思想，也越來越沉重得教人難以忍受……特別是當他們重念了某一個詩人的著作發生了一種足以自豪的樂趣，使他們不禁把自己比做那個咬了自己尾巴的蠍子……

“安得烈阿尼，這個自衛委員會……是我要求你參加……”

“我？保護這所破房子？你瘋了不成！我再也不會有比這個更壞的了！”

“但是我呢，我的房子……看在我們交情份上，加入吧……”

“跟這些人混在一起！……”

他的手勢像是要把整個村子裏的人都掃出去。

“我要是你的話，我寧可丟掉一切，也不願意去丟臉！”

“安得烈阿尼！”

“一看就知道，你們從來沒有白天黑夜地聽到過像我們隔壁的那些鄰居怎樣說話。真丟臉！你跟他們混在一起，只爲了……”

萊阿在身體又魁梧又結實的卡洛塔面前顯得十分瘦小，她一句話也說不出，只是哭，她主要是覺得自己有失身份。

“得了……”卡洛塔溫柔地說……“得了……”她瞧了瞧她丈夫。

當年他們一定是很相愛的。這種愛情也深深地藏在裏面，就跟卡洛塔的美貌一樣……安得烈阿尼立刻變得溫和起來了。

“看在我的份上加入吧，安得烈阿尼，”愛爾奈斯特又說，幾乎是在要求。“而且別忘記了，他們就是當年炸掉你的房子的那些傢伙啊。”

“別哭啦，萊阿。您知道我們是很喜歡你們的。”老卡洛塔說。

會議開起來以後，會場裏氣氛是多麼緊張，多麼有力量啊！男人，女人，都站起來發洩他們的憤怒……爲了保護他們的房子，他們總嫌叫喊得不够，總嫌手勢做得不够，甚至所用的粗字眼兒也還嫌不够，對不對，萊阿？工人們至少在這方面是有力量的，他們不聽憑人家隨意擺佈。他們並不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固執和氣量狹隘。當吉東宣佈安得烈阿尼已經在愛爾奈斯特的勸說之下願意加入自衛委員會時，大家都鼓掌歡迎。他們不但不記仇，而且也不嫉妬。他們喜歡和所有的人相處，只要看他們把臉都轉向我們就可以了解到……而我們的吉東，他真是既忠實，又耐勞！他說，不僅僅是我們這個村子，就在飛機場的那一邊，三公里多以外的那些農民住的地方也有被沒收的可能。

“說實話，這件事我也是無意中知道的，大家都被同樣的危險威脅着……這是因爲我那個跑掉的孩子，你們都知道，由一位農民把他收留了。他通知了我，但並沒有把事當着急事趕快通知我，他們這些人時間是多的。他們的工作不是以件數來計算的。我們算時間，他們却算季節……我得到消息以後，馬上跳上自行車。在他們那兒，我知道了這種情形。他們顯然也不滿意！……”

愛爾奈斯特首先想到的是：如果那些農民把自己的田地保住了，恐怕飛機場更要向這邊擴張。然而吉東所說的正相反，他說農民和我們的抵抗是互相支援的，這樣說倒使他有點遲疑了。他於是思索起來。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這一切都還沒有絕望。他們要想實現他們的飛機場，就得大費周折。甚至還有人建議另外組織一個自衛委員會，去保護那所座落在飛機場進口的大房子，這所房子本來是德國人的辦公處，現在已經改做習藝所。它剛剛在假期中間停辦了……這一切都是互相關聯的。並且已經有

些人在悄悄地議論了。

“用做習藝所，當然同意。可是現在習藝所既然已經停辦了，爲什麼我們不住進去呢？那兒可以住三十多家……無論如何總比住在我們破房子裏好！……”

在寒冷的夜裏走回家時，萊阿緊緊地靠着愛爾奈斯特，他用手杖向前探索着，因爲村子裏連一星星亮光都沒有了，他說：

“實在說，吉東在那座礮堡上所費的力和我們在我們房子上所費的力也差不多了。他倒是找到了住處。如果他幸運的話，也許……”

“孩子跑掉的事，”萊阿回答說，“真可怕，我們還不知道呢。”

第十二章

諾埃爾和小野人

實際上小保爾並沒有走得很遠。他毫無目的地出發，沿着那條首先遇到的、環繞着舊德軍飛機場的水泥跑道走着，他並沒有超過五公里。隨着黑夜的降臨，他感到犯了一個大錯，不應該叫吉東父母傷心。他本想走回去，但是他那雙光着的腳已經被那雙木板底的硬靴子磨破了，出了很多血；他覺得腳踝上濕漉漉的。他最怕流血，這比疼痛還可怕。因爲他一路上走着，疼痛已經習慣了，只不過等一會兒停下來的時候才會感到，他現在害怕的是比疼痛更厲害的事。如果他在这深更半夜裏回去，他就需要解釋，或者撒謊，那是很苦痛的……保爾不敢這麼做。他走到了一個小小的、依然是被破壞的村子，只有這兒那兒閃爍着的幾處燈

光和幾隻狗吠的聲音。無疑的那裏一定是些農家。一切景象都顯得無比的淒涼。由於烏雲密佈，這冬天的夜晚好像在低低地、迅速地向遠處飛馳……每一分鐘都使他感到有一件勢不可當的東西飛快地向他撲過來，只能靠着奇蹟才能使他倖免。在這動盪的黑夜裏，只有一貫的寒冷凝住在那兒，好像要把他凍成石像一般。保爾很小心地走近一所有燈光的屋子。一股糞味使他知道那是一家農戶。他聽見院子盡頭有鏈子的聲音，可是狗沒有叫。他不知爲了什麼，踮着腳尖走到那扇有亮光的門旁，想去听听，他聽到了一種沉重而有規律的聲音……牲畜棚裏一匹牲口的尾巴在輕輕打着木柵，在他經過時，从那扇半開着的百葉門裏衝出一股非常難聞的臭氣……他停下來了。在那裏面，至少是比較暖和的。他也許可以鑽到裏面去過夜……只有上半扇門是半開着的，這一定是爲了使牲口能夠呼吸到一些新鮮空氣。……下面那半扇一定是從裏面闔上了。保爾把手臂從門縫伸進去摸門闔。如果他能夠把門打開，他就準備立刻躲到門角落裏去，因爲他很害怕牲畜，……牠們是不是還拴着呢？……但是門闔很難拉開。它吱呀吱呀地响得很厲害。百葉門的上半扇也吱呀吱呀地响着……牲畜騷動起來了。院子盡頭的那隻狗開始吠起來，立刻就有一個老头兒从那扇燈光很亮的門裏走出來，手裏拿着錘子，準備打下來。保爾跑開了幾公尺，但是害怕老头兒會追上來用錘子打他，他想最好還是停下來喊叫：

“別打我！”

是個小孩，他在这兒幹什麼呢？

保爾像個小野獸般地向後面退着，老头兒想使他安心，伸出雙手，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來抓他……嗨，逮住了！老头兒雖然這麼大歲數，但是因爲養慣了牲口，身體還很靈活。別跑了，我

不比你。麥道爾^①！你住口呀！

“你動我的牛，是想幹什麼，嗯？”

“不想幹什麼……只想進去過夜……睡覺。”

“我送你到憲兵那兒去，我……先說說看，你從哪兒來的？你不是本地人……”

“我是跑出來的。”

“怎麼……跑出來的……爲什麼？爹媽打了你嗎？”

“噢，不是的！”

這位高大的老头兒忽然變得很和藹了。

“先跟我進屋裏去。在這兒會凍死人的。天氣冷極啦。”

他毫不費力地就把保爾拉了進去。

這是一間寬大而低矮的房間，地上鋪的是大塊不整齊的黑磚，很多都破碎了。在那盞亮得晃眼的、上面罩着報紙的電燈下，放着一張笨重的粗木桌子。一隻老式的四腳爐子，爐子上面的那隻大鍋子裏正煮着一種不大好聞的東西，一定是馬鈴薯皮。桌子上面放着一碗奶，一塊已經吃了一半的麵包還泡在牛奶裏，一隻杯子裏盛着一塊黃油。而這個人呢……個子又高又瘦，歲數很大了，鬚髮已經花白，一隻手依然抓住保爾的手腕不放，另外一隻手裏拿着保爾目不轉睛地盯着的那個錘子。

老头兒注意到這點，就跟放湯匙似地把錘子放到牛奶碗旁邊。

“你吓壞我了……”

他接着說下去，好像是向他道歉：“像我們這樣孤零零地住在這兒，隨時都得提防……那些小偷兒。”

① 狗的名字。

爲什麼對這個還想逃跑的孩子說這些話呢。好像這些都是小孩子關心的事情……得了吧！這正像他跟牲口談話一樣，這是他的習慣，倒不如說他在自言自語……

“你是不是闖了禍，逃了出來的？”

保爾不肯解釋，也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來。他甚至还撒謊說他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他雖然很後悔跑了出來，但是却更怕回去看到吉東夫婦的氣忿和傷心……尤其是怕別的孩子笑他……老头兒給保爾吃了飯，儘管他喊叫，還是用消毒藥水把他那流血的腳踝和腳跟洗乾淨了，然後讓他和衣睡在緊靠火爐的床墊上，一面說：明天就會明白的，明天再說吧……保爾夢見一夜都赤着腳在石子路上走……第二天，老头兒一直跑到村長的莊園裏。

“我知道這孩子是誰，”村長說，“我在報上看到了。是一個碼頭工人的孩子。他並不是從老遠來的。穿過飛機場，連四公里都不到……”

“要不要去通知村政府？”

“你真想得真好！那就會跟警察局長、所有的寶貝官兒糾纏不清了！乾脆一聲不響地把他送回家去吧……”

“你再看看報紙，把他的名字告訴我，明天我套上車送他回去。”

這時保爾被鎖在農戶家裏。他腳痛得很厲害，簡直不能再穿上他那雙短靴子，但是小孩子的玩意兒你可沒法知道……爲了更保險，老头兒連窗戶上的遮窗板都放下了，而且把火也滅掉。光綫只能從門上那面骯髒的、佈滿蜘蛛網的玻璃上透進來……保爾光着腳站在一塊地氈上，他踩着這塊地氈，在冰涼的磚上拖來拖去，然後好奇地走進了廚房，掀開蓋子，打開抽屜，把沒見過的東西拿起來翻來覆去地看着……

第二天根本談不到什麼套車上路的問題。在這兒也發生了釘樁子的事。最令人震驚的是事先誰也沒有留意，甚至村長都不知道，除了兩個月以前有軍事人員來查過土地清冊那回事，但是誰又能夠想到！……就連德國人也是在一九四二年通過了村政府，徵求那些有關人的意見以後才開始的。當然這並沒妨碍他們以後把土地全部充了公，不管你願不願意……至少他們還注意形式。而現在就連這點也沒有了。突然間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見好些人在你田裏晃來晃去，各處測量，把樁子釘下去……大家都彼此打聽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在他們後面喊叫……他們動都不動一下……你不由得氣往上衝，放出狗去。狗像兔子一樣在凍地上跑着，險些兒被那路上的車轍、小坑和小土堆把爪子折斷，一面吠着，一面圍着他們轉來轉去。他們怕狗，開始往後退。你就跟着狗過去。怎麼回事啊？你不会回答嗎？你在我的地上，知道嗎？你用那些器具在搗什麼鬼啊？……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有些人一聲不响地看着他們，然後胆怯地詢問這些老爺，好像這地不是他們的……另外一些人馬上飛快地跑去找村長……可是連村長自己的田地也遭了殃，有什麼辦法呢！總而言之，這些人的回答幾乎都差不多：

“叫住你們的狗。你們這樣只是給自己找麻煩……我們也是沒辦法。我們是奉命來的。讓我們工作吧。”

好，盡量工作吧……要是你相信你的這些個木頭會長久地呆在那兒，不會不翼而飛，那麼你就盡量工作吧。等到晚上再說……

到了晚上，一切很快就準備停當了。大家全都動了手。大夥兒一塊兒幹，他們就無法處罰了。大家把樁子拿到廣場上燒掉了。

第二天，老諾埃爾更沒有時間照顧孩子了。下午，縣長親自到了村裏，乘着一輛長大的黑色汽車，一大車共和國保安隊護送着……他派人把村長叫到村政府……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頃刻間大家都聚集在村政府的門前。三四分鐘以後，村長一路砰砰磅磅地捧着門走了出來，憤怒得像是可以把一切都打個稀爛。他的臉色白得像個死人，一逕走了過來，跟大家一齊站在廣場上。他的嘴唇和雙手哆嗦得非常厲害，以至於一句話也講不出來……過後，縣長也出來站在台階上。在他知道如何開口之前，他已經聽够了大家的話了！共和國保安隊列隊站在他和人羣的中間，他的眼前都是鋼盔，他就這樣講了話。

“你們不了解，你們這樣做法，正是中了你們最可惡的敵人，共產黨的計！”

這句話一說，引得大家都笑了，笑得前仰後合，直不起腰來。這位好好先生真不知他自己在講些什麼。共產黨員和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呢？這兒一共也不過有一個共產黨員！而且還是個什麼也不管的共產黨員。他的土地並不比別人少。大家都轉過臉來朝着他問道：嘿！尤瑟夫，你聽見了沒有，尤瑟夫？他比別人笑得還厲害。他用手指點着太陽穴，手做着鳥飛的姿勢，意思是說：這位縣長的頭腦有點毛病。要不然就是他跟大家開玩笑。尤瑟夫停止不笑了！

“別人早已跟我們說過這種話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才做了共產黨員呢……”

這句話可真氣死人哪！縣長只好回答說：

“你們瞧！你們瞧得很清楚吧！”

要我們瞧什麼呢？如果問題是要知道究竟相信誰，尤瑟夫呢，還是他呢，那我們早已選擇好了……他想繼續說下去：

“我們的盟友美國人……”

一點也不誇大，其中至少有五六個人，像諾埃爾那樣，在內心裏自問：“怎麼說起美國人來了？”因為這個村子自從在四四年被炸成這種糟糕的樣子以來，甚至連個報販都不到這兒來了。像諾埃爾那樣家裏沒有無線電收音機的人，簡直不知道世界上發生的事情……很多人以為，除了那些在朝鮮和德國的美國人之外，其餘的早已回到美國去了。一談到“佔領當局”，大家還以為是指德國人……好像這還不過是昨天的事……

“當然將來是會給你們賠償費的，……”

什麼鬼話！我們一直在等待把上次的賠償費全部發給我們呢。

“總而言之，你們要想一想。”

老早都想過了……

縣長走了，儘管降着寒冷的霧，大家還是聚集在那裏談了一陣子。其中大多數人是佃農，本是弱小無能的人，不過現在是要從他們口裏把麵包搶走，……他們可不能讓他們隨便擺佈。諾埃爾對村長說：

“你知道，爲了這亂七八糟的事情，我還沒能把孩子送走呢。說不定會引起麻煩。”

“明天早上我派傳達員給他送個信去，”村長說，“傳達員現在已經有一輛自行車了……”

就這樣，吉東在第二天中午到這個村子裏來了。他一路上向傳達員探問詳情，可是毫無結果，因為那個人並不比他知道得多……真的，誰能了解這些孩子們呢……溫情和忿怒在吉東內心裏鬥爭着。

保爾正在把一個大桶裏的東西往豬食鉢裏倒着。他看到了吉

东，第一個動作就是想躲起來。諾埃爾並沒有告訴保爾，吉东會來……但是熱愛戰勝了保爾，他一直向吉东撲去。吉东把他緊緊摟在懷裏，嘴裏結結巴巴地一時不知道說什麼好，並且一不留心把車子摔倒在院子裏的石子路上了：保爾真在這兒。

“保爾，你怎麼啦？保爾……”

“不是您的錯！都是我不好；是我！”

諾埃爾和那傳達員互相瞧了一眼，都覺得看到這種情景有點不安。

“啊，亞歷山大，”諾埃爾嘴裏啣着，“現在我們真該謝謝你了。這樣我們就攔了你不少時間呢……”

亞歷山大會意，他把自行車掉過頭來騎走了。在這兒，大家都把他派來派去的。每個人好像都代表村政府。

吉东在找到的孩子面前是多麼的不好意思啊！他緊挨着孩子，用手扶着他的肩膀，蹲在那兒跟孩子一樣高，想從他眼睛裏找出在他這堅硬的前額裏面究竟能想些什麼。保爾沒有一滴眼淚……雖然他心裏的難過並不下於吉东，這是可以看得出的。他的眼睛裏並沒有答案……相反地，却有着成千的疑問。吉东覺得這些疑問倒正是對自己發出來的。可是對這個孩子說些什麼話好呢？吉东忽然站起來對諾埃爾說：

“您真是做了一件好事。誰也沒有強迫您這樣做。”

諾埃爾鼓起腮幫子噘了嘴，聳起兩肩：

“誰都會這麼做的。”

於是，吉东突然間轉過身去，用一副擔憂的神情問道：

“你跟我回去嗎？”

保爾點點頭：當然回去啦……

而這位農民，他對這件事會怎麼看法呢？也許他會有很多想

法吧……吉东瞧着諾埃爾不禁臉紅了。

“你願意嗎？”諾埃爾对孩子說，好像他已經懂得吉东要跟他談談……“好孩子，把自行車扶起來，靠牆放着。你會嗎？”

“我当然會啦，”保爾說。

“你知道，”吉东馬上說，“他是個从育嬰堂領來的孩子。總跟別的孩子有些不同。再說我們家裏日子也不好。我們住在一個碉堡裏。家裏還有兩個小點的孩子。我是碼頭工人。”

“你自己已經有兩個孩子了，而且日子又不好，爲什麼還收養別人的孩子呢？”諾埃爾幾乎不客氣地說。

“收養這些孩子的時候，我的收入還不錯……當時情形很好，碼頭工人只要不偷懶，日子是過得去的。另外兩個孩子也不是我的。从前他們都很快樂。”

“我也一樣，一個孩子沒有，”諾埃爾說，他还是那種自言自語的習慣，就跟對牲口講話時一樣，實際上是对自己講的。“我很想有個孩子……但是我老婆三十歲就死了。以後……有好些事要做……不過先進來坐一會兒再走吧。等一會你還有一大段路要騎呢，車梁上還得坐個孩子……瞧，又下起霧來了。”

“我們就要吃飯了，”諾埃爾在廚房裏說……他掀起爐子上面那隻鍋蓋。“你瞧，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可是吃得飽，馬鈴薯和肥豬肉、牛奶、黃油、一片乳酪，還有一杯酒。吃一些，總可以擋一陣風的。”

“如果我們家裏隔一天能有這麼一頓就好了。”吉东說。

“得了！別說得過火了！”

“怎麼，過火嗎？保爾，不是真話嗎？”

諾埃爾對這個被拉來作証的孩子瞧了一眼，覺得很不自在，馬上把話題轉變了。他叙述兩天來發生在這兒的騷動。

“我們那兒也一樣，”吉东說，“只是我們沒有拔掉那些樁子。”

“噢，可是昨天还有人說，也許是爲了你們的緣故，他們才把飛機場移到这边來。因爲他們比德國人還多佔土地呢。他們甚至還想把農場也佔去，你瞧見了嗎，那边，那塊有樹的地方……”

“正相反；他們在那边也佔得很多。他們在擴充飛機場。此外，我跟傳達員到這來的時候，我們从右边看上去，他們是要把整個地帶都圈進去，這條路也會被圈進去的。”

“那就是說我們又要完全隔斷了……兩個月以前，我們這兒每星期還通兩次火車。他們把火車也停了。這兒又要變成孤島了！”

“我們決不讓他們擺佈，”吉东建議說。

“我們也不讓他們這麼做，”諾埃爾回答說，並不十分了解他的用意……“但是，听我說，趁着雨還沒有停的時候，你來跟我們一塊兒吃點東西吧……”

他毫不思索地就对吉东称呼起“你”來了。他說的“我們”，意思是指他和保爾。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吉东回答說，“我本想儘快地叫老婆放心，您一定了解的。”

“好！好！下吧，下吧，这可是老天爺的事啊！只有等雨停了再說……嘿，你，小野人，跟往常一樣喝牛奶吧。我的老弟，他可真愛喝牛奶啊！他比小牛還喝得多！總沒個够！”

吉东在桌下用手指甲招着掌心。即使这位農人故意說出使他苦痛的話，他也沒有別的办法。一看就知道他們這些人不知道苦痛是怎麼回事：他們跟大自然配合得很好。總是不停地取得供給。還以爲大家都跟他們一樣呢。“別說得這麼過火了，”他剛才還這麼說的。在礮堡裏，有牛奶的時候，保爾總是讓給克勞黛特和小讓。他從來沒說過他愛喝。就是因爲這樣，當吉东朝他看着時，

他像犯了錯似的臉紅起來了。

“還有奶油，黃油！”

自然囉，他對他的出產非常驕傲；他似乎在誇耀這些東西好吃。但是，總還是……

“這並不奇怪。在家裏再也看不見這些東西！”

“不會吧？不會到這個地步吧？”老头兒問着，牙齒咬得緊緊的……

他們走了，車把上掛着用擦手布包着的滿滿一包東西。在最後一分鐘，諾埃爾才說，好像這些話很難開口，尽可能拖到最後才說似的！

“我剛才看見了你會騎車。叫你爸爸把車借給你，嗯？星期四或是星期天，你時常來看看我，小野人……”

第十三章

兩位同志

吉貝爾睡在床上。他那蒼白的臉色，好像是从白被單上反射出來的。他那隻濕潤而無力的手讓人家握着。頭髮緊貼在太陽穴上，和臥病很久的人一樣。但是他還是開玩笑說：

“怎麼樣，我的代理人？”

“無論如何，不會很久，”亨利說，“你很快就會好的。”

“我也很希望能這樣。”

“我說，吉貝爾，趁亨利在這兒的時候，我回家去一趟。而且你們可以安靜地談一談。但是不要談得太多了，嗯，亨利？”

这位女同志是跟吉貝爾住在一條街上的。自从吉貝爾病倒，她每天早上都到他這裏來。下午，有另外一位女同志來替她。晚上，一位男同志，有時兩位來陪着他。這個黨小組並不是很強的，但在这方面，它却組織得很好。

“我來這兒主要是替所有的同志給你送行，我們都十分希望，並且我們相信你的病很快就會好，你回來時一定是精神煥發的了！你知道，我來並不是爲了工作。”

“工作和別的事是分不開的，”吉貝爾說，一面從枕頭上略略抬起身子。“瞧，看看這兩位同志吧。一個月以前，你要是要求她們每天拿出半天功夫，不論是做什麼事……那你就等着吧！然而她們現在甚至不認爲這件事是一種犧牲，而是甘心情願的事。我的病使她們擔心，這種表現是出自內心的。這是一種工作，同時又不是一種工作……”

他沉默了一會兒。

“不論對男人，女人，你要是不能得到他們的心，那你就失掉了最寶貴的東西。一切都是白費……”

接着，他好像不願意再想這些了。

“怎麼樣，這次的會？”

亨利把碼頭上兩個黨小組聯席會議的情況講了一下。他一方面感到遺憾，沒能在跟吉貝爾剛一談話的時候，找個機會說幾句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的話，而另一方面卻又有一種輕鬆的感覺……同時，他感覺到在他的整個談話中，吉貝爾所注意的還是他。這是很可以了解的。吉貝爾住在療養院的期間，工作究竟交給誰呢？亨利猜透了吉貝爾這種心情，馬上就談起自己來，一個人已經盡了自己的職責以後，他是很真誠地願意听取別人的評判的。

“……有一件事我想告訴你。就是……當我看到你不能到會時，幾乎使我高興起來……我知道你主持會議要比我好，但是，我就是這樣，也許因為我還不十分習慣，如果我主持會議時有你在場，我就會很緊張，不十分安心了。”

“可是我從來也沒吃過人呀，”吉貝爾笑着說。

“當然不是這樣。你懂嗎，問題不在於覺得有人監督。即使講錯了一句話，也不能算是什麼罪過的。但是……你懂嗎？”

“你坦白地說出來是很好的。”吉貝爾說。“你可以相信，我很能體會這種感覺。而且，你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訓，在我們領導同志們的時候，情形就像你現在這樣。應該知道讓他們發揮主動精神。想法使他們感到很自在，即使跟你在一起也一樣。絲毫不要妨礙他們。像你說的那種感覺，我有時也有。有一次莫里斯到這兒來開聯合會，我那時是代表。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搞的。每個人跟他在一起都感到自由自在。大家講起話來都毫不拘束……只是感到所講的話比平日百倍地更加重要，因為莫里斯正在聚精會神地聽着每一句話。自從那天我在他面前講了話以後，我就對自己所說所做的比以前要求得更嚴格了。

“而且你知道，你可以肯定，他很快就會恢復健康的……你只要聽他講過一次話，看到他那種鎮靜、堅定、毅力，你就毫不懷疑這點了。在這樣的毅力前面，什麼樣的疾病都呆不久的，你瞧着吧。這對於我說來也是一個教訓。當我一想到這些，我就又有了勇氣。”

“你覺得身上有什麼地方疼痛嗎？”

“不。可是總覺得疲倦，很虛弱。而且渾身不停地出汗！又發寒熱……怎麼樣，會開過以後有什麼事嗎？”

最令人痛心的是看到他的青春被這場疾病摧毀了。吉貝爾還

不到三十歲。他消耗了自己的活力，就像人們常說的一輛汽車開得次數太多了。就連結婚這個問題，好像他都沒有時間去考慮。他很年輕就被關進了集中營。回來以後身體非常虛弱。這次病是他第二次爲大家付出的代價。在一九四七年，一九四八年的時候，由於政府裏已經沒有共產黨員，好像黨還沒有能適應這種新的形式，黨的活動有些停頓的現象，在那一段期間，人們有時看見他和一個很漂亮、身材小巧而活潑的女孩子在一起，她也是一個教員，逢到他主持會議時，她有時還跟他一起參加會議。她一定是忍受不了這種考驗。她生來不是過這種生活的人，以後再也看不見她了。她就跟當初出現時那樣突然地不見了。至於吉貝爾是否難過，誰也不知道。總之，並沒有在他工作中看到這一點。把黨的活動稱爲工作，他是不喜歡這種說法的。

“勞貝目前的問題是，”吉貝爾說，“他以一種老闆的姿態來對待他的工會。他跟很多碼頭工人一樣，始終保留着那種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舊眼光……如果你要對碼頭工人提出一些問題，而這些問題是他根本沒想到以工會名義提出來的，那他馬上就會把這件事看成是在和他競爭。他就會反抗。甚至，凡是稍微超出要求增加工資以外的事，他就會疑惑。他還不至於說‘不要搞政治，不要搞政治’，就像我們在碼頭上還時常聽到的那樣，可是他同樣也有些這樣的感覺。你約束他一下是很對的。因爲，無疑地，他那種關於重新武裝德國的爭論，在他心裏只是次要的，一種藉口而已。而且還應該注意，他有勇氣，這也是事實……現在在碼頭上大家的思想裏主要是政治鬥爭。軍火船這件事，以及其餘的，要求增加工資等等，都跟主要的政治鬥爭有關。這就使他激動。如果他發脾氣，那不僅僅是一個性格的問題。沒有一件事情是一個僅僅性格的問題。再也沒有比性格更能表現政治態度了。”

“最能表現政治態度的……”亨利自己心裏模糊地接下去說……“是吉貝爾這個病，他在身體極度虛弱的情況下還有的這種熱情……真想搜一搜他……老弟……也許是一九四七年的那個小個兒女孩子……‘工作’……”

“作為工會書記的勞貝，他關心的是想成為碼頭工人的唯一領導。黨，他從來不敢說，但是他總認為黨是逼着他跟着黨的步驟走。對任何事他都是這種看法。你記得在‘第也普’時，法蘭西共和青年聯盟派了一位年輕的小伙子來和青年同志講話，勞貝不是又鬧了一通嗎？硬說這種講話妨礙工會的工作，可能造成分裂。碼頭是他私人的財產，個人的領域！……最糟糕的是他自以為做得很好，走着正確的道路，而我們大家都是錯誤的。可是同時他也能為黨去賣命。你可以要求他無論幹什麼事，只要是讓他個人去做，讓他使用體力，他都肯幹……說實話，使用體力的工作是最容易做的工作……”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亨利問，他覺得吉貝爾突然有一種悲哀的情緒。

“瞧，當我看到自己這樣病倒下來，我就心裏想這都是我自已不好。因為我缺少政治勇氣來提出某些問題。有時我覺得很疲倦。有些委員，甚至支部委員，一點事也不幹。可是我並不向他們解說這個或那個任務，不說服他們，不動員他們去做，也不在必要的時候刺激他們一下，也不信任別人，不把工作交給他們去做，一切我寧可自己來做。這樣比較容易些。但是最後就得到了這樣的結果。我至少要有一個或兩個月——他們雖沒有對我說，但我知道——離開鬥爭，現在也許是最重要的時候。這種把自己完全搞垮的傾向，你知道，有時應該注意提防的。這種傾向不一定永遠是健康的。有時反而是一種偷懶的表現。在你應該領導的時

候，怕担負責任！……總之，做，已經做了……但至少有这么好处，就是逼得你不能不跳進水裏，並且是在一個並非風平浪靜的時候。不是嗎？”

“你說得很对，”亨利說，“我們再來談談勞貝吧，必須承認他在弟兄們中間是遇到了各种困难的。当然，鬥爭的意志是有的。……必須承認，特別是六個月以來他們所过的困苦日子幾乎跟不停的罷工一樣艰苦！但是正因為這樣艰苦，有的人就開始感到沒法忍受了。有時應該听听他們所說的意見，和那些平日不說的意見。对了，你認識塞加爾，他还是一個黨員呢。前天，在開始工作以前，四五個人——幸而不多——這樣在談天：‘如果現在郵船公司有輪船開到這兒，要往印度支那運物資的話，我可能會幹裝卸工作的。因為這至少比美國軍火船的害處少。’……‘弟兄們開始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了。’他說，‘要是我們依舊什麼都拒絕的話，窮困就會到了那樣的程度，只要美國船一到，有些弟兄就不能再堅持下去了。’你想想看！於是我們就把所能想到的都向他解釋清楚，特別是戰爭，在印度支那跟在別的地方一樣，都是受美國人指使的。但是他能有这种想法，你懂嗎，这就表示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簡單了……”

“窮困比敌人的宣傳更加能腐蝕人們的思想！”

“你知道，甚至我們的同志，特別是我們的同志，要他們保持住希望的話，應該看看他們是在什麼條件下生活，飢餓、寒冷、破而且髒的房子，非得有無限的勇氣不可，我可以跟你這麼說。那天，我去看我那個小組的會計日羅姆·布伐。他住的那間破房子，牆簡直像浸透了爛泥的海綿！……你可以說，他真是窮得一無所有了。但是跟小組比起來，小組自然並不算有錢，可是也許還有一千法郎的存款。跟他自己所有的一點比起來，这不就是一

筆財產麼。那麼，隨你怎麼說，当孩子肚子餓了，老婆哭哭啼啼，不可能相信這筆錢對他從沒有過引誘……可是，如果你很了解他，那就根本用不着說，他是從來不動這些錢的……他爲了謹慎起見，老是把鑰匙帶在身上。他當着我的面打開了他那隻小箱子，要數一數還剩下多少黨費券，因爲他要我從支部給他帶回些去……我的老弟，這些黨裏的錢，整整齊齊地都放在那兒，實際上像保存古董一般，他的老婆跟我一起看見的，這使我非常感動。這件事是遠遠勝過錢的本身價值，你信不信？”

“可是正因爲這樣，一千法郎白白地放在箱子裏睡覺，應該利用才對。放在箱子裏什麼用處也沒有。最多不過是考驗一下同志罷了，這種辦法是不好的。”

“你要知道，僅僅開一次會，會場，傳單，恐怕現在大部分錢都花掉了。目前一千法郎可不經用呢。”

“我所以講這話，主要的是因爲支部裏那個會計，你是認識他的，他有一種存錢的傾向。這種人我們弟兄真不能叫他們是會計。如果我們由他去，可能永遠也支不出一分錢。不久，要想印一張標語或傳單，那就非跟他強奪不可了。這是一種吝嗇，儘管這樣存錢並不是爲了他自己，這簡直是件怪事。你應該鬥爭，來反對這種現象才是。”

“對人們說話，壁報的作用是越來越大了。人們已經慣於看壁報了。這已經成了習慣。只要把‘人道報’貼出去，前面立刻就有一大羣人，比起看那些卑鄙傢伙的櫥窗來，人數要多得多呢……我個人主張儘可能地多搞標語。我已經請求省黨委替飛機場那邊的農民做些標語，他們的土地都有被沒收的危險。這樣對黨的生活也一樣起作用：同志們看到大家都對我們的工作有興趣，他們也就更加熱愛自己的工作。談到我們在乾船塢牆上的那個出名

的標語，好些人都有這種看法，你聽到說了沒有？這個標語真叫人看了高興！他們說。以後，大家都更加高興參加會議了。必須承認，這是一個成績。甚至有人說，那天早晨十點鐘的時候有工程師來看，其中有一個人說：‘真了不起！這些人一定是搭着架子，否則簡直不可能。’那麼，對於我們後天就要到潛水艇基地去寫標語的事情，他們又會怎麼說呢？真是！”

吉貝爾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這樣才好呢，老兄！”他說。

“再說，”亨利說，“談到這一點，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好讓你知道我們是真正在前進，工作正在向前推進！你知道，巴比雍，你不是認識他嗎？你知道他脫黨的事吧？……”

“我知道，那是在和我爭論之後……”

“好，你想想看，一個月以來，我們看到有人在一些牆壁上用顏料和樹膠寫了一些標語，這些標語不是小組派人去寫的。我們問弟兄們，是誰幹的？誰也回答不出是誰幹的；沒有一個人知道。甚至有一天，在離村子不遠的大路上，電綫上搖晃着一個假人，上面寫着‘艾森豪威爾’。辦法想得真好，繩子一頭繫着一個大螺絲釘，另外一頭繫着這個假人。螺絲釘拋在綫上繞了幾繞，這個假人便很結實地掛在上面，警察非得爬上救火車上的梯子，才能把它取下來。可是，這並不是我們小組裏的人幹的。再說，這些標語並不都很正確。瞧，有一條標語上就寫着‘狗養的美國人’，這不是黨裏弟兄寫的。因為這樣只能造成損害，並沒有說服力。這樣是毫無幫助的。有時我們甚至會想，這些是不是某個挑撥者幹的事。”

“一定有這種人。我在什麼地方看到過‘打死美國鬼子’。你想在現在這個時候寫這樣的標語，會帶來什麼結果呢……”

“啊，你知道，只要碰見一個美國鬼子，有不少弟兄真想好好揍他一頓。”

“这正是挑撥的机会。敌人就仗着咱們弟兄最想做的事情來進行挑撥……如果弟兄們真動了手，那是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有他們的自由。如果發生了這樣的事件：跟美國鬼子起了衝突，甚至把一個美國鬼子打得四脚朝天，或者把他丟到水裏去，這些事你也很难制止他們。尤其是美國鬼子有意挑釁，故意刺激人的時候。大家心裏已經恨他們恨入骨髓了，總得找個地方爆發出來。但是这可不能算做口号。我們的口号是羣衆的行動，這一點你是跟我一樣清楚的。”

“可是這些標語，並不像你所說的那麼嚴重，恰恰相反，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幹着塗抹的活兒時，碰見了一個單幹的怪人！原來就是巴比雍。第二天我和他談了一下。他說他始終不能忘掉你對他的侮辱。他不願回到黨裏來。但是工作，那他是再樂意不過的事了，……他甚至說：對黨說來，一個老碼頭工人呆在黨外，比在黨內要好些。”

“‘老碼頭工人’這句話正是他認為侮辱他的話，”吉貝爾說，“實際上我也有錯。總是對人們心裏想的事情注意得不够。有些事情是可以在開會時坦白地說出的，但是我藉口毫無秘密，就這樣不加考慮，而且不管是在誰的面前，在酒館裏就說了出來。這是一種愚蠢的錯誤。當然黨是毫無秘密的，但是同志們有時是不願把自己私人的一些小事在大庭廣衆之前攤開來談的。那次我們三四個人在‘酒吧間’，圍着一張桌子坐着，喝着一瓶淺紅色的葡萄酒。我們在東扯西拉地隨便聊天。簡直是什麼都談，什麼問題都牽扯到，結果就扯到一些更加屬於個人的、更加微妙的問題，談起那個重要的問題；那些老碼頭工人是不是毫不感覺到總在搶人家的

飯碗呢？是不是真正爲了反對別人提出的輪流工作的要求，還是僅僅爲了維持他們個人利益呢？……你知道，這個問題是很微妙的，不應該輕易就談起來的。而且在酒館裏，結果弄得很糟。巴比雍大爲不高興。你知道他的脾氣。”

“無論如何，他是個好弟兄。現在他又參加鬥爭了，而且勁頭還不小哩！到潛水艇基地去寫標語，他也要擔任一份工作。他要跟我們一塊兒去呢。他興奮得不得了。我甚至怕他事先就亂說一通，來誇耀一番。我警告他不要亂講。但是像他那張嘴……”

“你應該對他說，你把這一切都告訴我了，爲的是讓他知道我對他是毫無成見的……他曾經管我叫知識分子！你懂嗎？瞧，跟他說：現在可是你在牆上寫詩了，吉貝爾要我對你說……”

吉貝爾又全身鑽進被子，他的那雙瘦弱的手平放在胸口上，呼吸有點急促。

“你累了吧？我就走。”

“不，我只覺得不夠暖和，大家都在鬥爭，黨需要每一個人的時候，我却這樣躺在這兒，真叫人難受！只要我能夠起床……”

“你現在的任務就是趕快把病養好……做出傻事來，不僅對自己不利，而且對黨也不利……”

亨利握着吉貝爾那隻放在被子上的、灼熱的手。

“你看吧，老弟，你的病很快就會好的。”

突然間，在這兩個人的關係上，起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改變：現在是亨利以負責人的口氣來講話了，他幫助吉貝爾，而且勸告他。他們倆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把生命融成一片，像現在這樣接近過。

“你知道，老兄，有了你，我不會再有什麼憂慮了。”吉貝爾

說。

兩個人意味深長地沉默了一會兒。

“我相信你会把工作搞好的。你我兩人之間什麼都可以談，我可以跟你說，是我提議要你來代替我工作的。你應該鬥爭，應該有信心。你有一切应有的條件，能使工作進行得順利。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被工作所淹沒，壓倒。對事情總要多多考慮。多開動腦筋。每個星期要細心研究政治局公報裏的每一句話，你要知道，每一句話……你会看到它有多麼大的幫助。你不会找不到解決你的問題的指示的。還要讀‘人道報’。尤其是，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決不要失去對前途的信心。作為一個教員的我，是有很多缺點的，我有時為這種缺點而苦痛，而且甚至有時別人責備我……對於最窮苦的同志的困難缺乏應有的關心……可是你呢，却應該注意到相反的危險。只看到困難、障礙，看不到我們運動的顯著的進步，我們在全世界的勝利。你應該堅信我們也有一天會勝利的。永遠不要覺得是在防守。”

“你說得對極了，聽到你談起這些，我想起那天在會上所做的結論……關於為自衛而反對美軍佔領，如何自衛，我相信我對應該如何做，和為什麼要這樣做的問題講得很清楚。我對弟兄們說明我們責任是如何重大……這一切我相信我說得還不錯。我看到同志們的臉色變了，感動了，神情嚴肅，你是知道那種情形的……但是我注意到我所缺少的原來正是熱情。聽到你的話以後，我相信這是我的錯誤。我當時只談到敵人的計劃，似乎這是肯定的，似乎這是一種攻擊……對於敵人在我們的嚴重打擊之下，到處敗退這一事實却隻字未提。我沒有說明我們的勝利。甚至從美軍佔領這件事情看來，又証明了政府再也不能單靠自己的力量來對付我們。它不得不求救於外國軍隊。但是這並不能解決

它的問題。恰巧相反，這一來倒反而叫人們睜開了眼睛……我累了你了，嗯？我走了。”

這是最令人難受的時刻。亨利把一隻膝蓋靠着床邊。他笨拙地吻了吻有點感到意外的吉貝爾，隨即很快地挺起身來，一面故意說些沒有什麼意義的話，來遮掩他那種強烈的感情。

“老弟，你的理髮師一定是用鉛筆刀給你刮臉的，你的鬍子真刺人！”

“是小組裏的一位弟兄。我正要問你，是誰代替你小組的工作呢？”

“克萊貝。這是個了不起的弟兄。他在‘第也普’時期表現得很好。他會勝任的……好，一定得走了！再見，吉貝爾。你要給我們寫信，嗯，尽可能常常寫……”

像這樣一面說着話，以便不露出沉重的心情，一面向後退到門口，倒確實是很困難的。

“我去告訴那位女同志，要她到你這裏來。我知道她的住處……”

“真的，我還沒想到這一點。你老婆呢，她好嗎？她對這件事怎麼說呢？”

“哦！她是同意的，”亨利回答說……“她雖不能做什麼實際工作，但她是同意的。她會幫助我。在這方面，我倒是很幸運的。”

“對，你真幸運！”吉貝爾說。

亨利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回答。他只是用頭和手表示着再見，同時勉強裝出一絲微笑，喉嚨哽咽着。他走到門外時，感到自己剛才太笨拙了。他抑制住自己，才不再進去……

第十四章

在潛水艇基地寫標語

大家按照預先約好的，十一點半左右都到了克萊貝家裏：亨利、巴比雍和年輕的尤瑟夫。巴比雍第一個到。克萊貝对大家說：

“輕點。別吵醒我母親。她明天早上六點鐘就得走。”

“她工作嗎？”

“不。她每天都到巖石上去撿牡蠣。到退潮時她可以撿一籃子。總可以有一百法朗的收入。”

“夜色很黑，正需要這樣。”亨利說。

似乎他們很快地又回到抵抗運動時那種感覺和方式中了。夜晚工作，總帶點兒秘密味道的……

大家低聲談着話。

“繩子在這兒，”克萊貝從櫃子下面抽出繩子來說。很長的一根，雖不是新的，但是經得住一個人的重量。繩子末端的疙瘩上很結實地繫着一根類似梯子上橫檔的小木棍。

“人就坐在这上面，”克萊貝把繩子從兩腿中間穿過，比了個樣子。

“就這樣，讓我拉起來看看它是否經得住，”巴比雍說，“因為決不能讓它脫下來。我可以跟你說，那兒可真够高。”

他站在凳子上，拉着繩子把克萊貝往上提。棍子和繩子联系的地方有點吱吱地响，但是經得住。

“这完全是凳子在那响，”尤瑟夫帶着不斷的微笑說。

“成，”巴比雍說。“下次还得找塊厚板子，鑽上個窟窿，下面打兩個疙瘩，那就会更可靠些。”

“輕點說。”克萊貝說，“她还不知道我要出去呢。我們有哪些顏料？……”

“材料好極了！”巴比雍說，一面舉起桶來，“我找來的這個真像是特爲我們預備的。這是一種漆船的油漆。告訴你，它是不会掉色的！它叫做‘瀝青色’。它的最大的優點是，你無論塗上什麼顏色，它还是会透過來。你們好好注意，最妙的是……”

他停了一下，好使他們感到驚奇……

“……这可是好东西。是美國顏料！”

大家不禁笑出聲來，母親在板壁那邊驚醒了，問道：

“克萊貝！怎麼回事？”

“沒有什麼。是我在咳嗽哩。”

“你還在看書啊！瞧！你就会着涼的。來睡吧。”

“得了。還沒到十點鐘呢，就睡覺！”

大家不得不靜一会。像這樣的夜晚，你就得約束一下自己，靜靜地呆着，可是却拚命想笑。這一定是由於那種微微的緊張心情所致；一個人重新感到像孩子一樣去做被禁止的事情……克萊貝踮着脚尖去看了一下。

“人到了這樣的年紀，睡得就像石頭一樣，”他回轉來時說……
“好，現在，應該動身了。”

“可是字句呢？”尤瑟夫問，“我，先得看看，寫的時候好不漏掉字母。”

“那要看我們究竟有多少時間了，”亨利回答說，“首先應該寫上：‘美國人，滾回美國去！’”

“我倒喜欢寫‘美國人 Go Home^①’，”巴比雍說，“就像人們在德國寫的那樣。這樣，美國人可以看得懂。”

“但是咱們自己人可就不大懂了，”亨利回答說，“還有一些人不懂這是什麼意思呢。”

“主要是要美國人看得懂，不是嗎？”巴比雍問。

“那可不对，主要还是我們自己人。至於美國人，你用不着爲他們担心，他們會叫人翻譯出來的。”

“好。如果你認爲這樣好，我同意。”

“把它寫在紙上吧，讓我好好看一下。”尤瑟夫提議說。

“至於字母，你用不着担心，老弟，我會慢慢跟你說的，”巴比雍說，“每次寫一個字母，我們要把字母寫得像我們身子那樣大，就得花不少時間呢。”

“寫完這句以後，如果還沒有人注意我們，”亨利接下去說，“我們就再寫上：‘打倒戰爭販子’。”

“‘消滅戰爭’那不是更簡短些，”巴比雍說。

“那可不很恰当，”尤瑟夫說。

“你爲什麼這麼看法呢？我們正在反對戰爭，不是嗎？”

“咱們現在別爭論，”尤瑟夫辯護說。“明天……”

“真的話，”亨利說，“如果美國人對蘇聯宣戰，那時你怎麼辦呢？”

“當然，我們要拿出全副力量來，”巴比雍回答說。“他們會受不了的！”

“那就是說到那個時候，只說‘消滅戰爭’就不夠了。想一想，如果在斯大林格勒，我們的蘇聯朋友只提出‘消滅戰爭’的口

① Go Home, 英文，意即“滾回去”。

号……”

“或者是在越南，”尤瑟夫接下去說，“在朝鮮，在中國……”

“对，但是現在的情况並不如此，”巴比雍辯護說，“你們真是过份仔細了！……好像寫在牆上的每個字都得这样苦心琢磨似的！……”

“你忘記你的標語留在碼頭上面，像報紙上的標題一樣，也許会过上三四年呢。也許一旦不幸，我們就不得不像在一九四五年那樣說‘一切爲了战争’。我們要尽一切力量來制止战争，但是如果战争爆發了，那我們就必須……”

“狗屁，”巴比雍不服氣地打斷他的話，“我們一定把你那兩個字寫上去！你会看到你的‘战争販子’！”

“这个壞傢伙，”亨利說，一面把巴比雍的帽子往下一拉遮蓋了他的眼睛，同時做着給他洗头的姿勢。“如果你覺得这句太長了，你可要沉住氣。如果我們还有時間，我們再加上：‘我們需要一個法國商港’。”

“那就不再是潛水艇基地，簡直成了一塊廣告牌了！”巴比雍開起玩笑來。“你是要我們作默寫了。幸而我知道碼頭上顏料庫在哪兒，好補充。用不着跑得很遠。因爲我这兒所有的，只够寫第一句標語。”

“首先，我最喜欢寫的，如果能够的話，將是一句比一切都簡短的標語。我不繞着彎子講話。你不知道我要寫什麼吧？那就是：‘明天，總罷工！’一共只有五個字。因爲只有这样寫才真实。現在我們只是圍着那鍋肉打圈子不敢吃，好像我們害怕什麼似的。其实其餘的全是小吃算不了什麼！”

“但是，除了小吃，你还想吃什麼呢？”尤瑟夫開玩笑說，“當我們沒有別的可吃，小吃还算不錯呢，这不是真話嗎？”

“你的那套比喻，算了吧！你家鄉的神甫，他們一定比別人還糟……”

“別說傻話了，”尤瑟夫接下去說，“誰都想吃得飽飽的。這話說起來不難。”

“應該知道什麼是可能，什麼是不可能，”克萊貝插進來說，“難道你相信在目前這樣的條件下，只寫上這一句大家就會照着辦嗎？”

“麻煩就在這兒呀！”巴比雍喃喃地抱怨說。他有這麼一個缺點，每逢人家要跟他爭論問題，他總是像一條鰻魚似地溜掉。“拿鐵路工人來說吧，他們就讓我們跌得慘了，不是嗎？今天美國人就開始用飛機運進好多噸的汽油，還有好多箱子！甚至在飛機場圈好以前！我不知道這些東西從哪兒運來的，但是總得有人運才能到這兒來呀！嗯？……如果大家都跟咱們一樣行動，情形就跟現在不同了！”

“應該相信鐵路工人，和別的工人一樣，”亨利說，“你瞧着吧，大家都會行動起來，而且會越來越積極的。他們可能暫時遇到困難。但是你瞧着吧，一旦他們找到了出路，會用出全副力量來的，他們可能比我們還要積極呢。好。如果你願意，我們就這麼說吧：譬如我們守一個球門，他們呢，却要注意整個球場。就算有一個時期咱們遭遇到比咱們願意承擔的更多的進攻，作為一個球隊來說，應該由咱們來想法制止這些進攻。你瞧着吧，大家很快都會行動起來的。”

“並不完全這樣，”尤瑟夫打斷他的話，“是時候了，我負責的是如何能到潛水艇基地，我做到了。進入港口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从入口進去。那些共和國保安隊，他們常常打瞌睡。應該分外小心提防的，是那些巡邏隊，四人一隊，每夜有好幾次呢。要

爬上去，梯子就跟巴比雍的顏料那樣，也是美國人給我們預備的，這是運到基地边上來的幾架水上起重機之中的一架。有一架正在那兒等着使用，吊纜一直垂到屋頂邊。我們必須在上面擺幾下，然後往下落，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很高，但是我看得很仔細，我第一個上去，一個人上去以後，就可以幫助別人。再說，也只好這樣，沒有別的办法可想。”

他們拿起所有的用具出發了。只要幾分鐘就可以走到。克萊貝就住在港口附近。

“在港口外面也有巡邏隊。”他說。

“你瞧吧，總有一天他們會實行戒嚴，像那些德國人一樣。”

在寂靜的夜裏，脚步声總是顯得特別响。在夜裏你更覺得不自由。自由，只是看你有沒有勇氣去做。

“希望你的梯子够結實，”巴比雍又說。“那上面足足有二十公尺高。我可不願意在水泥地上摔成個雞蛋餅。”

“別擔心吧，亨利和我兩人已經試過那個玩意兒了，”克萊貝說，“你知道在防波堤上寫：‘法國不能做朝鮮第二……’。”

“對，但是防波堤不是筆直的，它是傾斜的。如果掉下來，只不過泡在水裏罷了。”

“對啦。第一：兩個人一樣，我們游起水來跟鉛做的狗一樣。而且我可以跟你說，那天夜裏，波濤洶湧，是不是，亨利？第二：可能堤是斜坡，但是上面那些滑溜溜的綠苔和黏泥，你應當看見我們那種樣子！我們不停地在擰筋斗。第三：那時只有我們兩個人。亨利下去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拉住繩子，反過來也是一樣。我倒真願意在那大風夜裏，那個毫無遮蔽的防波堤上看到你呢……我跟你說，寫完最後一個字母E時，我們高興極啦。連個驚歎號都不想加上去了！我出了一身冷汗。此外，我們兩個人

身上都濕透了，那副模樣也真够好看的！可是我這個梯子，始終很結實，你可以不必耽心。”

“我忘了一件事情，”尤瑟夫沿着港口的鐵絲網走到時說，“那兒有一個瞭望塔，上面有一架探照燈可以照亮港口四周。你看，那就是！它常常往四周探照，並且在入口處稍微停一下，也許是爲了叫醒那些共和國保安隊。我們只有到達了基地，才算是真正安全。到了那兒我們就可以躲在暗處。甚至港口的燈塔照過去也不十分清楚。”

他們悄悄地越過鐵絲網，一個接着一個爬着前進了一會兒。這對拿着顏料的巴比雍是最爲困難了。

他們到達起重機底下時，亨利忍不住輕輕地說：

“尤瑟夫，隨你怎麼說，我可不大喜欢你這個辦法。如果我們爬上去被逮住了，人家會說我們是來做破壞工作的。我們會給黨惹麻煩。”

“這正是爬上去的時候了……你要怎麼辦呢，又沒有別的方法……”

“我已經不是二十歲的人了，”巴比雍叨嘮着，“爬上這個到處是橫槓的梯子，真會把腰都折斷的。尤其是我還拿着顏料桶和刷子！”

“給我吧，”克萊貝說。

“還有，特別是我這雙有鐵釘的笨鞋子，我會從上面滑下來，說不定會把我身上骨頭跌斷的。”

“乾脆就說你害怕得了，”克萊貝說。

“閉上你那張臭嘴，如果我还是你那樣的年紀！……而且我還有三個孩子。你瞧着好了，我是不是害怕，如果是爲一個老闆去作工，我連這一半都不會去幹，那是肯定的！怎麼樣，尤瑟

夫，你上去嗎？”

大家開始往上爬，在半夜裏，用手、腳摸索着那些橫槓。

“這些鬼鐵條，把手都摸涼了，”巴比雍又說。

幸而在四公尺的地方，大家可以在机艙的平板上休息一下。

“他們把門關上了，”巴比雍說。“真的，這樣也不能阻止咱們，只要咱們願意，咱們很快就會把他們的機器搞爛。”

“別說話了，”亨利說。“你話講得太多。”

“而且你瞧着吧，”克萊貝接下去說，“你只要爬到十公尺的地方，你就會感到上氣不接下氣了。最困難的還在後頭呢。”

“一共有多高？”

“足有三十公尺，”尤瑟夫說，“我往上爬啦。”

他們繼續攀登。克萊貝拿着桶和刷子爬在最後面，萬一巴比雍要洩勁，好給他打氣。

“如果你停下來，”克萊貝用頭頂了一下巴比雍的屁股笑着說，“我就把你屁股塗上顏色，當心！……”

“也許你比我先停下來呢，”巴比雍尖着嗓子說。

越往上爬，越覺得是在亮光裏。尤其是越過了潛水艇基地上面時，港口上所有的小小的燈光好像都在看着你。伸展在大地上的黑夜，好像是杯子裏的沉澱。上面，倒很像是一片模糊的灰色，在佈滿星辰的背景上，清晰地映出四個人的形象來，特別是在靠陸地的那一面，當你從這麼遠望過去，真奇怪，半夜裏還有些矮屋裏依然亮着燈光。

“瞧那邊，”尤瑟夫輕聲說。

很遠的地方有一片沼地似的古怪的小點在獨自閃着光，真猜不出是什麼東西在照耀着它。可能是遮藏在樹後面的農場的燈光。

“真好看！”尤瑟夫輕聲說，“好像是鳥身上的一根大羽毛。”

“爬上去吧！”巴比雍聲音短促地說。

爬得越高，就越發聽出起重機的鐵臂在搖擺着，在人的動作和風聲裏咯吱咯吱地作響。幸而這時的攀登比較容易了。橫槓越來越小，而且也越來越密了。

“我爬到了，”尤瑟夫說，“現在該順着吊纜往下溜了。尤其是在這兒，掉下水去可不是好玩的。”

當燈塔的微弱光芒射過來時，沿着那巨大的起重機一直照到很遠的漆黑的地面。尤瑟夫兩腿勾着吊纜把身子懸在空中。

“成，”他說。“亨利，遞給我繩子。你用一隻手可不行。”

現在他們四個人都爬到了起重機鐵臂的盡頭，起重機吱吱呀呀地響着，這四個小小的、舉動笨拙的人，就像四個黏在膠紙上的蒼蠅。

“現在說送命就送命啦。”巴比雍叨嘮着。

“最困難的已經過去了，”克萊貝在下面說，“真像小時候爬樹一樣……怎麼樣，亨利，你決定吧。大家在這兒排着隊……”

“把繩子拿回去，”尤瑟夫對亨利說，“我下來可不容易。吊纜在我腳下晃來晃去，在這兒堅持很困難。”

“老弟，”克萊貝說，“這總該不是探照燈照過來的時候吧。我們會像沒法自衛的老鼠那樣被逼得無路可走呢。”

克萊貝和巴比雍始終站在起重機鐵臂上，看見亨利的側影，他用一隻手握著吊纜，儘力往下彎著身子，去拿尤瑟夫用力舉在頭頂上的那一捲繩子。

“你拿著這個桶怎麼辦呢？”巴比雍問克萊貝。“我可沒辦法拿著它往下溜。”

“你別耽心，”克萊貝說，“我把它掛在胳膊上，好騰出手來。”

我还要爬高一點，不致於使身子搖晃。”

“你会把顏料洒得滿处都是的。”巴比雍說。

這樣低声喊叫真傻！像現在風這樣呼嘯着，絕不会有被人听見的危險。

巴比雍握住吊纜，突然說：“真是，要是給斐南德看到我这副樣子！……”

克萊貝話說得太早了。離最困難的時候還遠着呢。大家沒有估計到吊纜的擺動，儘管有四個人的重量加在上面，因為風颳得大，吊纜還是晃蕩得很厲害，往下溜是很困難的。当年青的尤瑟夫感到脚下懸空的時候，他喊了一聲，好使自己感到不是一個人在這兒：

“我已經到頭了。”

他往上一竄，又登到夾在兩腿中間的吊纜的最後一個結上。主要的是，不去想下面二十公尺深的那一段黑暗和堅硬的鋼骨水泥建築……不然的話，頭一暈就會一點兒勁兒也沒有了……這時必須用手抓緊吊纜的盡頭，身子懸空，等到經過看去很不清楚的基地上面時，馬上撒手。離地面半公尺一跳並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就把它當做是接近地面吧……沿着基地四周边上，有一段寬約五六十公分類似小路的地方，比其餘的屋頂矮四十公分左右。必須正好跳到這上面……動作差一點，就會喪命，簡直沒法相信是這樣接近……如果屋頂稍微高一點，跳下去以後馬上可以用手抓住屋頂。如果屋頂略微矮一點，那麼一腳踏到屋頂上，一腳踏在邊緣，也能够沒有危險……而吊纜也不像剛才那樣的搖擺了。現在懸在上面的幾個人，就像一串珠子似的，一會兒向右，一會兒向左，有時繞圈圈，隨便搖來晃去。這一切，他們完全沒有料到……“可是現在要回頭已經太遲了，”年輕的尤瑟夫心裏想，

“大家是否还能够靠手臂的力量再攀回去呢？……例如巴比雍……再从起重机爬下去？现在什麼也没有做成，决不能这样！……而且是派我来找路的。那样一来我会成个什麼人呢？……”

尤瑟夫跳下去了。他恰好落到上面。真叫人高兴。多麼容易呵！

现在轮到其餘的人了，他们跳起来更加简单。亨利，巴比雍……他们一手抓住吊纜，把另外一隻手伸給尤瑟夫，这时尤瑟夫已經拉住釘在洋灰牆上的圓螺絲釘。……

克萊貝要跳下來却又遇到了麻煩，因為他拿着那桶貴重的美國顏料。如果洒掉，那麼，他們所冒的一切危險就会前功尽棄。

“想法把我搖擺得更厲害一點，”克萊貝首先对尤瑟夫說，“我帶着它跳到屋頂上。一滴也洒不掉。”

“你瘋了不成，”巴比雍幾乎喊了起來，他站在結实的東西上，心裏舒服多了。“你会把顏料全部洒光！你用一隻手拿着遞給我，我來接它，尤瑟夫馬上会來幫助你的。”

顏料桶很安全地到了巴比雍手裏，但是尤瑟夫却沒能及時地抓住克萊貝的手。他很耽愛地喊道：

“別跳下來！”

吊纜漫不經心地又在黑暗中打了個圈，克萊貝一隻手拉着吊纜一端的圓圈，懸在離地二十公尺的空中，吊纜這時又悠閒地回到基地上面。这次尤瑟夫拉住了克萊貝的手，幫助他跳下來。

“我想我是真吓了一跳，”克萊貝說。

“實際上，”巴比雍氣喘吁吁地說，“比我們所想的要困難得多。”

“總是這樣的，”尤瑟夫辯護說，“从遠處看去，一切都像毫不費力就可以做好的。”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算得上是能手了！”巴比雍突然地來上這麼一句，“你們，你們可不像我已經四十五歲啦！如果斐南德瞧見我這個樣子的話……”

“只是你話講得太多了，”亨利又說了，“應該多加小心。在戰時……”

“在戰時，那可不同，”巴比雍說……“我們在這兒，只是寫一個標語。……”

他想說：“我們冒什麼危險呢？”隨後，很多念頭突然湧上心頭，他明白自己差點兒鬧出笑話來。

“打仗的時候，我還很年輕，我什麼也沒做，”尤瑟夫說……“我現在來彌補一下。這樣真叫我高興！來，往這邊走……”

“真的，我們還什麼也沒有開始做呢，”巴比雍開着玩笑說。

* * *

他們現在已到了潛水艇修藏塢的上面那座最顯目的屋頂前沿上。从前德國潛水艇是常從那裏進來的。在那裏可以聽到消失在長甬道內隆隆迴聲中的海浪的衝擊聲，他們於是解開了繩子。

巴比雍說：

“這一回比乾船塢上更加驚人。”

“啊！乾船塢上的已經不錯了！”克萊貝糾正他說。

“必須把顏料桶掛在握住繩子的胳膊上，沒有別的办法，”尤瑟夫說。

巴比雍把繩子夾在腿中間，其餘三個人已把繩子放長。他向後面退，一直退到平台上的堅硬的邊緣上，胳膊上掛着桶，背朝外，到了那裏，他還對克萊貝說：

“希望你這玩意兒經得住才好！”

他讓自己稍微往後仰着點。

“慢慢地……別太快！”

他下去了。已經看不見他了。大家只感到他的重量。聽見他在喊叫。

“抓緊，我去看看，”克萊貝說。亨利和尤瑟夫爲了力量更加大一些，肩並肩地緊緊靠在一起。

“你的繩子會在邊緣上磨斷的，”巴比雍向在上面俯下身子來的克萊貝說。

“我想法把它弄好，”克萊貝說。

他把這種情形告訴了其餘的兩個人，要他們兩人繼續拉住繩子。但是要不使繩子在水泥牆邊上磨斷，他沒有想出別的办法，只有自己爬在邊緣上，用手臂墊在繩子底下。

以後每次巴比雍寫完一個字母，亨利和尤瑟夫就把繩子拉一拉，克萊貝就站起來幫助他們把巴比雍整個往上提起來；巴比雍用腳蹬着牆，向旁邊移動一下。大家爲了省點力氣，還是把繩子靠着邊緣。克萊貝的手臂墊得麻木了，他想出了一個別的办法。他把舊上衣脫下來，捲成一堆墊在繩子下面……這樣三個人都拉着繩子，甚至不感到冷。……

可是，過了一會兒，亨利把上衣脫了下來。

“拿去，把我的衣裳穿一會兒吧。想想吉貝爾……”

“那麼，大家輪流穿吧，”克萊貝說，一面把衣服穿上。

每一個動作，巴比雍都要講一聲他寫到哪裏了，証實不漏掉一個字母。當他寫到“LES AME”^①時，他喊道：

“把我拉上去。”

① 這裏寫的以及下面寫的法文字母都是“美國人，滾回美國去！”的那個標語的各個組成部分。

他上了平台边上時說：

“我的手臂都麻木了。这种顏料太乾，在水泥上寫不動。而且必須節省，因為剛好够用……像我們原來想的，再去找一些來，現在却談不到了。……”

接着，对克萊貝說：

“老弟，你的那個玩意兒真的很結实……”

尤瑟夫代替巴比雍下去了。他每次寫完一個字母，向旁边挪動時，他總要問下面是什麼字母：

“現在是I嗎？”

“現在是NE嗎？”

当他寫完“LES AMERICAIN”，他也受不了啦。巴比雍又下去了。拿起桶來時只說了一句：

“老弟，你費了這麼多呵！”

他一直寫到“LES AMERICAINS EN AMER……”，又上來了，說道：

“越寫越熟練了。我比你還多寫一個字母呢；你說這簡直是一種運動！”

“顏料剛够，”尤瑟夫說。

“只好把別的字放棄了。”

“那就下次再寫吧。”

但是把墜着尤瑟夫的繩子往下放時，克萊貝忽然握到繩子的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儘管墊着那捲上衣，還是在水泥牆边上磨壞了。

“尤瑟夫！回來！”他喊着，一面很快地把他拉了上來……

当克萊貝把這件事說明，而且把繩子磨壞的地方指給他們看以後，尤瑟夫不得不抱定決心：要麼害怕，要麼在同志們面前爭

敢光榮，並且害怕也嫌太晚了，這種真正的恐怖已深入到他那脆弱的身體的各部分。

“可是我們不能只寫完一半就丟下不管啊，”他說。

“我下去，”亨利提議。

這句話說錯了。

“你瘋了不成！”尤瑟夫抗議說，他馬上把這個提議看做是對他的侮辱。“我比你輕！……這就是爲什麼大家選了我和巴比雍。再說，你還不會游泳，克萊貝剛才說的……”

“老弟！從這麼高摔下去，游泳，”巴比雍打斷他的話，“簡直別想。而且也不是要知道究竟誰去，問題是能不能夠下去……”

“明天人家看見我們這個只寫了一半的標語，”尤瑟夫又說，“那會引起相反的作用。別人倒得意了……”

他接着說：

“應該嘗試一下……輕輕的。”

巴比雍提議把繩子割斷，然後再接上，但是結會滑開，可能冒更大的危險。他於是不再說下去了……

“應該握住那磨壞了的下面一截，”克萊貝說，“同時大家站到邊緣上來。”

他們試着這樣做。

但是在下面，尤瑟夫喊道：

“我的位置太高啦！”

大家彎下身子，接着跪了下去，最後竟趴了下來，免得被擠下去。但是彼此都覺得不方便。

“我还是太高，”尤瑟夫喊道，“真糟糕！”

“他這麼喊叫！……如果風聲停止下來，他的喊聲就會叫我們遭殃！”

“你們向後退一下吧，也許繩子經得住。我在这兒拉住磨壞的下面那截，如果遇到……好拉住他，”克萊貝說。

他靠着邊緣爬着，順着繩子伸開兩臂，一隻手垂下去，另一隻手伸向亨利和巴比雍。他用盡全身力氣拉着兩端。他整個身體像是一個肌肉做的結，加強了繩子的脆弱部分。……

繩子經得住。但是必須立刻把尤瑟夫挪動一下。“I”很快就寫好了。他們三個又緊靠邊緣俯下身去。

“現在該寫‘Q’了，”巴比雍喘着氣說。

接着對亨利：

“也許以後，咱們馬上寫個‘E’上去，人們會懂得的。”

“讓尤瑟夫去決定吧，”亨利說……“尤瑟夫！如果你願意……以後……立刻寫上‘E’，用不着寫‘U’了，大家還是懂得的！……要是你願意。”

“你瘋了不成，”尤瑟夫說。“我們會被人家看成什麼呢？”

但是忽然間又說：

“快點，那邊有兩個燈光走近來了……”

真的，遠遠的，在港口尽头，兩盞手提燈慢慢地搖晃着，有一人高，隨着脚步声走近了。他們可能是聽見了喊叫声……

尤瑟夫寫完時，燈光已經靠近了。他們開始聽到說話聲，聲音在潛水艇修藏場裏回響着。

“不寫上‘U’，”尤瑟夫低聲說，“人家會說咱們不懂法文呢。”

“別响，”亨利說，“是守衛呢。如果他們听不到一點聲音，他們會什麼也看不見就走过去了……無論如何，我們是躲在这兒的……”

但是聽見那些傢伙站住了，大聲講着話，接着就在那潛水艇修藏場的水泥碼頭上跑起來了。一定是那些寫在基地亮亮的正面

牆上的巨大黑字，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儘管他們的燈光很暗。他們是報信去了……

幸而下去比上來容易。基地後部是由三層平台築成的，每層三公尺多高，還有一座十幾公尺的水泥建築，可是靠着這座建築有一大堆小石塊。可以用手扶住，從一個平台跳到另一個平台。從水泥建築上可以往石堆上跳，不到四公尺，稍微低一點，是個比較合適的跳下來的地方。

但是到了這裏巴比雍又猶豫起來：

“我已經不是二十歲的人了，這樣跳下去會把我腿或是腰折斷。前幾次，我已經把膝蓋跳傷了。我們看看吧，你們到了我這年紀怎麼樣？……”

“那麼，只有一個辦法，”亨利機敏地說……“一分鐘之內共和國保安隊就要到這兒來。瞧，探照燈已經在照起來了。我們用繩子先把你垂下去！我們以後再跳……”

繩子斷時，他差不多已經到了地面。他在石堆上摔得並不厲害。其餘的三個人像孩子似的樂得直笑，一面向着石堆跳了下去，掉在那一直齊到腰的碎石子裏面……接着避着探照燈飛也似地朝鐵絲網那邊跑去，很快就越過了鐵絲網。巴比雍老是落後，探照燈照到他時，他還跨在鐵絲網上面。他尽力像一堆東西似的掉了下來，這時聽見有人喊叫，而且猛地有人放了一槍，一定是向空放的，但總還是有人放了一槍，……幸好巴比雍已經站了起來，像兔子似的溜到大路那邊，拿着空桶和刷子在房子的陰影裏跑掉了。

到了克萊貝家，大家才能安安靜靜地喘口氣。這所房子跟其他的房子一樣。他們不會到這兒來搜查的。

“還是要當心，別吵醒我母親。”克萊貝說。

“老弟，”巴比雍總結地說，“咱們可受够了驚險！”

但是亨利却很嚴肅地說：

“你要知道咱們剛才做的真是了不起的工作。在戰時……”

“無論怎樣，”尤瑟夫打斷他的話，“咱們明天看吧，巴比雍，看看咱倆誰寫得好。”

第十五章

離婚就是恥辱

如果離婚並不丟臉，也不是恥辱的話，那末根本就不是了不得的大事。在其他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改變。她或是仍叫杜干夫人，或是不再叫杜干夫人，都沒有什麼關係，莫非她對這個姓是那樣的有興趣嗎！……至於錢，她仍舊保持着她的財產，够供她很高貴的晚年生活費用，用不着貝特蘭德的任何幫助……孤獨嗎？如果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地仔細計算一下，她的一生中不孤獨的時間原是很少的。他不出外航行，就到俱樂部裏去或做其他事情；她本來就看不見他。現在他还是保持着這樣的習慣。他天生不是一個願意呆在家裏的人，尤其和一個女人在一起；和幾個男人圍着桌子玩玩紙牌，那倒還勉強像在船上的生活。這還不是最值得責備他的地方。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個人有他的權利……一個人結婚以後就應該好好安排，誰也不應該指揮誰……

但是恥辱，離婚就是恥辱，人不能到了老年反而過起恥辱的生活來。主教，其他的女人，特別是那個越老越顯得年輕的柯林納·杜馬—維爾蒂夫人，現在已經可以想像到她是怎樣做着怪樣

子說：“親愛的，說句私話，愛倫始終是有些古里古怪的！我告訴你，像她那樣的年紀，她還從來沒有進過電影院呢！我和大家一樣信教，但不能因為這個就拿慈善作藉口，把共產黨人當做唱歌班的孩子一樣看待，你得承認，親愛的，其間是有着距離的，毫無疑問的，我常常在想，她的腦筋是有點混亂的，……真的，如果俄國人到來，親愛的，她是沒有什麼可害怕的，至於我們呢……你說是不是？”……她的一姊一妹貝特蘭德，吉拉爾婷……她們的心腸都很好，她們一定會諒解的……但是離婚，不管有什麼理由，她們却認為是恥辱。上帝玉成的事情不應該把它拆散。

主要的是離婚後每逢星期四會感到分外的空虛，看不見孩子，聽不到四歲的孩子口齒不清的“你早！”，他的恬靜的笑容，他的那雙有趣的小手，在老人的臉上常常驚奇地發現難於置信的東西：皺紋——，有時快樂的眼淚順着那些皺紋流下來……他的笑容是那麼恬靜……他在她大腿上蹦蹦跳跳，把“萊納媽媽”那天穿的最漂亮的衣服都要撐破了……

生活中長時期猶豫不決的問題，有時突然地得到了解決！幾天之內一切都急轉直下了。自己竟沒有時間來思索，來自問：“為什麼要等到六十歲，生活才第一次要求我有勇氣呢？”……要想輕易地回答這個問題，為時已經太晚了。一個人在二十歲的時候，有選擇自己前途的勇氣。……然而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對過去已無法選擇。在這樣的年紀，無論在哪一方面的勇氣往往是損失多……

就在一星期以前，一切都還和一年前，也許是十年前沒有什麼不同……杜于夫人和她丈夫之間的疏遠，是和他們結婚後他第一次旅行以來情況幾乎一樣。好幾個月她過着孤獨的生活，一個人過着富有的生活，住在幽靜的老房子裏，四週都是古老的傢具，

只有常常听到板壁後面一隻小老鼠或一些牆皮跌落的声音。像這樣時常在海上的男人，他對愛情的看法跟別人可不一樣。他們的結婚太快了，簡直像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們除了肉体的接觸以外，沒有時間彼此更深地了解。他熱中於追求錢財。在她的面前是有待發現和創造的生活。她自从離開了那座草叢中的、死氣沉沉的、孤獨的古堡以後——她的母親在那裏幾乎沒有住下就去世了，她的父親幾個月後也在那裏去世。——她從她丈夫那裏所得到的只是泛泛的愛情。在他第五次出航的時候，她已經肯定他在其他的港口又重逢了其他的女人，她們也和她同樣地時常見到他，她們也和她同樣地可以自稱“杜千夫人”。她一生從沒有在他面前透露出這一种懷疑。而她對他是否忠誠，是否可以對自己說你欺我，我也欺你，我們誰也不欠誰，完全平等……這一切很快都變得不重要了。現在當她回顧以往，那二十歲和三十歲之間的年代，在她生命中像是一個真正的空隙。她度完了那孤獨而暗淡、但却風平浪靜的童年，突然間就逢到富有而苦惱的十年，這其間充滿了內心的鬥爭和憂愁，精神上感到痛苦和孤獨。這是生活極不平穩的十年；在這期間，乱七八糟地發現了一大堆個人对生活所要求的事，也發現了一大堆生活拒絕滿足我們的事；在那種時期內順着風吹的方向，一個人是可以變好也可以變壞的。到了三十歲，一切的風都停了，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風高高地在愛倫的頭上吹過。愛倫！除了她那嫁給一個富農的大姊貝特蘭德和出家後取名瑪爾特修女的幼妹吉拉爾婷之外，現在誰還叫她愛倫呢……其他所有的人看來，她只是“杜千夫人”，過去一直是孤獨的，而現在還是那麼孤獨，雖然自从一九四〇年以來，他不再出外航行了，可是她還是那麼孤獨，還是“杜千夫人”，高級海員的妻子，正如他們和大家一般在招貼上所寫的那樣。

一個人的一生幾乎可以不和外界接觸地過去，就是說用不着離開大鐘路，離開那裏熟悉的店舖，幾家時常來往的人家，和越來越勤去的我們的可愛的教堂；然而到了晚年才覺得這個外殼破裂了，才知道在你的周圍常常有着另外一個世界……

一個月前，當這些大兵第一次來表示要租用這所別墅時，她一點也不會想到可能有反對的意見。既然她的丈夫在報紙上登過一個出租的廣告，那當然是要把它租出去。如果他們可以出很高的租金，那再好沒有了。任何一個國家的軍隊都不在乎錢的；這是他們自己的事。由於她的丈夫不在家，她就告訴他們明天再來，原則上已經同意了，不過這所別墅是屬於他的，因此要他來決定。他們重新戴上了船形帽，還很有禮貌地說了聲 O.K.^①，滿口發出糖的香味，然後乘着吉普車走了。第二天，他們並沒有來。如果他們再來的話，事情就已經解決了。她丈夫不僅同意，甚至顯得有點受寵若驚。他說他頗引以為驕傲。這樣出租他的別墅對他說來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政治行動。可是她對這件事却覺得無所謂。

但是有一天早晨，她看見在肉舖對面，幾個別的大兵正在作為他們總司令部的維維納醫院的牆上設法擦去這樣的標語：“美國佔領就是……”，其餘的字已經被塗上了白粉……但是兩天以後當她又去肉舖時，這個標語又出現了：“美國佔領就是戰爭。”

她丈夫說：

“這都是共產黨員幹的。凡是阻止俄國人的侵略的事，他們看了就要喊着叫着來反對。我想您還不會去注意他們說的話吧，對不對？或者說得更恰當一點，對我們說來，如果要有正確的觀點，只要從反面來想他們所說的話就夠了；一點也不錯，只要從

① O.K.，為美國人的口頭話，意即“是”。

反面來想就行了。他們很清楚，美國人在這裏，情形可就不一樣啦！不久戴高樂將軍就會來。哈！哈！那時可真高興呢……”

她一點也沒有可反對的。在無視和輕蔑工人羣衆中生長起來的她，連想都不想就接受了他的觀點。她只是多了一層仁慈厚道，那是她母親傳給她們三姊妹（貝特蘭德、吉拉爾婷和她）的。她認為工人們所以貧困，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錯誤，他們的懶惰，他們的壞習慣，總之是因為一大堆缺點。她對這些缺點感到十分嫌惡，因此也不想去檢查檢查幼年所听到的那一類話是否正確。……不過，這並不阻止她憐憫工人們的貧困，並且還夢想把世界洗刷一新。她丈夫提出的辦法是要一個公正而善良的領袖的鉄腕，它可以強使那些不幸的人轉變為幸福的人。她呢，她是把這些人當作一羣誤入歧途的孩子，但是他們的心地是好的，只要緊緊地牽着他們的手，他們就可以得到快樂。對她說來，共產主義只是這些歧途之一。她同時認為這些人由於他們那樣貧困是應該多多加以原諒的……他們在牆上寫標語反對這種貧困，這是他們的權利。應該不應該這樣做他們比任何人知道得更清楚。他們的情形一定是很糟糕的……莫斯科？杜干夫人從來沒有想得這樣遠……如果他們以為那邊貧困已經滅跡了，那麼對於那些不這麼想的人又有什麼害處呢？大家都是自由的。她對丈夫說：

“俄國人的侵略！您敢肯定是這樣的麼？可是，美國人却已真正來佔領了我們這個國家，您承認不承認？”

他聳了聳肩膀，脫去了室內穿的長袍，把煙斗塞進口袋，然後理直氣壯地走了出去。

起初使她思索的只是佔領的問題。因為佔領對於她意味着某些具體的事情。這意味着在她一生的這三年之中，她家裏的一個巨大變化。那時她不得不讓出頂樓靠街的那間房間來給那個穿着

綠色軍服的軍官^①……軍官……好兇惡的傢伙！他是負責潛水艇基地的秘密研究工作的，但是他的本性是那麼卑鄙，甚至對他的工作也不能保持秘密。尤其是當他酒醉的時候。那一晚他回來時穿着那雙滿是泥土的大皮靴踩着客廳裏的地氈！……愛倫正在讀“貝阿特里斯”^②……她的丈夫躺在安樂椅上打瞌睡，兩隻腳朝着在壁爐裏用木柴生起的火，因為那時候煤……他一進門便指手劃腳地用結結巴巴的法國話喊着：“做成了！差不多做成了！我們的潛水艇，可以到處去了！不久……可以到處去了！用不着把艇身露到水面上來！哈！哈！我們就這樣去把它們炸得粉碎，……把它們炸得粉碎。哈！”他走近來，彎着身子，臉和手向前伸着：“這是我做的。法國軍官先生，是的，這是我發明的……我知道是可以這樣做的！現在果然做成了！差不多做成了！”然後蹲在安樂椅旁邊又低聲地說：“先生，你是個海軍人員。說句知心話，我的意見不是很了不起的麼？”杜于先生臉色蒼白得像白布一樣，他想到在這所房屋中，他們是在這樣一個武裝着的人物的支配之下，感到十分驚惶失措，甚至不敢縮一縮腿。他勉強地仍然躺在安樂椅上。他只是從他嘴裏抽出了已經熄滅的煙斗。……“毫無疑問，先生，毫無疑問，你的意見正像你說的那樣。”——“可是，你儘管這樣說你可不知道是什麼！只是討我喜歡罷了。”他大踏步地走來走去，把地氈全都弄髒了，突然間變得懷疑起來，似乎有人在盤問他的秘密。然後他在壁爐的大理石上重重地打了一下。他甚至打痛了自己，這個野蠻的傢伙！“不，我不告訴你！”可是他又走近來，把一個膝蓋跪在地板上，用嘶啞的聲音嚷着：“說句私話，讓柴油機排出的氣體老是那麼損失掉，正像你所說的，這是糊塗，是

① 此處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納粹軍官。

② 巴爾扎克的一部小說。

的，这是糊塗！應該把它收集起來，利用它來擴大我們的活動範圍。這是一個老問題。可是怎樣去做呢？怎樣去做呢？是我發明了怎樣做的办法！這個我可不告訴你。但是这已做成功了。嗯？这不算了不起麼？”但这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事。這個曾受過高等教育的學者却熱中於戰爭，熱中於屠殺。看看他怎樣翻閱報紙，閱讀關於俄國的消息，讚揚那些相片吧。那些相片……有一天，當他不在家的時候，愛倫到了他的臥房裏，因為一股過堂風把他的房門吹得砰砰亂响，好像有意地吸引她的注意。兩年來他一直是把門鎖得很嚴的。她過去從來沒有跨進過他的房間。雖然這所房子還是屬於她的。她很好奇地要去看看這間房間，看看他把它搞成什麼樣子。在那裏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這樣可怕的事情。在牆上，在她的牆上，在床頭上用圖釘釘着的可怕的相片。她最初感到的印象是那樣的強烈，以致立刻轉過身，準備逃走，但是恐怖在她後面召喚着她，使她不得不重新轉過身去。於是她完全改變了態度；她回頭來仔細觀看這些相片，一張一張地、靠得很近地看，好像要發現一些細微的地方來證明這不是真的，因為像這樣的恐怖不可能，不，不可能是真的……有一個在熊熊大火中的村莊……在村莊前面，好像是在街頭照相攤的佈景的前面，六個德國兵在那裏微笑着……在其中一個兵腳下，有一個用墨水劃的十字，在下邊的白邊上用鉛筆寫着一個德文的“我”字。……另外一張照着一堆，是的，一堆在雪地裏光着身子的血淋淋的兒童的屍首。……此外還有一張也是在雪地裏，有一個被破開了肚子的年輕婦女，兩腿分開，混身是血，躺在那兒，臉朝着前面，衣服破爛不堪，兩眼已被挖掉。……還有……這是瘋子！是一個狂人！雪？無疑的，這些相片上所照的就是他們在俄國所做所為的事。無疑的，在腳下劃着十字記号的那個士兵就是從那裏寄給他

相片的人。就在这一天，愛倫到教堂去做了懺悔……你不能看了这些东西而不觉得自己也是有些責任，有些罪过的。

对她說來，佔領首先是這兩幅景象，这种景象由於三年來和這個惡人的每天見面而冲淡了。

“美軍佔領”……这是不能相比的……杜干先生甚至說恰恰是与这相反的。

“有兩種办法可以防止俄國人把野蠻的行爲帶到這裏來。兩種方法而不是三種！第一种是美國人來保護我們。这当然有不方便的地方……無疑的。但是比第二种还好一些。因為第二种办法是德國的重新武裝。兩者由你選擇其一。如果美國人到了這裏，我們就可以免得再看到那些穿灰綠色軍服的大兵^①了，您懂得麼？”

幾天以後，杜干先生參加了一次商会舉行的正式欢迎美國軍官的大會。他跟別人一樣已經在那裏說，美國人到這裏已經兩個月，却還沒有官方的機構敢出來慶祝他們的到來，這真是丟臉。好像大家都怕共產黨員！真的，開端是困難的。從來沒有一個人願意外國軍隊駐紮在本國內。但如果是需要呢……主要是必須設法对付共產黨員。好在政府也夾進來管這件事了。在大鐘路的俱樂部裏一切遲早都會知道的。特務部門的那些稽查員已經訪問了商会主席庫巴埃，副主席夏隆和其他一些人。這些人的話，都是很有力量的，何況手裏還掌握了他們的材料。因此一切都組織好了。……這樣佈置以後，那些政客也就不得不跟着出頭露面，甚至那些社會黨人、市長、縣長之流也和其他人一樣表示同意，只是不願意做得太明顯罷了；那都是一些無恥的懦夫。……但這並不是說一切都進行得很好了。許多人都怕在裏面插足……因此參

^① 指西德的兵。

加的人並不多……結果招待會只有在商會主席的辦公室而沒有在會議廳裏舉行；他們最後改變計劃和搬動桌子的情形是不難看到的。和往常一樣，最縮頭縮尾的是那些政客。尤其是市參議會的那些人；四十人中只有五個人有勇氣來參加。……而且，在參加的那些人中，可以看到有許多人都不願意站在第一行，特別是當“民主主義者”雜誌的記者帶着鎂光燈照相機前來的時候，這種情形更是明顯；有些人故意亂哄哄地，有些人故意舉起手臂來喝酒，有些人故意低着頭，有些人的鞋帶剛巧鬆開了。“我的眼睛受不了鎂光”，有的人說。那個攝影記者試了好幾次，他堅決地說：“先生們，勞你們駕，請稍稍轉過點兒身來！對，像這樣，請朝這邊看！”他剛照完，另外一個記者又進來了，接着又是兩個，他們是“閃光”雜誌和“巴黎報”的記者。攝影記者从不單獨來的……這是多麼可笑，多麼無聊呵！沒有表示自己意見的勇氣。自己的意見？這些人簡直就沒有自己的意見。他們抓住一個位置正像一個掉在海裏的人抓住一塊破船板一樣……明天在將軍^①面前他們又將怎樣呢！他們只有低頭聽指揮，上帝知道。庫巴埃首先用英語講了話。美國人用手指尖鼓了鼓掌。那些法國人跟着也鼓了掌。他然後用法語講。這一次只有那些法國人鼓掌。美國人只是注視着。他們很高傲地注視這一切，無疑的，他們要使人覺得，他們已經等了兩個多月才喝到這杯香檳酒，這事他們是會忘記的……無疑的，也因為他們不會不看到所有這些表示，這些面孔，這些老是在第二排或第三排的懦弱傢伙的假惺惺的迎合態度……一會兒又來了一個攝影記者……當美國布命德上校上前講話，庫巴埃做了一個手勢要大家鼓掌的時候，杜干心裏想：“如

① 指戴高樂。

果我是他，我只用英文對他們講話，讓他們知道，沒有他們這些懦弱的傢伙，我們還是很有辦法的。”他並沒有失望。因為那個美國上校講完了話，其他的人都被迫表示信任地鼓了掌，雖然四分之三的人一個字也沒有懂得究竟說了些什麼。杜干看了這種情形高興得不是鼓掌，而是搓着手心表示很滿意了……布侖德還譏諷了那些聽懂了話的人，表示他猜透了某些人的心理，他說：“我不知道我們留在這裏多久。但是，如果國際局勢好轉，我們是很樂意回到美國去的。”話說得真好聽！因為同時這也意味着：不管你們願意不願意，你們的意見等於零！我們在這裏並不是為討你們喜歡，而是為了“國際局勢”。那種口氣很像是說：“我們是靠着武力留在這裏的，我們離開……離開這裏……‘只能是依照人民的意志’……”^①啊，上帝！把典故這樣顛倒過來引用，真不知會把人引導到什麼地方去呢！因為，人民的意志並不受到重視。“國際局勢”，這倒是一個好題目！……至於杜干，他所以不向前表現表現自己，這並不是因為他不願意……他那時已沒有任何正式職位，他只是被邀請的三等人物，無非湊湊數目而已，他甚至絞盡腦汁想法尋找一個藉口來表示自己並不害怕什麼……可是除了把他的別墅出租這一件小事之外，他找不到更好的辦法。於是，他走到布侖德前面，布侖德那時正在桌旁吃點心，並同庫巴埃和其他一些人談着話。當庫巴埃看到杜干走過來，他表現出一種神氣似乎在說：這個傢伙想鑽些什麼？但是因為杜干是法蘭西人民聯盟的老會員，不會胡說的，因此也就讓他說了。杜干用英語說，他對於那幾個租房子的美國兵沒有再來，表示奇怪。布侖德

① 這裏引了法國大革命時米拉博所說的一句名言，米拉博當時曾代表國民大會向國王的傳令官說：“我們是依照人民的意志留在這裏的；只有用武力，才能使我們離開這裏。”

只是對他泛泛地看了看，因為他對於他說的話毫不接頭，他甚至覺得沒有必要說什麼話，只是聳了聳肩膀，那意思是說：你知道，我們不能去管那些細節的。但終於他还是說了：“無論如何，我們能够付你錢的，即使我們的士兵找到了別的地方。”“啊！不是這個問題，上校，不是這個問題！……”但是庫巴埃已經挽着布侖德的手臂，把他同那個社會黨縣長一起拉到一旁！杜干那一夜睡得很不安，儘是做著把那些胆小的傢伙打倒，宰殺敵人，獨自歡呼戴高樂將軍的夢。愛倫在自己房裏好幾次聽到他叫喊，嚇得從夢中驚醒過來。

這幕悲劇直至第二天才真正開始。……愛倫一個人正呆在家裏。有人按着門鈴。她像往常一樣拖着舒適的紅拖鞋很快地去開門。一個美國軍官。在他後面，在人行道旁邊，停着輛奶油色鍍銀的嶄新的大汽車，司機是一個士兵……

“杜干夫人……”

她正要說：“是的，先生，”但是她立刻發覺對方並沒有詢問的口氣。

“我是來替我的司機租你的房間的……”

“但是，先生，出租的不是一間房，而是一個別墅。我們沒有房間出租。”

“您有的，杜干夫人，您有一間房間，我知道得很清楚……”

愛倫不知道怎樣回答才好。

“您不認識我麼，杜干夫人？一定是因為我留了美國式的鬍子……”

愛倫使勁地關上了門，把身子靠着牆，使自己不倒在地下，然後上了門門。她聽見外面用德國話罵人的聲音。是的，現在她聽出了這個聲音了。多麼可怕啊！她靠着門站着，手扶着門門，

甚至看見那輛奶油色鍍銀的大汽車遠遠開走以後，她還是那麼害怕。

當天晚上又有人按門鈴的時候，愛倫在開門前就叫着：“是誰啊！”

“自然是我”，杜千驚奇地回答說。

“一個人麼？”

“您瘋了麼！自然是我一個人……”

她把她所遭遇的事情告訴了他。他却不願意相信。

“這是不可能的事。我親愛的，您一定看花眼了……。”

她詳細地敘述……先是他的話……美國式的鬍子……

“那麼，他們不知道他是誰，”他說，“明天我到維維納醫院去一趟。”

他簡直不能相信會有這種事。

“也許他当了俄國間諜……誰知道？……”

“可是他當初是不喜歡俄國人的，”她說。

“您怎麼知道？”

她沒有回答。她一直不敢說出她在樓上那間房裏所發現的東西。她用什麼話來描述這個呢……

在維維納醫院，接見他的美軍辦事員和別人商量以後回答他說：“關於這問題我們沒有什麼可說的。此外，如果有問題，那只是美軍司令部的事。”

總而言之：跟你沒有什麼關係，只管你自己的事吧。杜千在俱樂部裏把這件事講了。愛倫也把這件事說給了她接近的人听……這似乎是不可置信、無法想像的事。因為怎樣解釋他親自來為他的司機租賃房間呢。除非碰到一個神經病人，故意來開開玩笑，看看舊房東怎樣对付……“正是這樣，……”愛倫逢人就這

樣說，“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再也不敢往下說了。

兩天以後，法院送來了一張傳票。杜干一再讀了那張藍紙對她說：“這就是說，後天要您去做証人。您要不要我出去打听打听情況呢？您最近看見了什麼可以說明這件事的呢？”“沒有什麼，”她說。“真的沒有什麼。我不懂是怎麼一回事。”他回來時，氣得要命，他說：“無論怎樣，您不能去！……原來是那些共產黨員要您去當証人替他們辯護，您聽見麼，在一個關於他們報紙的案子裏替他們辯護。這是因為您到處去講那個軍官的故事的緣故。”

“您也一樣，”在他繼續說下去以前她這樣回答說。

“他們在他們報上正是這樣寫着，說德國人重又到了潛水艇基地，在美國人的指揮之下，進行他們的長距離潛水艇活動的研究。他們偶爾提到了您。他們想每一個人都是那麼天真地听憑被拉入他們的圈套。他們真是在做夢。活該讓他們去受罰吧。您可不要去。”

“爲什麼我不要去，如果這是真的？”

他听了大吃一驚：

“因為您會幫助他們打贏這場官司，要縣長失敗。您會污辱我的名譽。”

“您怎麼能讓那些說真話的人吃冤枉呢？”她問道。

“您發瘋了麼？”他大聲叫道：“這樣對我說話？您姓的是我的姓。如果您要去，我就不如親手弄死您。”

“我一定去，”她說。

他使勁地關上了門。從來不進教堂的他，這一次却出去找主教幫助，免得發生丟臉的事情。主教把她找了去，並且親自對她說：

“我的孩子……教皇的諭旨……凡是幫助共產主義的……都

是不許可的。”

“我不是跟共產主義打交道，我的主教，我只是堅持真理罷了。您真使我奇怪，您難道要背叛真理……”

她哭了起來。

他又對她說：

“只有上帝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謊話……魔鬼的手甚至把最純潔的東西也會弄髒的……”

她滿面流淚注視着主教安慰她向她伸過來的雙手。她站了起來：

“我的主教，我的良心要我去。我將來稟告上帝吧……”

在法庭上，她甚至沒有看到共產黨員。只有那一個矮小個子走過來向她表示謝意，並說事前沒有徵求她意見就把她列為証人，覺得非常抱歉。“夫人，我們不認識您，我們想您也許會同意來談談那樁據說您知道的事情。”她真不知道怎樣回答好。那個人立即走開了，為難地退到法院的陰暗的走廊上。然後她在一條長櫈上坐下，其他的証人，男工和女工一起在那裏聊天。關於這個案子除了她丈夫告訴她的以外，其餘她什麼也不知道。她向法官敘述了她所遭遇的以後，她立即回到家裏。她的証詞在法庭上曾哄動一時……如果那裏有魔鬼的話，她也並沒有很接近它……

可是從此便生出了很多的問題。因此美國在法國駐兵和重新武裝德國兩者之間選擇一條道路的說法便不對頭了……每天都有許多問題發生。五天來，杜干先生閉口不發一言，回家來只是吃飯和睡覺。她第一次開始考慮像這樣的一些問題，這些日子意義真大啊！杜干先生是訂閱“世界報”的。現在晚飯後，他把報紙丟在鋼琴上，獨自上樓去睡覺了……以往，她很少翻閱這個報紙，對時事毫不關心。可是現在，談到美國人，不管是談在美國的或

在別國的美國人——因為簡直是不可置信的事，現在到處都是美國人——每一行這種枯燥的文字都好像是爲她寫的。她甚至去找前星期的報紙，那些跟大家一樣都已作了別用的舊報紙。她並不停留在那些細節上，只是想獲得一些簡單明確的概念。這時正是麥克阿瑟軍隊在瘋狂地轟炸了居民區域，佔領了幾乎整個朝鮮以後，受人民軍反攻被迫狼狽後退，留下了一片焦土的時候。愛倫因此知道他們已使用燒夷彈，逼得平民慘痛地奔逃以及杜魯門使用原子彈的威脅。她看到了一篇署名莫里斯·杜凡瑞、題爲“戰爭罪行”的文章，那篇文章指出，美國人在朝鮮所犯的罪行，並不比當年德國人在俄國或其他地方所犯的罪行輕。在另外一篇題爲“歐洲或亞洲”的文章中，她得到了這樣很明確的觀念：他們要在法國做他們在朝鮮所做的事情。他們是爲了這樣的目的而來的……她在一連串的謊言中終於找到了她的道路……當然，俄國人、中國人對她說來並不更可愛，雖然報紙對他們的說法已比杜于先生的說法溫和含蓄得多，不過究竟他們並沒有到法國來，他們是遠遠地在他們自己的國家裏。關於德國人，同樣，只要知道推動重新武裝德國的是美國人，並且在所謂“大西洋軍”的他們的軍隊裏，打算編入十五萬德國軍隊——這是幾天前在倫敦剛決定的——，一切都更清楚了。“她的”那個軍官無疑的就是十五萬中的一個。

她很知道她那始終閉口不言的丈夫不敢像他威脅的那樣來殺死她的。可是她每天晚上還是把她的門上了門。否則她就不敢睡覺。他們之間的氣氛是很難忍受的。爲了擺脫這一種氣氛，一天晚上她首先對他丈夫說：

“加布里埃，關於美國人的問題，您就不怕把問題看錯嗎？”

“美國人？”他說着突然站了起來，把背轉向了她。“現在的問題不是美國人，而是我們兩人，是別人對您和對我所說的閒話。

您还不清楚這一點麼？”

“我並沒有做錯什麼事啊，”她說。

沉默似乎又要繼續一個很長的時候。

但是他又說下去了，在客廳裏踱來踱去，有時在她的背後經過：

“對於美國人，相信我，这不是一個喜歡不喜歡他們的問題……這是因為我們需要他們。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有更好的辦法……他們在朝鮮——對付半個並不比葡萄牙更大的國家——已經被打得一敗塗地，一星期以來他們一直在潰退！啊！如果我們有一支真正的法國軍隊，以戴高樂為真正的領袖，來抵禦赤色的侵犯！您可以相信，我才不需要美國人呢。但是情況並不是這樣：俄國人……”

“俄國人離得很遠呢，”她說。

“啊！這是您所想的！幾天以前您已經為他們做了証人！”

“那麼，我們現在是已被俄國侵略了，”她諷刺地說，“明天我的頭髮將要被剃掉，正像和德國人合作過的那些女人一樣，或是您……”

他問道：

“您像這樣看我而且笑着，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想到您要出租的別墅，並且不知道您我兩人究竟誰玷辱了誰。”

他猛然從口袋裏掏出一張報紙，把它打開，並且一直抖擻着，好像不願意拿在手中似地，一面囁囁着說：

“這就是我的答覆。每個人都可以在他們的骯髒報上讀到這個，幸而它是每星期出版一次！這是您在法庭上所說的話，這是他們要您說的話！……”

“願意讀的人才去讀，”她說，“這有什麼玷辱您的地方？”

“听着！”

他帶着人們可以想見的表情讀了那段她在訴訟中作証的報道。等他讀完，她就說：

“我確是說了這些話，這是真的。”

“但是您的話是和一堆骯髒的廢話登在一起的啊！”他又揮動着報紙嚷着說。

“您怎麼知道其餘的話沒有您剛才讀的那段那麼真實呢？”

他聳了聳肩膀。

“總之，托您的福，他們總算被宣告無罪，您做的真是好事！如果您的父母還活着！……”

愛倫注視着那張已塞進她丈夫口袋揉成一團糟的報紙。忽然間她急於想讀一讀訴訟記錄中其餘的話，她想知道關於她所參加的訴訟的一切。也許他猜到了她所想的，他重新掏出了那張報紙，兩眼盯着她，把報紙丟在火爐裏。

第二天早上當她上街，經過大鐘路穿廊下的小報攤時，這種引誘力更加强了。困難是這些報攤上總是有人，一個人上來，付了錢，離開了，可是另一個人又上來了。那個賣報的婦人沒有一秒鐘是單獨在那裏的。愛倫情緒很激動，她活了六十歲自己從來沒有買過一份報。每一個人似乎都事先知道價錢，扔下了不多不少的錢，用不到等找零錢就走開了。尤其是，如果她來選擇這份報紙……賣報的婦人也許認識她，她將怎樣想呢？舊城的一個老头子正在購買什麼東西。愛倫無精打采地裝着觀望一家瓷器店的櫥窗的樣子。當那老头子走遠了，她立刻跑上來。但是當她剛剛走到，一個她沒有注意到的人忽然從一輛自行車上跳下，站在報攤的前面。她非常尷尬地轉了身，裝着沒有注意報攤的樣子，好

像她在等着什麼人似的……當那個人離開後，她立即跑到報攤那裏並且很快地說：

“‘呼聲報’……多少錢一份？”

“十個法郎。”

她拿了一份，把它折了又折，塞進了她的提包。她做得很及時。就在這時候走過來一個她認識的人。她預備臨睡在床上去讀，正像從前，當她十五、六歲的時候在修道院的兩年中偷讀小說那樣。……那時正是十二月裏的一個下午，有這樣的天氣真使人感到年輕。

她剛剛回到家裏，就聽到貝特蘭德在按門鈴。哎喲！到處都談論美國人，不管你轉向哪個方向都可以看到他們，連半小時的安靜都不可能有了。貝特蘭德是來要求幫助的。她以為杜干交遊很廣，也許可以出面阻止別人侵佔他們的土地，特別是他們的農場。她認為這件事容易辦到，因為在村子裏只有她的農場受到威脅……牽涉的只有幾百平方公尺。當時德國人也肯遷就把飛機場築得小一點。杜干不在家。愛倫答應勸他幫一幫忙。

貝特蘭德，兩眼紅紅的，把手絹捲成一團握在手裏剛走，医生的妻子，小個子的德剛夫人馬上就來了。愛倫和德剛夫婦雖不相熟，可是彼此知道，雖然在舊城的人們的客廳裏很少見到他們。德剛是個古怪的人，只關心肌肉活動。他是一個舉重會的會長。但是他們都是好人，可以交往。德剛夫人一起頭，說話顯得非常吞吞吐吐不痛快。幸虧杜干不在家。不然，只要他看她一眼，就會妨礙她說話的。她好不容易像串珠子似地一個一個字地把話說出來。最後她匆匆地拿出幾張紙來。這是一封兩頁多長的信，寫給所有國民議會議員、省議員和市議員的信。信上簽名的有二十五個人，其中十來個人是愛倫熟悉的有名望的人物。“昂吉爾大夫；

前鐵路理事會理事莫羅先生；牧師杜蒙先生；高級海員的妻子、天主教徒納齊羅夫人……噢……護士佛郎斯夫人；古典學校的教員加尼埃小姐；德剛大夫旁邊還註着‘法國舉重聯合會副會長’字樣；前消防隊隊長波蒂埃先生；郵電局稽查、解放委員會會員德維爾·加斯東先生；噢，儒弗尼渥先生，啊！這是杜干先生的熟人，他也是高級海員，領港員；退休教員羅吉埃夫人；工程師郎芳先生；博物學家阿貝林博士；里耳·龐尼埃公司分公司代理經理萊佛里埃先生；第一次大戰時老戰士、收稅員吉伏登先生；天主教徒——確是天主教徒——、倉庫管理員、第一次大戰時的戰俘夏里埃先生；機械師、二級商船隊高級海員馬若先生；第一次大戰時的戰士和戰俘、教員拉勒·格里克先生；工程師蒙當先生；農民，噢，我的姊夫格朗吉洪先生，您認識他的，我姊姊剛剛走，您也許碰到她了……

“那是我丈夫到她那裏去的……”

“……地產業主康先生；護士雷納夫人；殘廢軍人，勳章獲得者德瑪克先生；製造馬車工人布諾維爾先生……”

這些人寫了很多非常正確的東西。

“我們寫這封信的動機是出於我們這樣的願望，就是我們要全體人民不受新戰爭的威脅，並且要消滅由於我們國家的地理情況所造成的那種特別巨大的危險。因為情況的發展趨勢並沒有給我們絲毫保證。”然後，他們在信中列舉了一些事實，“使人肯定地相信，我們的港口將不復成爲一個巨大的商港，而要作爲其他的用途。

“(一)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底，由美國軍官率領的一個視察團，似乎是用設在楓丹白露的大西洋參謀部的名義來視察了我們的港口設備。

“(二) 在最近的一次審判中，法庭承認在潛水艇基地有納粹軍官。

“(三) 上月，港口運到了三架上面有着‘美國海軍’字樣的活動起重機，據專家說，它們是用來起卸沉重的戰爭物資的。

“(四) 美國軍隊和軍官駐紮在我們城裏已經有兩個月了。

“在這種情況下，你們會了解，本城的人民是不可能漠不關心的。

“一旦戰爭爆發，我們的城市將被認為是一個戰略上的目標，無疑地將遭到交戰國空軍的轟炸。當想到一個原子彈炸死了十五萬男子、婦女和孩子，像廣島和長崎那樣的城市完全被炸光，那麼我們有理由設想，在轟炸機光臨之下，我們的城市將被炸得一無所有。事實上是我們既不要美國炸彈，也不要蘇聯炸彈。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有常識的人不可能不提出這樣的問題：

“讓這個港口變成軍事基地，是符合我們的城市和我們的人民的利益麼？

“問題並不是要知道哪一個大國來利用我們的港口。問題是要把我們港口保持為一個商港，一個法國的港口。

“不管我們對美國可能表示如何的尊重，我們想，法國的利益，我們城市的利益應該先予考慮。

“我們想，法國是強大和富有的，法國的人民熱愛祖國，我們足以在國內找到必要的資源和能力來使我們的港口成為一個巨大的法國商港。

“我們不同意某些人所說的，‘需要一個西方大港以便侵入中歐’的意見。

“我們是法國人，不是什麼‘西方人’。

“在目前那樣關頭，每個人應該負起責任來。

“至於我們，我們決不容忍把我們的港口交給一個外國去作為軍事基地。我們決不願意將來受那些從災禍中脫逃出的母親和孩子的責難：

“‘你們做了什麼來防止這件事？’”

多麼令人感動的信啊！……

愛倫突然望着小個子的德剛夫人，兩眼突然地充滿了眼淚，她不能再讀下去了。她想到她的小米卓，她的星期四的遊戲，她的兩隻張開着的小手，想到主教所說的魔鬼的手掌，那個留着美國式鬍子的軍官的那些照片……想到她使勁向他關上了門的事，想到她的恐懼……

“這就是我們寄給你們這封公開信的理由。

“我們急迫地要求你們對下列三點表示你們的意見：

“(一) 這個港口正像它目前的情況那樣，必須完全保留為商品運輸之用。

“(二) 一切擴大和改善港口的努力必須只是為了和平目的。一切外國的控制必須取消。我們的港口必須成為一個法國的港口。

“(三) 為了在任何情況下我們不願意看到我們的港口蒙受新的佔領並被列入戰略軍事基地之列，必須做到：

“大家留在自己的國家裏：法國人在法國，美國人在美國。

“鼓舞我們的這些思想並不屬於任何黨派。指導我們思想的只是國家的利益。……”

愛倫甚至連結尾的那些客套話都沒有唸下去。她說：“我能做些什麼呢？”

“你願意簽名麼？”

她立刻寫上：

“杜干夫人，高級海員的妻子。”

她說：

“以後呢？”

“以後什麼啊？”

這個孩子多美啊，而且又是那麼胆小。

“我還能做什麼呢？我剛才簽名並不是在一紙遺囑上簽名……”

三天以後，情況又發展到了新的高潮。杜干看到了一張剛才貼上去的招貼，招貼的下面寫着他老婆的名字。……

“這一次可不只是登在他們的破報紙上了。它貼在所有的牆上，誰都看得見！似乎這封信也在‘光明’報上登出了。這一次，大家都知道了！這是無法再忍受的了。”

他生平第一次稱呼她“你”：①

“你污辱了我的名字，我的職銜！我要剝奪你用我名字的权利！如果在兩星期之內，多一天也不行……從今天起我每個月給你一萬五千法郎，多一個法郎也不給，免得你拿去送給你的好朋友，你聽見麼？……如果兩星期之內你不收回你的簽名，那就是離婚，而且……而且我已看過弗朗西斯和克洛婷……你以後不許到他們那裏去，你聽見麼？至於米卓，和她也完了！……我們不讓你去引壞這個孩子。兩星期，多一天也不行！……”

一架不會傷害人的舊飛機在城市和港口上空兜着圈子。

① 杜干為維持上等社會的派頭，夫婦之間一向彼此都稱呼“您”，現在用“你”稱呼他的妻子，是表示輕蔑的意思。

第十六章

瑪爾特修女的訪問

“多少載重汽車啊，我親愛的姑姑^①，我老看它們從窗口過去，簡直看也看不完。從早到晚！整夜都聽見它們的聲音！簡直沒個完。真叫我害怕……就這樣一連三天了……”

“而且開得好快！”老萊昂儘管心裏不高興，還是從他那個角落裏說話了，“難怪他們到處壓死人呢！”

瑪爾特修女是從城裏騎車來的。路上的情景真叫人看着害怕。她遇見一輛輛裝載得滿滿的載重汽車朝飛機場開過去。那些卸完了東西空着開回去的車子，飛快地越過她，在那當中凸起的路上傾斜得很厲害。每次她都得上凍的泥土人行道上困難地騎着……載重汽車都是五六輛一批地開過去，很沉重，每一批車前面都有一輛帶篷的吉普車帶領。裏面的人總是半臥半躺地坐着，常常一隻腿向外伸着。開載重汽車的人身上都很髒，樣子顯得很疲倦，嘴裏不停地嚼着什麼東西。對於一路上的東西都漫不經心，他們高高地坐在車箱裏面，每一輛有兩個人。他們大多數是黑人。看到瑪爾特修女時，他們就碰碰胳膊肘，彼此說些取笑的話。當他們越過她的時候，她感到他們故意開得離她很近來開心，一面瞧着車前的小鏡子裏她那副尷尬的樣子。其中一個白種人，甚至把全身轉過來，把半個身子伸到車門外邊，並且喊道：

“哈囉，福洛蘭因^②！”

① 法國人對女修士稱呼“我的姊妹”，茲意譯為姑姑。

② 德文 Fraulein 的譯音，意即小姐。

這個司機一定是從德國來的。他們大概不大注意國界，以為到處跟在自己國內一樣。

如果這一声：福洛蘭因是出自別人口中，萊昂也會笑起來吧。這位親愛的姑姑，听了“小姐”這個稱呼該是怎樣一種神氣！但是從美國人口中說出來，萊昂就覺得沒什麼好笑了。這一切都叫人感到厭惡……這一切都意味着要帶來不幸和死亡……。昨天他們在飛機場四角搭了四個瞭望台，同時在水塔上面設立了一個瞭望哨，完全和德國人一樣……飛機場裏已經堆得要撐破了，一排排的汽油桶，一望無邊，這些桶都堆在預先準備好的，一天之中就搭起來的地板上。最可怕的是，他們做這種工作特別快。你剛看到危險，危險已經增加了十倍。而且不只是汽油，不久就會運來大批跟這些汽油桶一樣多的箱子。他們把這些箱子堆得跟房子一樣高，晚上下起小雨來，他們就在上面蓋上一塊巨大的綠色花布，像是作好偽裝。這些箱子一定怕潮濕。可能是些炸藥、軍火、武器。自然，誰也不知道……而且只要想到孩子們，總有一天早晨他們會把這些孩子一下子都壓死的，尤其是前天他們在飛機場拐彎處開得那麼快。每天都出事。他們什麼也不管。他們在這裏不得不靠右邊行駛，因為對面有往火車站開回去的車子……但是如果他們在這條路上只朝一個方向開的話，那麼他們才不肯讓出中間或左邊來給普通車子行駛……車子載着這麼重的東西，那煞車的聲音真叫人聽不下去，這麼沉重，它們在這條路上只行駛了三天，整個右邊的水泥都被壓得陷下去了……他們毫不在乎……花錢的又不是他們……晚間行車時，他們有兩種燈光。通常用紅燈。當你在这條大路上走的時候，跟孩子們從學校回來時一樣，你總以為這個紅燈是車後面的信號燈。你一下子弄不懂，為什麼這盞紅色的燈光越來越大呢，等到你開始明白時，車子已經到了

你跟前……他們要是使用白灯呢，又照得你眼睛發昏，總有一天會有個孩子被壓倒在路邊，第二天發現時已經完全凍僵了。老萊昂所注意的只是來往的車輛。可以肯定，只在馬路上就會發生不幸的事情。至於飛機場，只要看一看，只要聽一聽那些不停地進進出出的載重汽車沉重的發動機聲；只要聽聽它們卸了貨很快地在草地和瞭望台之間繞大彎子的聲音；只要看一看和聽一聽這些騷擾，如果有人跟你說一小時前已經對蘇聯宣戰，那你一點也不會驚奇……

“上帝是不容許這樣做的；我親愛的姑姑……”

“真的，老太婆，你如果這樣繼續下去，你會變成老糊塗了！上帝！上帝！動不動就是你的親愛的姑姑！你二十歲的時候，根本沒把上帝當回事。得啦，你別笑死我啦！”萊昂就是這樣在那位“親愛的姑姑”背後，可笑地鼓着腮幫子，對老太婆暗暗表示着。

“上帝，”他說，“幸而有我們在這兒來擔任他的工作，是不是，小姐？”

梅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但是瑪爾特修女對萊昂，和對這個村以及別的村裏最不幸的老年人一樣，都已經習慣了。她現在很了解他們。儘管他們亂說話，她還是感到他們比那些每個星期天早上去教堂望彌撒的人更接近自己，自己也更了解他們的心思。

“是上帝給我們力量來從事他的工作，”她回答說，“你有水嗎？”

“水嗎，現在剛巧有。咱們這兒要麼很多，要麼就一點兒也沒有。冬天，我們這兒發大水，夏天就得到打水機那兒去排隊。嘿，瞧瞧你那個上帝和那個水塔可真相像。它倆有着同樣的作風哩……只不過水並不那麼乾淨，發黃色。我拿盆去。”

“我能不能加點煤進去，好把水快點兒燒熱？”

“別管吧！我來加。你會把手弄髒的。這些差不多都是煤屑。”

萊昂把他那隻笨重的水盆拖進屋裏來以後，一面挺起身子，一隻手撐着腰，喘着氣說：

“總之，你那個上帝是要我們先受苦，然後……”

她沒有回答他，把自己帶來的那隻盆盛上水放在火上。萊昂接下去說：

“以前，情形還不十分糟的時候，我們這兒从不看見黑袍子^①，誰也不需要你們。”

“閉口，”梅麗責備他道，“他真是不知好歹，我親愛的姑姑！”

“什麼不知好歹？”他喊道，“我又沒講小姐什麼壞話。她，那是另外一回事。這跟信不信上帝毫無關係。即使她不穿黑袍……不帶那個玩意兒^②，你那個玩意兒到底叫什麼我可不知道……她也一樣還是這麼好心，幫助人家。世界上就有這些好人。您不來幫忙的時候，瑪麗或者別人就會來做。小姐，並不是您腦筋裏那些荒謬的想法叫您這麼好心腸的。要是您是我的女兒！……要是您沒有信奉這些東西，您可能會更好些。”

“萊昂！”

每次都是這樣。因為她的丈夫這樣胡說亂道，梅麗簡直怕請這位修女到家裏來！幸而她總是朝好的方面想，不停地微笑着。她說：

“是上帝教我們為善的。”

“乾脆說我討厭得啦，”他喊道，“像那天，那場大水，瑪麗就那麼說的。討厭！我並不比你們更討厭！好，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給我解釋一下，為什麼她們來的時候，——我不知道那個修女叫什麼名字，那個瘦高個兒的，還有露意士修女，您知道就是

① 天主教神甫修士都穿黑袍。

② 指教士胸前掛的十字架。

那個像您一樣矮胖胖，只是比您年紀稍微大一點兒的——她們老是喜歡向我們說教，保證我們入地獄或者昇天堂，但是她們什麼也不幹，可是您，您老是幹活，您幫助別人，您什麼骯髒活兒都肯幹，儘管她說我不知好歹，您瞧……我，我告訴您吧，小姐，依我看您那個上帝……”

“你真教我難受，”瑪爾特修女說。

“又來你那套‘難受’了！每次你知道我有理，你就跟我這麼說，這倒容易。好，我不說了……等一下，盆一定燙得很，我來端下來吧，我的手粗不怕燙。不管你們那些修女怎麼說，您的上帝，他可知道分配工作嗎？”

“你又要開始講了嗎？”梅麗說。

“你，你別說話吧……您可是個肯犧牲自己的人。可是別的修女，她們只是坐享其成，來欺騙那些听任她們擺佈的大傻瓜。我只要看見她們走過來，我就受不了。她們……那可教梅麗高興，我從來沒跟她們講過一句話！如果我对她們說什麼話……好，我克制住自己……梅麗，你可不能否認這些話吧？……應該看看她們是怎麼樣看我們的，她們的鼻子是那樣的皺着，好像走進了廁所。她們把自己看成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呢？是不是因為她們戴着一頂像個帆船似的帽子……”

“幸虧你就要走了，”梅麗說，“快要中午了。”

“你的鐘快了，”萊昂叨嘮着，“下雨時，它就走得慢。天一晴，它要快上十幾分鐘。”

他靠近了床：

“也許還有時間，讓我來幫着您給她轉過身來，好給她洗洗背，”她对瑪爾特修女說，“因為老是躺着，全身都發腫……”

“我帶來了乾淨的褥單和一件襯衣。”她說，“咱們把床換乾

淨。把身子稍微抬起一點來，我的姐姐。”

在她稱呼梅麗做我的姐姐時，萊昂拚命忍住笑……

“欠起點身子來吧，”他說，險些兒加上一句“我的姐姐”。

隨即，鄭重地說：

“我們轉動你身子，你感覺得痛嗎？”

“我的病一定很厲害吧，我親愛的姑姑？”梅麗問。

在瑪爾特修女給梅麗擦背的時候，萊昂又向她進攻：

“哼，您的上帝，不就是他把美國人派到這兒來的嗎？是不是因為蘇聯幸福的人太多了使他感到肚子痛呢？他想到處都跟我們這兒一樣。就正像你們那位工人神父，起初他非常熱心。在碼頭上，你會說他跟別的碼頭工人一樣，他跟大家一樣加入了總工會。很多人甚至覺得他這樣很好。無論如何，他總比那些專為富人服務的神父要好得多。他過的生活跟我們一樣，甚至領同樣的工資，受同樣的窮苦……只是，開始失業的時候，他連一個月也支持不住，嘿！一下子就不看見他了。這樣，一方面過着工人生活，同時還有一個出路，這並不困難。即使人家知道他別有企圖，這也無所謂。在施堅振禮^①以前，發生了一件事情。他到杜比依家裏去商量施堅振禮的事，因為杜比依有一個男孩子已經到了受禮的年齡。這當然是神父的權利，但是他却悄悄地帶了一瓶白蘭地送給杜比依。你看這事對嗎？於是杜比依對他說：‘我談事情就談事情，別的什麼也不談。孩子會去受禮，因為他母親是够糊塗的，相信這一套。但是那瓶酒，留着送給別人吧，謝謝。’他把神父攆出了大門。您看看居然有這樣的事，瑪爾特小姐！如果我知道您也一樣的話，您就是給我帶包烟來，我也不讓您進門……”

^① 信天主教的人家，在孩子到了懂事的年齡，就把他送到教堂去懺悔，名為施堅振禮。

“我正好帶來一包，我差點兒忘記了，”她說，一面在她那件黑袍子裏摸索着。

“別開玩笑，”萊昂說，眼睛裏閃着光。“我把烟斗放到哪兒去啦？”

接着，又嘲弄起來了：

“但是，受堅振亂，我已經太老了。除非是我死的時候棺材打教堂裏過一過。梅麗也許願意這樣……我，你們趁早別想！您哪兒來的烟？您買的嗎？可能是您的上帝省下來給我的……要不然就是您的計策，要叫我祈禱……”

結果連她也忍不住笑了，一面微微聳了聳肩。梅麗也笑了，這時碼頭上的汽笛聲很响亮地在寂靜的空氣中響了起來。

“現在可是你說的中午……是接孩子的時候了。”

“您走以前，請您快快把她扶起來，我好把褥單換上。以後就再不用您幫忙了。”瑪爾特修女說。

萊昂走的時候說：

“如果我回來時您還在這兒，咱們再繼續討論下去……”

她又聳了一下肩，繼續把床整理了幾分鐘。

以後，一切都發生得很突然。她們聽見叫喊聲，很多腳步聲，立刻就有很多男人和婦女扛手扛腳地抬着萊昂進來了，萊昂滿身是血，昏迷不省人事。他們不知道到底該把他放在哪兒。梅麗嚇呆了，沒有一滴眼淚，只說：

“把我靠牆邊推一推，把他放在這兒，靠着我，輕一點。”

在瑪爾特修女帶來的乾淨的枕套上，萊昂的头下面，有一個很大的濃濃的血蹟，使人一看見心就像一片葉子那樣顫動起來。

過了一会，萊昂睜開了眼睛，嘴唇動了一下，但是好像沒有一點講話的氣力。

一個婦人趁這時候對他說：

“小孩一點也沒受傷，只吓了一跳。”

萊昂又閉上了眼睛。

他聽見了嗎？

他已經死去。梅麗的害怕也消失了。已經無法挽救。她現在可以哭了。

“他撲上去救孩子，”有個人說，“載重汽車只撞了他的頭，車子甚至沒停就開走了。我們只能把後面的一輛攔住了……”

……一個孩子胆怯地用兩個手指撿起了那個掉在地上的還熱呼呼的舊烟斗，烟斗頭上已經破了，烟灰散在水泥路上，好像當時他把它在木鞋跟上敲了一下似的。確實，當時他正在吸煙……

瑪爾特修女靠床站着，面色慘白，一句話也說不出！屋裏只剩下梅麗和瑪爾特，梅麗含着眼淚勉強說：

“也許因為他對您說了那些話受到了懲罰，我的姑姑。”

“你瘋了，我的姐姐，”瑪爾特修女說，“你瘋了！”

你瘋了……

“如果我回來時你還在這兒，”萊昂臨走時說，“咱們再繼續討論下去……”

第十七章

“柔柔”

那些不看報的人，或者是只看報上兇殺案的消息和長篇小說的人，他們簡直想像不出杜比依的兒子柔柔的那種苦不堪言的青

年生活。人們有時信口說：“真是接二連三的災難”，但是如果細細看一看某些地方，某些人在某一時期过着怎樣的生活，你就会胆寒，你就会不禁自問，這個世界怎麼還不四面八方着起火來而依然這個樣子。甚至現在還可以看出，柔柔當初的樣子，从外表上看來，他是個短小壯健的小伙子。当他挺起胸脯來——他的双肩有點兒向前彎着——依然顯出他当年的体格。那是在一九四四年他十七歲的時候！……那就是說他玩耍彈球的時光剛剛過去……你会說，在每個國家裏，凡是在一九四四年滿十七歲的人都有這樣的情形，因此這件事的後果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然而，在每個國家都有这种年齡的青年，或是年紀稍微大一些的青年，在苏联和在美國一樣，他們所遭受的不幸，應該由某些地方某些人負責的，而這個責任並不在苏联，這一點是大家都明白的。柔柔所遭受的苦難是在圍攻德國人的時候，在那滿積着水的战壕裏開始的！……整個法國已經解放了；美國人和英國人，他們本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肅清袋形中的德軍。人們總是那麼希望……但是你所看到的，却只是他們常常派飛機來亂投炸彈，毫無目標，大多數炸彈都投到城裏面，這兒所有的人都記得這件事。这种亂來一通的行爲，倒不如說反而幫助了德國人。奇怪的是，我們已經包圍了德國人，可是我們却在防守。隆德斯特在阿爾登納進攻時期，大家都說是美國人的佈置，他們故意在北海和大西洋沿岸留下的一些橋頭堡，使德國人能够通過弗朗哥得到潛水艇的補充。啊，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青年時代！那時正是開始喜愛女孩子的年齡。在这种解放的情形下，他們在這些小地方就被稱為解放者了，而那裏却存在着一种奇特的、感傷的節日氣氛，每個人都想狂笑，都想歡樂，都想忘掉這些腐朽的年代，可是同時，敵人就在附近，就在我們背後，隨時都可以對我們出擊。然而在這些小地方却開

始了舞会！……在这些地方，人們永遠是醉心跳舞和別的娛樂的。大家跳舞，欢笑，但是有時在手風琴声中听到遠处草叢中傳來的机關槍声。有時有人問：是你麼？不，不是我，我連鼓槌都沒有拿着呢，那些人會這樣回答說。再說，這也沒有什麼可以開玩笑的。或者有時在欢舞中間，有人登上板台，停止了音樂，如果裝有擴音器，那麼就在擴音器上劈劈拍拍地敲幾下要大家靜下來，然後說：“請太陽联隊的同志們集合，並把已走開的同志找回來，敵人在進攻了。”小伙子們出發了。那些“已走開”的同志，他們從來也不走得很遠，只是在叢林中擁抱着自己的温柔的女友。每次都有一些死亡，……他們走了以後，如果還有足够多的小伙子留下，舞會就重新開始，但是大家情緒更低了，並且帶着不安的心情，有時接着又發出同樣的命令，召集另外一個联隊去支援，這樣，大家就知道敵人進攻得很激烈了，每個人都感到背上凉颼颼的。有時應召前去的是個樂隊的音樂家，這樣就顯得更加淒涼了。往往只剩下女孩子們，在灯綵下彼此面面相覷，心中都很害怕。這兒離前綫不過一公里遠近。當德國人向我們進攻時，我們只能用現有的裝備，尽可能守住陣地，一面向後撤退。他們奪去了村子，但是他們沒有力量佔領，第二天我們又把這些村子奪了回來。這就說明如果盟國軍隊真心願意幫助我們的話……但是美國人的坦克却相反，他們那套把戲誰都知道了。逢到情况真正險惡，德國人將要突破陣綫時，你才會看到美國坦克開過來制止一下破壞，但是，只要危險一過去，它們就又開走了。它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向德國人進攻。人們都在說：為的是一旦法國發生革命，德國人在那兒依然可以幫忙，他們之間又會重新和好……那些德國人直到蘇軍攻克柏林時才投降。這一點可以說明一切，不是麼？……德國投降後，柔柔和他的伙伴們還得留在軍隊裏面，因為他們是志

願參軍的。因此他們就被派到德國去，在佔領軍中服務……他們在那兒是在德·拉特統率之下。這是個多麼兇狠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啊！這傢伙就是在平時也是這樣……難怪人家說在戰時他指揮軍隊，跟指導芭蕾舞一樣，用他那副尖溜溜的刺耳的嗓音嚷着，這裏派多少人，那裏派多少人，我要用多少人來堵住這個窟窿，要派多少人到某軍去打擊敵人，他把大家都折磨死了！只要看平時他那種實彈演習，你就可以看出他那套玩意兒了……對柔柔來說，其實這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以後在印度支那。談到這個，柔柔就閉上眼，不再談下去了。這是一些令人驚心的歲月，一些應該忘掉的可怕的記憶。但是現在居然還有一些人贊成這個戰爭繼續下去，他們假裝關心那些還留在印度支那的可憐人，說要在聖誕節給他們寄些包裹去！這簡直是些血腥的包裹！那些呆在稻田裏、被疾病和別的東西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可憐的弟兄們，他們要這個包裹幹什麼呢？這些東西只等於稱大象的一公分的法碼。柔柔被人家教會了殺人，一旦有一個送包裹的騙子落到他手裏，他決不會輕易饒過這個逼他去犯罪的人。他一直不敢告訴人他被迫所犯的罪過。但是在這兒，殺人似乎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又恢復到戰前，平時那種看法了，那時柔柔還太年輕，他已經記不清楚是不是也這樣嚴重。自從他不再貪玩時起，就是說七年以來，他看到他身邊的死亡，比起他吃、喝、睡眠還要頻繁。甚至他回來以後——也許因為他比以前更加注意，他已經慣於注意這些事——他看出來，好像死亡一刻也沒有停止：碼頭上接二連三的傷亡事件；老年人死於飢寒交迫；由於無法生活而自殺；報紙上不斷登載的戰爭消息；罷工和示威遊行中的流血犧牲；馬傑死在布萊斯特遊行中；還有這個肥料廠的工作，那種腐爛的氣味也使你感到在腐蝕着你；約瑟琳病了，好像這是傳染來的；嬰兒死了，如果

這可以叫做死，因為他只不過活了兩小時。不死才奇怪呢！在印度支那時身體上已經得了毛病的人，現在又不得不在這些垃圾、這些從四面八方朝你襲來的臭氣中工作八九小時，當然馬上就會有一種身體內部都在腐爛的感覺。柔柔跟在印度支那一樣，身體越來越瘦，背越來越駝，臉色白得可怕。結婚嗎？他甚至連這個興趣都沒有了。結婚又有什麼好處呢？但他跟約瑟琳的結婚，是在去印度支那以前就已決定了的，大家都知道這件事，而且大家都結了婚。但是他根本沒料到會有孩子，連她也這麼想。因此她的懷孕真叫她喜出望外。然而她產後馬上就病得很厲害，以致大家對於她比對於孩子更加耽心。孩子出生後連哭的力氣都沒有就死掉了。

在這個肥料廠裏，既沒有黨的組織，也沒有工會組織。廠主為所欲為。你病了，請一天假，馬上就解僱……你埋怨，那就請你走路！他知道失業的人多得很。他公開地說：

“如果你覺得這兒氣味太臭，你又太嬌，受不了，那就到別的地方去找活幹吧。我這兒總找得到人的。”

杜比依對他兒子說：“你們這夥人一點兒勇氣都沒有，一個三十個人的工廠，你們都沒法自衛！你們越聽他擺佈，他就越囂張了。”這倒是實話，他們一點兒勇氣都沒有。但是廠主却也够厲害的。他把事情都安排得很好！三十個人當中，有十五個是婦女，她們的丈夫都在別處工作，她們在那兒雖然掙的錢很少，但是多少總有這麼一點收入。她們害怕為了要求增加工資連這個工作也丟掉。其餘的人中間，有六個是老年人，因為是退伍軍人或是別的關係，他們都領着一些养老金，但是跟那些婦女一樣，他們也把這點工資看成多少是一點收入，也害怕雙手空空找不着活幹……柔柔還是試了一下，但沒有人敢加入任何組織，既不敢入黨，也不敢加入工會，但是如果大家一起來做些事，例如罷工或是其他，

那麼大家還是同意的……要是能夠叫這個惡棍吐出點錢來……因為這真正是個惡棍，他強迫男女工人在這樣不堪設想的條件下工作……終於在一天早晨，柔柔達到了目的。老年人，婦女，所有的工人，大家全都把活扔下不幹了。起初，每個人都瞧着他旁邊的人怎樣行動，好像在監督他，心裏似乎在想：誰先工作，我也跟他一樣，不做傻瓜。但是大家都堅持住了。這一來，廠主的脾氣可大了！他想把大夥兒一起開除。但是却發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這些幾乎都是有病的可憐人，婦女和那些看上去什麼也幹不成的老年人，他們卻把工廠佔據了。旁邊一所工廠的工人也罷了工。接着，附近一家製鞋工廠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另外一些工廠也一樣，好像它們是在等待着周圍的火星把它們燃起來似的。罷工的行動像是一灘油跡，又像是肥料的氣味，在這小小的工廠四周瀰漫開來……叫人奇怪的是，廠主們很快就讓步了。商會方面一定已經感到這種危險，決定先把這場火隔絕起來，恐怕一陣風來會波及所有的大工廠。只有柔柔被開除了。但是從那時起，其餘的工人都改變了，你再也認不出他們來了！他們全體加入了總工會；自然還是那種樣子，彼此觀望，看看是不是有人呆在一邊。然而這次他們卻胆子大多了。同時柔柔和杜比依還從外面繼續幫助他們。他們甚至找到了一個婦女，要她在廠裏建立一個小小的黨小組……

柔柔現在失業了，約瑟琳又臥病在床……他到處找工作，不知應該做什麼好，怎麼才能擺脫這種窮困。他腦子裏想來想去，什麼方法都想到了……他這六年來所學到的，並不是什麼專門技能，正相反……那些有專門技能的人已經什麼工作也找不着了。因此……當一個人這樣日日夜夜閒蕩時，腦子裏不免就會胡思亂想起來……做着不願意做的事情。以前每星期只做一天公家的

活，其餘的時間還可以在別處掙幾個錢。可是這十天來，差不多剛好是在柔柔失業的時候，人們每天必須做八小時鋪設輸油管的工作。開始的時候，人們還不知道這是幹什麼，以為只不过是填土，挖條溝罷了。當牽引機把管子沿着溝邊放好時，大家開始談論起來，紛紛表示不滿……美國人，汽油，戰爭……並且這又是一種叫人白白幹活的辦法！听听最近這些日子裏大家的話，就可以肯定事情並不順利，他們的油管鋪得並不快……柔柔沒有參加這項工作。他昨天接到村政府的條子，也可說就是勞工協會的條子，要他到水塔下的飛機場去報到，不然的話，他就會失掉失業救濟費和家庭補助金。相反，如果去報到，據說待遇是很好的……

杜比依氣壞了。然而他却對柔柔說：

“你今天還是去一下，看看那兒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即使你是黨員，我也還是要你去。到處有工作要做……”

柔柔並不是黨員，雖然外表很像，這又是一段悲哀的歷史。柔柔剛剛回來，杜比依覺得他會同意一切的，因此就問他想想不想入黨，柔柔回答說：“不”。“為什麼呢？”“因為……”一連幾天，他沒法問出個道理來，他始終是回答“不”，根本不作一點解釋。最後杜比依生氣了，這時柔柔盯着他父親說：“你不懂！”柔柔的話說得那麼粗鹵，以致杜比依不知該怎樣好，只覺得他自己和兒子之間有了很大的隔閡。但這種猶豫的神情，比起堅決要發現他的秘密更加鼓勵了柔柔。柔柔於是說：

“你難道要我和人們曾經要我去殺害的那些小伙子在一個黨裏嗎？”

“我的孩子！”杜比依幾乎喊了起來，心中感到非常苦惱。

“這會污辱黨……”柔柔又說，“我沒有權利……”

“我的小孩子！你瘋了嗎？”杜比依又說，然而不知有什麼東西

却在阻止他肯定地对柔柔說他是在胡思亂想。他不敢再劝他了。这是孩子自己的事。当杜比依跟亨利商量这件事時，亨利也是這樣的意見，而且也很感動。

“你怎麼能知道他在那兒到底幹了些什麼呢？讓他自己去決定吧，你一方面幫助他……”

年輕的柔柔因此始終沒有入党。这一切並不很簡單。他獨個兒呆在党外。即使想幫助他，也不知道怎樣幫助他，才能不增加他的顧慮。他的所作所為好像就是一個共產黨員。但是孤獨的人，他永遠是孤獨的。那些歪曲的看法，只有听他自己保留……

昨天晚上，柔柔回家後向父親談到一天的工作，跟那些面色蒼白、神經過敏的小伙子一樣，他眼睛裏閃閃地發着光。

飛機場那邊的情形非常嚴重。周圍還有四分之三的地方有待圍起來，但是他們已經決定很快要把它完成。大門已經立起來。甚至很可笑，早上進去時，還需要一大套手續，先看身份証，然後全身搜索一遍，可是圍牆還沒有修好。這表示，他們已經決定很快要完成它。此外，那幾個瞭望台已經等於是圍牆了。達到有人走進禁區，瞭望台上就發出信號，馬上就會有美國大兵或是憲兵跟上來。就是在晚上，他們也還從水塔頂上用巨大的探照燈照着一堆一堆的箱子。我們在那裏做的工作是把那些成捆的鉄絲、鉄絲網和電綫卸下來並把它們排列在一起。不難想像，一兩天之內，整個飛機場就會圍好，誰也不能再進去了。我們看得出，他們已經習慣於這樣在每一個國家裏住下來。他們都是些老手。他們在早晨開始在大門旁邊蓋木板房，到晚上人們出來時，木板房已經蓋好了。裝了一扇兩面推的彈簧門，你知道嗎，就像美國電影裏大牧場那種樣子，上面貼着彩色的廣告，“冰鎮”可口可樂。簡直可以說，我們整天在那兒也就是跟冰鎮着一樣。這所木板房

是他們的酒吧間。那時已經有幾個黑人正坐在櫃台前面的高凳子上喝東西。他們做事就這麼快！……照這種情形，再過一年會到什麼地步呢？瞧，記住日子，你看吧，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會成個什麼情況？如果現在還有人不了解這件事……他們要在明年發動戰爭，就在明年，他們很急！

“在那兒幹活的人多嗎？”杜比依問道。

“够多的。糟糕的就在這點上……他們到處去僱用工人。我們彼此都不認識。他們用載重汽車從各鄉村運來的，有些人只要一小時的路程，每人可以多領一百四十法郎……至於工資，他們沒有肯定說明。他們這些傢伙不會那麼傻……那些沒有被強迫、沒有失業而自願應徵的人，他們還津津有味地談起美國人許了他們很多好處呢。在我們村子裏不失業的人中去應徵的，只有德官一人。他說的跟別人一樣：

“孩子，有些人真不知羞恥。”杜比依說，“那個傢伙三星期來在碼頭上天天有活幹，可是却爲了這幾個大錢去幹這個骯髒活兒。一九四五年他還在黨裏呢……他現在是蛻化了。”

“你簡直想不到會有這麼多失業的人；各部門都有，到處都有，每個鄉村裏跟我們這裏一樣。窮得一無所有的人真不少啊……不幸的是他們都胆小怕事。他們一點也不反抗……能够堅持，沒有來應徵的，都是那些年輕小伙子，他們既沒有老婆，又沒有孩子……一個人沒有負擔，總還是容易過活的。這些到飛機場幹活的，全是些被家累捆住了手脚的人。我跟你說，跟他們可幹不出什麼大事來。”

“你這麼想嗎？”杜比依說。

“就算我這麼想吧！只要看看今天早晨的情形就行了，我們任憑美國人混身搜索我們，任憑他們把火柴、打火機、小刀，凡

是能够引火、能够割断东西的都拿走。然後他們說：今天就算了，可是明天別再穿皮底鞋，尤其是帶釘子的，因為可以磨出火花來，只能穿有帶子的涼鞋來，別的什麼鞋都別穿。你想想，在這十二月的天氣，穿涼鞋在他們載重汽車壓成爛泥的路上走！……好吧。這麼一來大家嘴裏咕嚕了一陣，可是沒有一個人真的反抗。很快就會比肥料廠的情形還糟呢。”

“你太性急，”杜比依說，“他們是從各處來的，至少先讓他們彼此熟悉一下。”

“性急。瞧，你還記得吧！昨天兩點鐘的時候開始下雨，足足下了一個鐘頭，儘管沒有一個避雨的地方，誰也沒有勇氣說一句：我們不幹了。”

“你呢？”

“我麼，我已經吃過一次苦了，該別人嚐嚐這個滋味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你要繼續幹這骯髒的活兒，不把他們組織起來反對美國人呢？”

“我對你說過，這些人什麼也幹不出來。可是我自己呢，我有我的計劃。你可以相信，每天我都要耍美國人一下，這大可以補救我的工作，你瞧着吧！儘管他們把我身上帶的能引火能割的東西全部搜去，我還是有辦法。你等着瞧吧，我會開他們的玩笑的……”

“誰教給你的？要小心。一個人去幹，有時反要弄糟。”

“你別擔心吧。我這個歲數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了。用不着別人教給我。而且我們當中有好幾個人都這麼想……而且，我已經開始做了……”

“你做了些什麼？”

“晚上，有十幾隻箱子和很多成捆的鐵絲，放在離水塔十幾公

尺、探照灯照不到的黑影裏。起初我只是想打開看看裏面裝的是些什麼。我找到一只有一塊木板已經翹起的箱子，那些板子都結實得很，上面的釘子有這麼長……用鉄鍬的边我把木板取了下來……”

柔柔把湯匙塞在那張舊桌子縫裏，做着掀板子的姿勢。

“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看見。我想摸一摸，好知道裏面是些什麼東西。簡直不可能。裏面的東西包了不知多少層。我正想放棄不搞了，忽然一脚踏在木板上，我的脚險些兒被木板上的釘子扎穿，這一來我倒有了主意。箱子上既然有了窟窿，我用鉄鍬很容易就把另外的幾塊板子掀了下來，讓板子上的釘子還是那麼筆直地留在板上，我就把這些木板和鉄鍬挾在胳膊下，把它們埋在載重汽車卸貨時轉彎的煤灰路上，釘子都朝上。載重汽車差不多都從同一地點經過，在草地上已經可以看得出它們的路綫來。現在這個時候它們已經不再經過那條路了。但是明天早晨，那可就好笑了。說實話，回來時我高興得一路上搓着手。德官和別的同伴問我到哪兒去了，我回答說大便去了。‘老弟，這樣的天氣在外面拉屎，你可真不怕冷！’他們說。要是他們知道……”

“孩子，你可要當心。特別要當心那些給你出主意的人。一個人很容易幹出傻事來的！……”

“得了吧，你老是害怕！你們都胆小怕事！結果你們就全都叉起手臂什麼也不幹。美國鬼子登陸了。大家只是口頭上談佔領，提抗議，但是實際上什麼也不幹。”

他站了起來，朝窗子走了幾步站住了，沒有轉過身來，背朝着杜比依說：

“我跟你說……我們不需要很多，只要每人有一枝衝鋒槍，一個鐘頭之內就可以讓這個區域再也沒有美國鬼子，我們把他們

的飛機場和其餘的東西，全部搞光。這樣一來，他們以後就不要再來干涉我們了，你可以相信這點！我們是在自己的國土上啊！我們有權利，我們的自衛是合法的。不是拿小冊子、標語、招貼就可以鬥爭的。只要我們有衝鋒槍，你瞧吧，情況就會改變的。不然的話，一個月以後就太晚了，我們全會被圈進去，他們的飛機場四周圍上鐵絲網，再加上瞭望台，簡直就是一所現成的集中營。只要把我們圈進去就行了。”

“好孩子，可惜事情並不這麼簡單。如果有一天時機到來，我決不落後，但是目前，這還談不到。”

柔柔終於轉過了身來：

“你願意我告訴你毛病在哪兒嗎？我們法國人民可真是完蛋了。我告訴你，在印度支那，我看到了一個真正了不起的民族……我可以發誓，我得到了教訓。他們不像你們那樣轉彎抹角。我們是佔領者，但是你可以相信，他們叫我們過着非常困苦的日子，不像美國鬼子在這兒這樣。那兒四周都在冒火。只要你把頭伸出去，你就會聽見嘶！嘶！子彈從你耳邊飛過。你在那兒別想睡個安穩覺，我的天！我們的臉色可沒有像美國人在這兒這麼健康！那兒的人民可真有種！再看看朝鮮……我們呢，我們可是個逍遙自在的民族……”

“別說傻話啦。你在肥料廠不是親眼看到大家都行動起來了嗎？只要有一個同志啓發大家，就像你當時那樣，那就會像乾草上放一個火星，立刻就會燃燒起來。我們的人民就是火！……”

“可不是嗎，也只是一堆乾草燒起來的火，”柔柔說。

杜比依在椅子上轉過身去，一面聳了聳肩。

“孩子！瞧瞧你四周的情形吧。也許過些日子咱們再談這個問題。”

第十八章

一張吉他琴

這個行動雖不是預先決定好、組織好的，但是這種想法却是村裏很多人老早就有的。甚至在這個職業養成所還開着課的時候，大家就已經在紛紛談論着這所房子了。在這個村子裏有誰的孩子在裏面讀過書呢？可以說一個也沒有。儘管解釋，說世界上不只是這個村子裏有職業養成所，而且爲了所有的工人子弟的利益，也只有贊成把這所房子用來做養成所，但是當你住在像硬紙糊成的木板房裏時，這所嶄新的漂亮的房子對人們總是一個引誘，而且又這麼近，只不過五十公尺左右。這所房子是德國人在一九四三年蓋的，甚至在學生到全的時候，這所房子也沒有住滿過。自從它完全空出來以後，看了它就更叫人着急了。尤其是最近幾天的天氣又這麼壞。

可以說，這一切都是黨外準備好的。因爲自從組織了兩個黨小組，把重點都放到碼頭上以後，比起當初有一個強有力的地方小組來，村裏的一切問題倒反而被放棄了，這是一個缺點……現在這個地方小組裏的人，幾乎都是老年人、婦女、還有村子附近的兩個小商人和一個教員。並不是瞧不起同志們，尤其不是瞧不起婦女，她們往往比她們丈夫的鬥爭性還強，然而事實上，這個小組缺少實際行動。會議常開，大家都參加討論。只是開完會大家各自走開，什麼也不做。對這個問題已經不止一次地爭論過，但是毫無結果。大家知道每個人差不多都同意，但是，一經決

定要動起來，問題就多了。

今天早上，任善開始各處跑了一遍。總得有個人來擔任這帶頭的工作。任善心裏已經很沉重了，再加上他那老朋友遭難的事。如果大家早一點搬了家，孩子們用不着穿過馬路，可以直接從飛機場的草地上回家，很可能萊昂老爹還活着……萊昂真是他最後的一個朋友。聽說明天就要把萊昂葬到公墓裏去。這怎麼能叫他心情不壞呢？這樣也推動了任善要採取實際行動的決心。人總不能呆在一邊什麼事也不做，等着汽車把你像萊昂一樣壓死呀。

“即使有些木板房還沒有倒坍，還不漏雨。但是我的房子是再也沒法住下去了。到冬天會成個什麼樣子呢？再說，要麼現在就搬，要麼就永遠不搬了。你能說美國人明天不把這所房子也圍上鐵絲網，圈進飛機場麼？……或者在那兒設立辦公處呢？那麼一來可就太遲了，我們會失掉機會。因此就這樣決定。今天傍晚四點鐘，天剛剛開始暗下來……那是最好的時候。”

他在扯謊。實際上什麼也沒決定。但是因為他講的正是大家心裏希望的事，因此大家就相信他說的話了。

“早就該這樣做，”布瓦說，“我正預備中午去向亨利提出這個問題。但是誰決定的呢？”

“自衛委員會，”任善馬上回答說，同時用手指捻着鬍子來遮掩他的慌張。“你沒有一撮煙草麼？”

“哦。亨利，他知道嗎？”

“當然囉，他是同意的。”

任善還在扯謊。他雖不是黨裏的人，但是他認識亨利。他是個很能幹的小伙子。在他還是孩子的時候，他就認識他，他一定會同意的。

“只不過是該怎麼做的問題，”布瓦說，“在這個時候去通知大

家，我們就會被人出賣。村裏至少有一個奸細，我不知道是誰，但是我們已經遇到過麻煩了……”

“這倒是實話，我不再去說了。那些我已經通知過的人，他們會去告訴其餘的人。可是我說，你沒有一撮煙草麼？”

亨利中午回家的時候，發現整個村子亂闐闐的，什麼都搞得亂七八糟。大家都已經知道這件事。通知過的那些人，他們已經對其餘的人講了。有些人甚至已經在把傢具、床墊和一些零零碎碎不值錢的東西放到他們的平板車，或小孩坐的小車裏。這種情形使人感到像是撤退，又像是鬥爭的準備。孩子們也在作遠征的遊戲。大家在院子裏彼此逗着玩，說着笑。大家都從來沒見過這麼有趣的亂成一團的情形……

“喂，亨利！你準備好了去突擊嗎？”

波萊特已經準備好了一大堆東西。因為他們沒有平板車，她想出了一個好辦法，把桌子腳朝天翻過來放在地上，像是一副担架，可以用來搬運很多東西。他到家的時候，她正在拆床！他忍不住笑了起來。這是一場革命鬥爭呵！你成了木匠了？……他挨了一頓罵！什麼事總是她一個人做！他還笑得出！別人家裏，丈夫把一切都準備好了……這一次他們家又跟別人家不同！……如果那所大房的一角裏有一間潮濕的小房間，那麼這間房間又會是給他們的了……孩子們見不到陽光，在潮濕裏長大，在亨利看來是最不值得憂慮的事！……她氣得大哭了一場。但是看到她這樣激動，倒反使他笑得更加厲害了。他把她撲在懷裏，她拚命地掙扎。他比她的力氣大得多，終於使她安靜下來。

“好啦，這樣就可以逼着你安安靜靜地呆着。你放心吧，我們會把這一切都搞好的，而且搞得更好得多呢。我整個下午不出去，多半可以跟你在一起。來，朝我笑一下吧！給沒心的父親笑

一笑吧，來！”

亨利叫那剛來到屋前玩耍的孩子去找同志們——吉东、布瓦、杜比依和其他的一些人。

“这是誰搞出來的這一場亂闖闖的事？”

“听說是自衛委員會，”布瓦說，覺得很詫異。“你不知道这件事嗎？”

“什麼，自衛委員會？”吉东說，“自衛委員會是由我負責的。我自己做的事難道還不記得嗎？”

把一切經過弄清楚後，亨利又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這樣也不算壞，”他說，“瞧着吧！”

全村的人這種興奮，簡直沒法叫人相信。越來越多的人走到門外來，吵吵嚷嚷，非常熱鬧。以後回想起來這是一個好像充滿着陽光的日子，儘管事實上那是一個陰沉的天氣。每逢什麼人從家裏搬出一件比別人搬出來的還要大、還要顯眼的傢具，鄰居們就圍攏來歡呼，好像他打破了記錄似的。大家已經把縫紉機、收音機和火爐都搬出來了……在這種情況下，有一些人總喜歡惡作劇，故意逗引大家發笑，巴比雍把一個尿罐子高高地放在板車上的那一堆用繩子捆好的、引人注目的東西上面；他的朋友喬治——不是那個當議員的，而是那個碼頭工人——從自己家裏走出來，嚷着：“幸虧氣象台報告今天下午會下雨，這就是說一定下不了雨！”……真的，如果像昨天，前天，或是前幾天那樣下起大雨來，那麼這些床墊和其餘的東西就會淋得不像樣子了！……”

“別這麼笑！”一個女人嚷着，一面指着萊昂那所緊閉着百葉窗的木板房。

暫時靜了一下。但是大家太興奮了。過了兩分鐘，鬧得更加厲害了。

“但是必須注意兩件事，”亨利說，“首先，一定会有人通知警察。到了四點鐘，那所房子門前会有一大排共和國保安隊。我們拖着這些傢俱到那兒去嗎？那就会被他們打個稀爛完事。所以，要等到四點鐘才搬，那才傻呢。已經收拾好了的那些人，儘快先搬過去，大家在後面支援他們。如果大家不能一同走，那也沒有什麼辦法。搬過去以後再收拾。我們要公平合理地分配房間。如果有亂講話的人，我們會糾正他。那種人会受到大家的反对。這是第一件事。第二，我們應該騎車到別的村子、碼頭，和附近的工廠去通知弟兄們，儘量多叫一些人知道這件事。動員他們下工以後，甚至午後就來，好在莫克分子到來以前，幫助我們。應該向同志們說明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也應該幫助老年人，”杜比依說。

“雅克的手臂受了傷，什麼事也不能做。而且他老婆就在這幾天裏要生孩子。咱們兩人背後說句私話，他那隻手臂看上去可不妙，如果殘廢了，那是完全可以料到的。”

“人怎麼有時候会幹出這麼傻的事情來！”杜比依說……

下午，大約在一點到一點半鐘的時候，大家採取了第一個步驟。這時候很好。飛機場上一個人也沒有。很多人吃飯去了，其餘那些從村裏去的人，都呆在美國酒吧間裏。美國鬼子一個也看不見。如果有人通知他們，他們一定会想法來阻止……但是相反地，大家沒有遇到一點障礙。甚至可以說太順利，太容易了，不禁要自問這裏面是不是有什麼埋伏。那五六家先到的人家，把用具都安置好了。他們在進入大門之前，曾經猶豫了一下，但是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進去。儘管這扇門是鉄的，三四個男人用肩膀往上頂，終於把它頂開了。但是進去以後巴比雍就嚷了起來：

“好傢伙，這些德國鬼子，嗜！他們好像專爲我們蓋的，再

不会有比这个盖得更好的了！那些莫克分子，儘管來吧！……”

巴比雍發現每一個門門後面有一套很笨重的頂門的傢伙；這是很引人注意的東西……躲在這後面，一點也不費力就可以自衛的。

“要當心窗戶……”

在已經築好橋頭堡的這所大房子和村子之間，路已經開好了。只要那邊有人收拾好了，他馬上儘快把東西往新房子搬，老婆緊跟在後面，看有沒有東西掉下來，孩子們圍着跳。對孩子們說來，這個星期四是專為他們的！他們永遠會記得這個日子……大家不再需要那麼小心地組織一羣人來護送搬家的人了。大家都感到有這麼一扇鐵門，已經很穩固了。如果有誰在路上出了什麼岔子，大家會很快地跑過去幫忙。即使不幸遇到共和國保安隊來阻止最後的搬家隊伍，但是搬的已經搬了，他們總不能永遠包圍着這所房子。那些沒有搬的人，遲早可以搬過去的……

將近三點鐘，附近村子的同志們都來到了。他們看得發呆了，覺得這麼做很有膽量，很成功……大家都朝他們點頭，表示歡迎。請他們參觀了房子。特別是婦女，只不過半點鐘的功夫，就已經把一切安置得很像自己的家了，不禁有點自豪！……打死她們，她們也不會搬出去了。其中大多數人已經十多年沒住過像樣的房子了，像這樣磚頭和水泥砌的牆，很乾燥，粘得住顏色或是帶顏色的紙，而且那些寬敞的、關得很嚴的窗戶，早晨打開一定能照進很多的陽光……

“平台上有水……就是說有水龍頭。水管子已經被切斷了。但是我們可以要求，他們會給我們接上的。”

“你那麼想嗎？……”

我們的婦女們真了不起！她們重新變得像小女孩一般。她們

蹦蹦跳跳；真的，她們在那上面的寬敞的走廊上跳跳蹦蹦，走廊裏有一排房門，房間雖小，但很明亮，朝着那大片飛機場，右邊向着海洋。

“這樣從上面看出去，可以看到很好的風景呢。”

可以說誰也沒有住過二層樓……也許大家並不想住在樓上，但是現在住得高一點，每個人都立刻感到好像在生活上也提高了一級……婦女們，可肯定地說……只要看一看她們，就知道了。她們完全變了樣子……只由於這所大房子裏充足的光綫……她們在裏面快樂得直笑！房子裏有四分之三還空着，笑聲一直傳到過道和樓梯那邊。每逢她們遇見時，手裏抱着一大堆東西，彼此總要開個玩笑，捏一把，搔一下癢，互相挑戰。

“看吧，在這兒誰能把自己的家安頓得最好。”

“真的，這兒有的是地方可以洗刷！”

將近四點鐘，警察乘着摩托車到來了，在很遠的地方打了一轉，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男人們都跟在他們後面拋石頭……向這些暗探表示，讓他們去報告，我們不是任人家擺佈的，要想把我們趕出去，非得把這一區裏所有的共和國保安隊調來不可。這時候從各地來的上百的同志，已經在房子前面的煤灰地上慢慢地走着。

看來這些乘摩托車的莫克分子帶回去的消息，並不能使他們的頭兒們感到興奮。他們只採取了一個很小心的辦法：警察局長僅僅帶了十幾名共和國保安隊員來。帶這樣少的人數，保護他本人是足夠的，並且表示他們不打算用武力來趕我們出去。對這位警察局長，人們不但沒有接待他，連大門也沒有給他開，甚至沒有讓他講話。大家對他大嚷大叫！在飛機場上替美國人幹活的那些人，聽到我們的叫喊聲，都跑來看是怎麼回事。從他們的態度上馬上可以看出來，如果需要，他們是準備幫忙的。

晚上大家在新房子裏面感到疲憊不堪，然而却比喝了酒還要興奮。在鉄門後面設了很多的防禦工事，兩個同志在一直通到冷冰冰的大閣樓的樓梯旁邊，最高一層的窗戶口放哨。這一整夜都有兩個人輪流着……

因為很快天黑了，大家才知道房子裏沒有電。儘管把電燈開關扭來扭去，一點也沒有用。

“可真奇怪。學校搬走只不過一個月的功夫，我不相信電路就已經被完全割斷了。應該找一找電表。……”

“暫時我把我那個乾電燈安到過道裏來，”吉東建議說，“你們願意嗎？”

还用問我們願不願意！對巴比雍來說，他首先要做的事是安上他的火爐。他這個愛烘屁股的傢伙！這是他的老毛病。在他挑的那間屋子裏，有一節煙囪插在窗戶上面的那塊鉄皮裏，他把火爐上的煙筒接上去，只用兩分鐘的功夫就安好了。他剛把爐子裏的木柴燃起來，就跳得高高地嚷道：“老弟！行了！你瞧！”鬧個不停。爐火旺得不得了！簡直可以燒磚！……這兒比木板房裏要強十倍，在那裏風不停地從板壁縫吹進來，煙筒直可以把一團人薰死……這時，寒冷和黑夜一齊降臨了，那些婦女爲了想使孩子們暖和一下，開始把他們圍着小圓爐子坐成一圈，燒得紅紅的火爐就像載重汽車車輪的內胎……

“喂！吉東！”巴比雍喊道，“既然大家都在這兒，你就應該把乾電燈裝在我的門外面。在咱們第一次在高樓大廈裏睡覺之前，有火，有燈，大家在一塊兒過一個晚上。怎麼樣，斐南德？一切都顯得很新鮮。好像我們剛結婚！我覺得自己變年輕了，真奇怪！”

打火機、蠟燭、煤油燈、手電筒一齊都點起來了。可是，如果有電燈，那就十全了。電表究竟在哪兒呢？大家到處找，有時

摸著走，因為還不熟悉樓梯在什麼地方，怕踏空，或是掉到水池裏去。

“我有保險絲，”吉東說，“如果你需要。”

“哈，他倒應該做個電燈匠呢！”

“嘿！我就愛搞這些玩意兒。你瞧著吧，等我們大家安置好了，我來給大家做些東西。在我那個碉堡裏……”

趁這時候，婦女們都在巴比雍屋裏休息了一會。

“在從前住的地方我還留下了一些東西，”斐南德說，“誰也不知道將來會怎樣。……”

“誰也不知道！這叫什麼話呀？我呢，我可一點也不想我那所木板房了。我永遠也不回去了。看他們怎麼把我趕出去……”

“不管你怎麼說，離開你住過的房子，心裏總有些想念。有好些使你回憶的事……即使那所房子已破爛不堪。我母親就是死在那兒的……”

“我就希望電路沒有割斷。那可就太好啦……”

“就是沒有電燈也沒有關係！……在我們原來住的地方因為電費貴也儘量少用……”

“不管怎樣，我們在那裏的電路已被割斷了……”

“但是這兒，因為他們正在圍飛機場，我們將會被圍在裏面。那他們更加容易把我們趕出去。”

“你在这兒並不比呆在村子裏冒更多的危險。我們在那兒也一樣會被圍進去，被趕出來的，這是很可能的。”

“但是在这兒，我們就給他們一個藉口。”

“我們在这兒還更好自衛。大家都在一起。”

“再說，住在这四周有圍牆的房子裏，人就好像覺得一切好轉起來，對不對？我要是早知道可以轉點運，我就把我女兒叫回

來，”喬治特說，一面機械地用手指在她那同樣是金黃色的頭髮裏轉着。

“我呢，”弗朗西說，“一想到孩子可能在那又潮又冷、又沒有陽光的地方生出來！……在這兒，在有一點兒陽光的時候，把孩子抱到窗邊，他會多麼舒服呵！……我那兩個孩子就沒有這樣的福氣……”

“什麼時候生？”

“就在這兩天。”

“你覺得還好嗎？你肚子可真不小！……”

“我懷那兩個孩子時也一樣，肚子大得很，我預備明後天就不幹活了……”

“在這兒，我們大家都跟你在一起。要什麼都很方便。你會以為是在產科醫院裏呢！”

“真的，這兒敞亮得跟醫院一樣！”

“對，特別是對孩子，在那兒可是壞得沒法再壞了。他們的骨頭長不好。身上到處發濕氣。”

“叫人擔心的是那個飛機場，那兒……假使他們堆在那兒的是炸藥，一爆炸，我們首先要遭殃……”

“聽說他們運來好些大箱子，不知道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

“他們準備的這一切，都是災難。”

“斐南德，如果男人們又要離開！……”

“這一回，我贊成大家跟他們一起走！跟他們在一起，我們把一切徹底搞垮！婦女們總是沒有決心……可是這一回，听听她們在市場、商店裏說的話吧，婦女們都準備好了。下一次，情形完全會不同了。”

“婦女們……”

一道耀眼的燈光把波萊特的話打斷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叫了起來，就像煙火射出了第一簇火花。

“他們居然把電表找到了，這些活寶貝！”

“比白天還好。搬來以前，我們還猶豫不決呢……”

這些勝利者喘吁吁地從地窟裏跑上來，三腳兩步地跨上樓梯，像孩子們一樣。巴比雍第一個上來。

“喂，夫人們，男爵夫人斐南德舉行招待會嗎？幸虧有男人們在這兒給你們開燈啊！”

“我們給你們的不知要比這好多少倍呢，”胖子瑪諦娜說，一面挺着胸脯，逗得大家都笑了起來……這些女人……

“哈，你啊，你真有資格說這句話，”巴比雍反駁說，“怪不得阿爾芳斯瘦得像一條鯊魚了……你要不像五綫譜那麼準，一年不生個孩子，事情可就嚴重了，起碼得發生一場革命……來，夫人們，看啊，他就是這個奴隸……”

巴比雍在一片笑聲之中，把阿爾芳斯推了出去。

“你現在有幾個孩子？”

“嗨！”阿爾芳斯加入了這場玩笑說，“我父親有十三個孩子。可是我呢，直到現在只有兩個……另外再加上半打……”

大家都感到輕鬆，並且笑得前仰後合，因為巴比雍演戲似地接着又說起來了：

“夫人們，請看看他，看上去他可不像那麼能幹。他連衣裳都撐不起來！個兒也不比我高！我們兩個都是小矮個兒！真像人家常說，就跟糖塊一樣，越小越甜。”

“當心有孩子們在這兒！”斐南德說，笑得喘不過氣來。

“嗨！我留着心呢，我的話並沒有什麼毛病啊……天啊！這個爐子燒得多麼旺呵！……”

“那些沒有搬過來的人，還不知道他們不搬來是吃多大虧呢。”

“他們明天會搬過來的。今天因為他們在幹活。‘小水兵’索瓦戎，德官，他們都在幹活。”

“聽說德官到飛機場幹活去了。他是怎麼回事啊？”

“愛爾奈斯特老爹也沒搬過來。他自己有房子，他是會呆在那兒的。你知道儘管他們一腦子戴高樂思想，可是他們還是些老好人。現在我很了解他們……”

“可是那兒另外幾個老头子呢，他們是不是瘋了？他們自以為身價很高！那個當飯廳侍者頭兒的……他們跟誰都不講話。”

“也許因為年紀太大，搬不動東西。誰也不知道……因為，不管怎麼樣，裝不裝神氣，他們總還是到這兒來好。”

“怪人可真多，你知道！……”

“我有一個建議，因為天已經很晚了，”巴比雍說。“大家都回自己房間去，吃點東西。把床鋪好，讓孩子們睡覺。以後，你們知道我還藏着兩瓶‘比納’葡萄酒；大家一起來喝完它，聊一會兒天。好不好，斐南德？可是要每人自帶酒杯，我們的杯子不夠用。”

“哈！這些老工人！”吉東開玩笑說，“他們老是有存貨……”

“你麼，今天就別找老工人的麻煩啦，”巴比雍報復說。“現在，你要利用他們，就別發牢騷啦……”

大家都照他所說的做了，帶來了自己的杯子和椅子。十一點鐘過了，他們還呆在巴比雍的屋裏，好暖和，很輕鬆，隨便聊着天。

“這兒一點風聲也聽不見，”瑪麗說，“波萊特，你還記得吧，我們從前住的地方，遇到風朝着你吹來的時候，晚上真叫人害怕。好像是一頭野獸……”

“而且我家裏門上又沒有鎖，”波萊特說，“亨利不在家的時候……現在我可以說了。”

“你怕你睡着了人家會給你送錢來嗎？”

“比納”葡萄酒很厲害……可是味道很甜，大家喝起來像喝牛奶一樣。大家說這種酒勁頭不大。可是第一杯喝下去五分鐘以後，就感到有點醉意了……生活開始變得像酒一樣的玫瑰色了。就連這酒的顏色都使你失去抵抗力，相信它是沒有害處的，甚至可以當果子露那樣地給孩子喝。而且喝過以後，覺得很舒服、高興、有力氣，腦筋清醒得跟白酒一樣透明，血熱得跟鮮艷的紅酒一樣，渾身都好像甜蜜蜜的，微微的睡意襲來，使你的手指和四肢骨節縫裏都覺得懶洋洋的。

“這可跟他們那個可口可樂不同！”

“聽說那種東西有股尿味，”任善說。

“總而言之，這所房子是很大的收穫。我們安置好了還要好呢……”

“說實話，我們再也沒想到這麼容易就衝了進來。我們老是害怕。要是到處大家都跟我們一樣幹，情形很快會改變的。”

酒、爐火和睡意，引起了大家的幻想。話越來越少了。只是這兒那兒地，偶爾說出一兩句，在這溫暖的寂靜和大家的沉思默想中飄蕩着。

“真的，只要一點東西就會使大家快樂起來！”

“斫樹斫到最後一斧就不費多大的勁了。”

“時機早晚會成熟，這是肯定的。我們自己也會感到驚奇呢。只要加一把力……就會驚奇地達到了目的。”

“那些已經達到目的的人是多麼幸福呵！”

“幸福不會自己來的，”亨利說，“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当然囉！要使世界換個方向轉動，那就要下功夫！但是，事情一旦開始，當大家有了所需的東西，大家都是爲自己幹活的時侯，幹起活來就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那簡直是運動……”

“我呢，首先要買一件東西，”吉東說，“你知道是什麼東西嗎，珍娜？是一根帶捲綫筒的釣魚竿……”。他做着手勢，“釣梭魚。有時我到水塘邊去看人家釣魚。他們一下子就釣了很多魚……用普通的釣竿就得老等在那兒，我可沒那份耐性。但是一個特別的釣竿那就不同了，對不對，珍娜？……”

“我呢，”任善說，“要是在我死以前還有那種日子，我就只想養一條大狗。並不是狗難找，問題是拿什麼來餵牠……現在，這些牲畜比我們還吃得多。我小時候，家裏就有一條狗。也許我是返老還童了，但是牠總能做個伴，是不是？”

睡意、酒、爐火，使每個人都意外地說出了心裏的話，使得大家都很有感動。生活稍微有些好轉，彼此就多麼親熱呵！

“我麼，說起來也很傻氣，我想買的是我在商業博覽會上看到的那個東西，”珍娜轉過臉來朝她丈夫說，“你還記得那個電咖啡壺嗎？……兩分鐘就可以煮好咖啡……”

“吉東要是這樣繼續下去，”巴比雍說，“他就會使用電氣讓他老婆走路了……”

“我呢，”亨利說，“說起來更加傻氣了。人的願望常常是沒法解釋的。我連一個音符也不懂，而且我也不像是懂音樂的人……但是，你們沉住氣听我說，我想的是一張吉他琴……”

“一張吉他琴！老弟，革命家要一張吉他琴！”

“我們，”呂西安說，一面緊緊地捏着他有力的手指，你可以聽見他的手指在格格作響，“在前綫上，在國際縱隊裏，我有一個同志；他犧牲了……昂利克……他總是常常彈吉他琴……”